妳肯不肯說？

半鷹半獅的手鐲隱藏著一件險惡陰謀……

MARY STEWART 著

湯湶芳譯



瑪麗・史都華——極負盛名的暢銷女作家，每部作品均能躍登暢銷書排行榜，且歷久不衰，像『九輛等待的馬車』（皇冠雜誌曾予連載）、『紡月的女神』（當代名著精選9）等，均廣受讀者歡迎。史都華的小說筆觸清新優雅，人物個性生動突出，加上又擅長經營懸疑悚慄的情節與氣氛，是位不可多得的全才作家，與另一位著名女作家維多利亞・赫特並駕齊驅。

妳肯不肯說？——懷著喪夫之痛，落寞寡歡的夏綠蒂來到法國散心，那裏想到在旅途中偶然結識的男孩大衛，卻使自己捲入一場亡命追殺的疑雲中。究竟是父親要謀害自己的親生子，還是別有居心的險惡陰謀？戴著鷹獅手鐲的美艷少婦、衣冠楚楚的英俊紳士、喬裝改扮的蘇格蘭警探，個個肚裏打著什麼算盤？失踪的大衛到底身在何處？夏綠蒂又要如何化險為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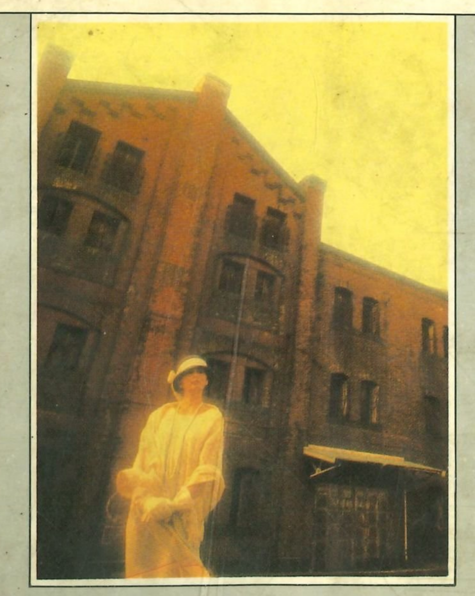
半鷹半獅的手鐲隱藏著一件險惡陰謀……

妳肯不肯說？

MARY STEWART 著　湯澡芳譯

皇冠叢書

妳肯不肯說？



Madam, Will You Talk?

MARY STEWART著・湯澡芳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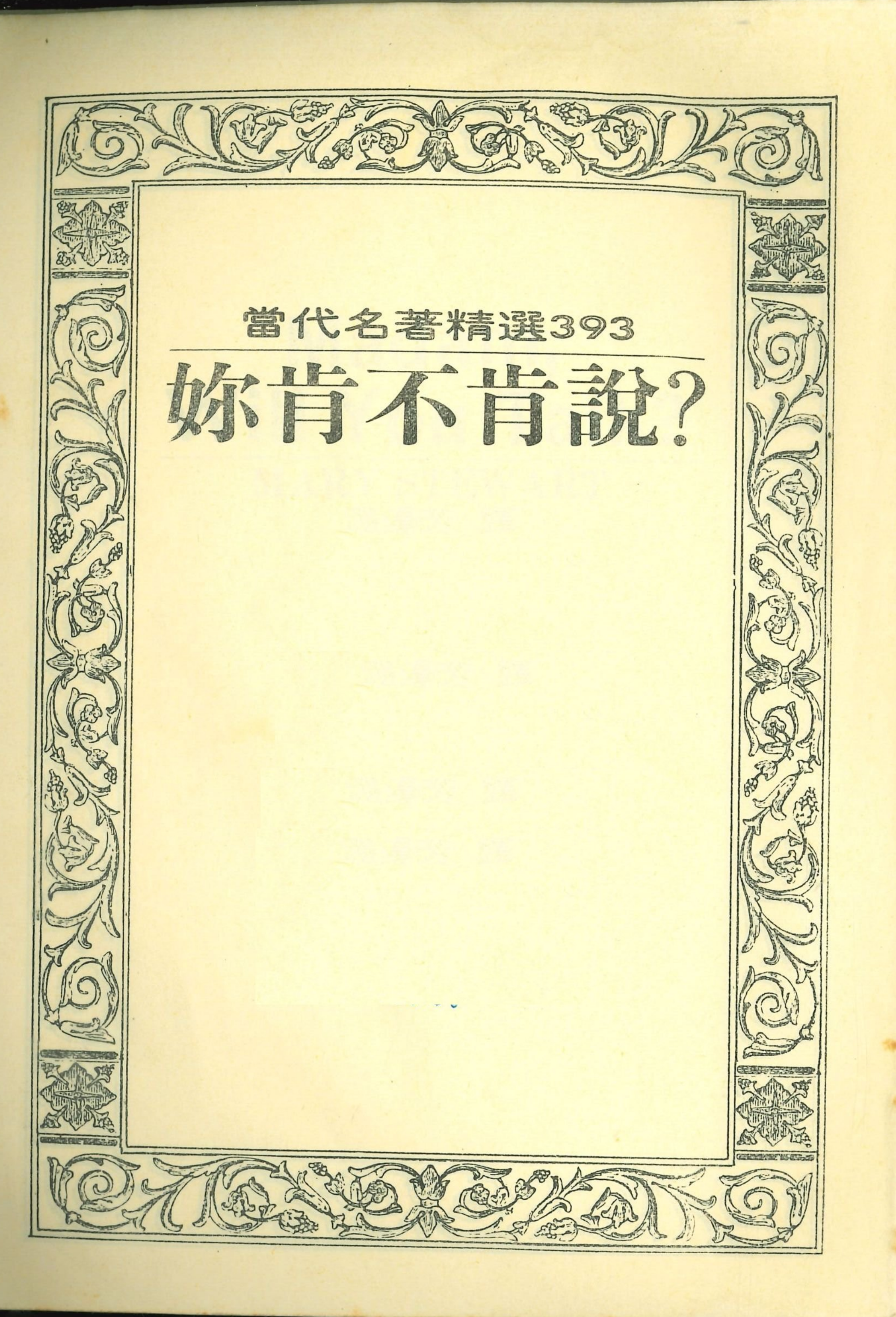
本書原著者
瑪麗・史都華

瑪麗・史都華
暢銷金榜鉅著

- 紡月的女神
- 亞胥黎愛人
- 午夜野火
- 妳肯不肯說？


當代名著精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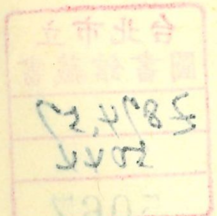
當代名著精選393

妳肯不肯說?

Madam, Will You Talk?

MARY STEWART

湯澡芳 譯



主要人物表

夏綠蒂・西柏（Charity Selborne）
——本書女主角，曾任法文老師。

强尼・西柏（Jonny Selborne）
——夏綠蒂已過世的丈夫，賽車高手。

露依絲・奎亞（Louise Cray）
——夏綠蒂的畫家女友。

理查・拜倫（Richard Byron）
——本書男主角，被疑爲殺人兇手。

大衛・拜倫（David Byron）

——理查之子。

洛倫・波斯多（Loraine Bristol）

——理查非法的繼任妻子，誣陷理查的幫兇之一。

保羅・費爾（Paul 'Very）

——本名基恩・保羅，疑爲洛倫失蹤的丈夫，外表俊逸。

約翰・馬爾斯登（John Marsden）

——蘇格蘭警場的便衣警探，協助偵破疑案。

馬克斯・克萊摩（Max Kramer）

——二次大戰中迫殺猶太人畫家的德軍軍官，後轉任古董店老闆，是謀害理查的幕後主使者。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我有許多書，還有三個手足。

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總是偷拿『當代名著精選』。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裏，可是還是防不勝防。

名作家／三毛

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原野奇俠』時起，『皇冠』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計數，近六年三百種『精選』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

名作家／彭中原

『皇冠』以放眼世界的視野，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皇冠』以敏銳的探觸，提供了最具『熱度』和『品質』的服務。

中廣節目主持人／楚　雲

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平均每年52本『當代名著精選』，內容雖是文學，作業卻像周刊，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

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信

日子，有時候，說老實話，有點單調！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所以，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

名作家／趙　寧

第一章

四、五個演員上場

整個事件就無聲無息地展開了。那年夏天，當我寫信邀約朋友露依絲一塊驅車至普羅旺斯旅行時，我壓根沒想到會捲入這場危險中。我們經過燠熱但愜意的旅程後，在某一天午後到達了阿維尼翁這個四周築以城牆的迷人小城，心中糾結著愉快、疲倦以及期望，我以為這是每個正常假期的開端。

天空沒有一絲浮雲；城牆上也無幽森的陰影，在我們駛過共和門，往陽光遍灑的大馬路迤邐而行時，也沒有任何來自陌生人的窺測眼光。最後當我們停在已經預約好房間的提凡飯店門口時，甚至也沒有任何不祥的徵兆。

然後，有隻貓跳到我的陽台上，此外，就沒有其他線索顯示這是整個詭異、恐怖糾結事件的開端。或者不是開端，而是我個人的開場白。雖然在這整齣悲劇中，我所演出的部分少到不能再少，好比是最後一幕戲中跑龍套的角色，但它却徹底摧毀、改變了我的一生。這齣戲早就上演了；它充滿了愛慾、復仇、恐懼與謀殺——還有眼前殺人不眨眼的殺手，他正等在舞台側邊，一旦燈光再度亮起，最後一幕謀殺完成，整齣戲就可以落幕了。

我壓根沒想到，在那個寧靜、可愛的午後，這齣悲劇中絕大多數的演員，都已經聚集在普羅旺斯這家乾淨、小巧的旅館裏。只有他，胸中滿是謀殺意念的人，正在不遠的地方，頂著熾烈的南方陽光，策動魔鬼般的黑色陰謀。這股不祥之兆愈來愈近，漸漸地，籠罩在阿維尼翁的提凡飯店。

然而，我竟是一無所知。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打開行李，而露依絲則倚在我的床沿抽著煙，談論著蚊子。

『哇，現在——有兩個星期，』她如夢似幻地說。『整整兩個星期，除了坐在陽光下，喝著飲料外，什麼事都不用做。』

『也不用吃？妳在減肥嗎？』

『噢，對了，我差點忘了。不過他們告訴我，法國的牛仍然會長出嫩肉……我在擔心我要如何抗拒一客牛排。』

『妳只好慢慢去做囉。』我噼哩啪啦打開將午後陽光摒絕於外的百葉窗。『也許那侍者才一介紹，就像艾莉思餐廳一樣——露依絲，來客牛排吧，然後妳就點點頭，一客牛排就這樣上桌了。』

『還好，在法國沒有餐後布丁。』露依絲嘆了口氣。『算了，我們還是想辦法忍受吧。唉，妳打開百葉窗，不是讓蚊子都進來了嗎？』

『還早。我要掛些衣服，不打開看不見哪。妳介不介意趕快把那根煙抽掉，或者把它熄掉？空氣不太好。』

『抱歉。』她把煙從煙灰缸拾起來抽。『我甚至懶得連煙都不想抽了。我警告妳哦，我是不想到處觀光的。我根本不在乎朱利斯．凱撒爾是否曾在城裏各個角落大興土木，或者在港口遍佈防波堤。如果妳打算去羅馬遺跡前憑弔，妳就自己去吧。我只想拿本書坐在樹下，離旅館愈近愈好。』

我縱聲大笑，一面把我的乳液和防曬油拿出來，放在房間那張小小的、美其名為化粧枱的桌面上。

『我當然不會勉强妳去。妳儘管做妳喜歡的事。不過我相信加德橋——』

『親愛的，我已經瞧過赫本高架橋。再不把握生命……』

露依絲小心地熄掉煙，兩手交抱在腦後。金髮白膚的她身材高眺，體格豐滿，手腳修長，聲音甜膩。她天生就是個藝術家，懶散得無以復加。一就這點數說她，她只說她要一步一步地看透生命，這是需要時間的。你無法改變她，當然也不能和她爭論。一旦事情惹出麻煩，露依絲必定不在場；她退

縮得彷彿全沒脾氣的貓咪，事情過後，才悄悄地出現。她也像貓咪一樣獨來獨往，却缺少牠們的好奇心。雖然她看起來像個不修邊幅而又懶散的大女孩——那種把煙蒂塞進面霜，從來不清除外套上頭髮的那種女孩——她仍總是修飾得十分漂亮，舉手投足間也是儀態萬千。當然，也像隻貓咪般。我向來和貓咪們相處得很好。你會發現，我和牠們也有許多共通的地方。

『不論如何，』露依絲說，『以喜劇作家吉爾伯特的角度來看。我已經擁有夠多的殘骸和廢墟，能支持我度過一生。我一直就生活在其間。』

我懂她的意思。在我和强尼·西柏結婚以前，我也在艾莉思女校敎過書。露依絲是學校的藝術老師，爲了健康着想，她一直採行食物療法。這在西米德蘭茲的校區裏是不容易的，但她辦到了。在那裏，她甚至將生命看得非常淡泊。

『別說得太早，』我警告她。『等一會妳或許就跑出去喝杯什麼的。』

『能喝什麼，維奇礦泉水？』

『可憐！』我說。

露依絲對著煙灰缸彈了彈煙，一頭金髮又摔回枕頭上。

『是呀，妳現在會那麼說，因爲妳已經永遠地擺脫了，對嗎？妳實在很幸運。』

我默不作聲。我把剛取出來的强尼的相片輕輕放回去，再拿出一件長袍來。我把它攤開來，披在

椅子上，隨時可以穿。我沒注意到我的神情整個變了，但露依絲非常了解我。

她熄了煙，聲音也變了。

『噢，老天，對不起。我忘了。我是個傻瓜。原諒我。』

『別提了，』我輕輕地說，『我確是如此。』

『眞是嗎？』

『當然，都已經那麼久了，不然我豈不又蠢又怪異？妳說的不錯，我實在很幸運。』我咧嘴對她一笑。『畢竟，我是個有錢的寡婦……妳看看這些。』

『哇！眞華麗的內衣……』

後來，我們的話題隨興地轉到一些正經事。

露依絲回去她的房間後，我梳洗了一番，換上白袍子，繫上一條藍色的寬腰帶，然後慢慢地洗臉、洗頭髮。

天氣還很悶熱，薄暮時的陽光透過半開的百葉窗，斜斜照進陽台，白花花地灑了一地。淡淡的陰影勾勒出一些圖案，精緻細膩得有如畫在絲綢上的中國畫。就拿那樹影來說，在陽光的映照下，就只是一棵長在旅館庭院裏，奮力向天際伸展它細長、枯乾的枝幹，也沒什麼特別的意義。或許這些陰影

還是中國畫家馬遠所設計的呢。

庭院裏靜悄悄的，沒有半個人影；旅客都在休息，或者梳洗，或是在陽光下散步——倘若他是瘋狂的英國人的話。漆成白色的格子棚隔開了庭院和街道，也排開了那些來回奔波的人、騾子、汽車、甚至偶爾還有巴士。但是在攀附著蔓藤的格子棚裏邊，却是如此閒靜、祥和。夾雜在幾張色彩明亮的小椅凳間的碎石子路被清洗得乾乾淨淨；淡淡的陰影在桌面上，有一些桌子上還擺置著閃閃發亮的玻璃杯和銀器，等候著晚餐時光來臨。院子裏唯一有生命的東西是一隻瘦弱的黃褐色小貓，牠就踡縮在細細的枝幹後頭。

我坐在半掩的窗口邊，思索著明天要上哪兒去玩。

阿維尼翁大橋，可以在那兒轉個幾圈；然後就是加德大橋——雖然我也見識過荷本．魏大特河的雄風。我曾經拿起一本普羅斯旺旅遊簡介，盯著封面上那滾滾洪流的雄姿……

明天，我告訴自己，我要隨興所至，漫步在普羅士皇宮的城堡。然後，後天……

然後，命運之神，伸出了它的手。

該我上場了。

首先我注意到紫羅蘭的影子在陽台上振動。中國設計圖案劇烈地動盪、破裂，分解成恐怖、邪惡的金雀花，有如接連天、地及地獄的大榕樹在無力負荷重擔後，猛地搖晃，繼而傾斜了。那隻小黃貓

跳到我的陽台上，不到幾步路就回過身來，朝下對牠的攻擊者看了一眼，再靜靜坐下來舔弄著自己。下面傳來急促的咆哮聲。

然後是嘩啦一聲，緊接着跑步聲揚開來。

小貓打了個呵欠，貼著地面理理腮鬚，再不耐煩地攀上水管，消失在屋頂上。我站了起來，瞥了一眼陽台的欄杆。

先前安靜、祥和的庭院，彷彿一下子被一個男孩，和一頭沒什麼特徵的大狼狗破壞無遺。那頭大狼狗仍然對著陽台怒目瞪視，激動地想跳上來，小男孩則一手抓著牠，盡量給予安撫，另一手扶著被撞倒一旁的桌子。還好，那上面還沒擺設餐具。

鐵製的桌子顯然很重，男孩似乎很難單手獨力撐住。最後他放開了狗，用兩手穩住差不多翻倒的桌子。那隻看似不太聰明的狗，仍然不肯罷休，當牠發現獵物自陽台消失了，立刻瘋狂地四處亂竄。牠撞到男孩，那張桌子又隨手翻倒了。

『噓，羅蜜歐。』男孩驚訝地嚷道。

我還沒搞清楚他說的是那一國話，男孩正好抬起頭，看到了我。他直直地仰著頭，將一綹頭髮自前額拂向腦後，露出牙齒對我笑笑。

『我希望，』他用法文小心地說，『這不是妳的貓，小姐？』

這當然馬上澄清了他的國籍。不過，我是很敏銳的。我搖搖頭。

『我的法文不夠好，』我說。『你會說英文嗎？』

他顯得十分高興。

『事實上，我是英國人呀。』他說。『好了，羅蜜歐！』他緊緊地抓住那隻狗。『牠沒有傷到小貓吧？我剛見到牠跳上陽台。』

『看起來沒什麼大礙。』

『那就好。我沒辦法要牠有教養點，就好像外國人一樣。說牠是外國人，有點可笑吧？』

我點點頭同意他的話。

『妳剛到這裏？』

『是呀，大概是四點鐘左右吧。』

『那妳還沒好好遊覽阿維尼翁。這是個可愛的小城，妳想妳會喜歡嗎？』

『我早就愛上了我所見到的一切。你喜歡這裏嗎？』

這只是一段普通、隨意的閒聊，但是他却很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臉色變得很奇怪。一時間，我無法看出他的神色，不過，那絕對不是一個小男生所該有的——我判斷他大概只有十三歲左右——無憂無慮地到法國南部來度假。眞的，除了他縐垮垮的襯衫，髒兮兮的短褲，還有那隻雜種狗，可以想

到是那個年齡的特徵外，其餘就看不出什麼了。他原本在輕鬆的對話中顯得幽默而機智的臉龐上，突然地像罩上面具，變得老多了，像是有某種無法承受的重擔一下子落在他的肩上。要不是他光禿禿的下巴、稚弱的手腕和雙手，你會認爲他就像成人般奮力面對著巨大的挑戰，不管是怎麼樣的負荷，要咬牙接受。眼前，似乎有什麼艱難的過程在進行，我瞪著他俯身彎向那隻大狗的身影，開始惱怒起來。

但是，他馬上就跳出陰森的思維，迅速得有如他剛才陷進去一般——快得讓我覺得自己像是想像力過剩的傻瓜。

『我當然喜歡。可是羅蜜歐不喜歡，因爲太熱了。妳喜歡這麼炎熱的天氣嗎？』我們又回到輕鬆的談話。『他們說今天有兩位英國女士要來；那就是妳們——西柏太太和奎貝小姐？』

『奎亞小姐。我是西柏太太。』我說。

『那就對了。』他咧咧嘴，十足是個天眞的小男孩。『我不容易記住別人的名字，只好靠聯想，有時會搞得亂七八糟。我記得妳們的名字，是因爲吉柏．懷特的關係。』

多數人都可以看出奎貝和奎亞的相關性，我心裏想，但不是每個十三歲的孩子都那麼熟悉吉柏．懷特描述漢普夏村莊的『西柏的博物學』那本書，我就知道這個男孩很聰明。我自己知道這本書，那是因爲人們通常對引用與自己同名的書感到興趣，還有也因爲强尼——

『我叫大衞，』男孩說，『大衞．雪萊。』

我笑出聲。

『嗯，這名字很好記。你好，大衞。萬一我忘了，我只要去想些羅曼蒂克的詩就行了。不過要是我寫信稱你爲大衞．拜倫，也請你不要——』

我猛地住口。雖然他仍是禮貌地對著我微笑，臉色却又變了。這回我不知道那裏出了錯。他突然面容僵硬，一陣紅潮從脖子湧上整個臉，然後很快地退下去，呈現生病般的蒼白。他手忙腳亂地摸摸大狗的頸子，張開嘴，作勢要說話。接著，看得出來他費了好大的勁，投給我一絲禮貌的、無意義的微笑，又彎下腰來，笨拙地在口袋裏搜尋繩索，好綁住那隻狗。

顯然我犯了一個錯誤。不過當我意識到有什麼地方不對勁時，還沒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並不是個愛管閒事的人，然而，我忽然強烈地、莫名其妙地想介入這件事。

我不必再多想；我已經打算插手了。

不過，在我開口說話前，却被一位從街道那頭格子棚走過來的女士打斷。我猜她大約三十五歲，身材高大，也是白皮膚金頭髮。我生平沒見過這般美麗的女人。她身上一襲奶油色洋裝，一定是迪奧最受歡迎的系列之一，光是帳單，就足以讓她丈夫做惡夢了。或許因爲我也是女人，幾乎在我見到她的同時，很自然地就注意到她左手上那顆璀璨的藍寶石。

她完全沒注意到我，這也是很自然的事。一看見大衞和狗兒，她就以一種令人屛息的優雅姿態走來。我不敢想像在這塊男人以欣賞女人爲樂的普羅旺斯地方，這種擧動會招來什麼後果。

她在傾倒的桌子旁停住腳步，開口說話。她的聲音甜美，英文流利，但却帶有法國人的腔調。

『大衞。』

沒有回應。

『我的寶貝，你……』

她的兒子?他並沒有抬頭看。

她一字一字清楚地說：『你不知道現在幾點了嗎?這桌子怎麼回事?』

『是羅蜜歐弄翻的。』他厭惡地轉過頭，回答她時怏怏不樂的語調，令人覺得無禮，也很驚訝。

她不理會他的態度，只是輕柔地撫弄著他的肩膀。

『好吧，那就把它扶正，才是好孩子。快點去換衣服，快要吃晚飯了。你今天都到哪去玩?』

『河邊。』

『你怎麼可以——』她笑了笑，聳聳肩，顯得很法國式，然後從手提袋裏掏出一根煙。『好了，把桌子弄正吧。』

大衞硬把狗拉到一棵樹旁，將牠綁在樹幹上。他有氣無力地說：『我沒辦法抬起桌子。』

突然又插進來一個陌生的聲音，十分和緩地道出：『對不起！女士。』

剛從旅館靜靜走出的男人皮膚黝黑，外貌出奇地俊美，由他的服飾、態度和聲音可以斷定是個法國人；外表雖然有些世故，但却散發著强烈的男人味——是那種似不經意，又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更讓人驚訝的是，那女人禮貌地跟他打過招呼後，就不再睬他，顧自點上煙，也不多看他一眼。我敢打賭，在那個男人的眼中，她一定是非常迷人的。

那人朝大衞笑笑，沒見他用什麼力氣，就把桌子扶正，然後拿出手帕擦擦手。

『謝謝你，先生，』大衞說完，就去鬆開綁在樹幹上的狗。

『好了，沒事了，夫人。』那法國人說。他微微地朝她屈個身，她也淡淡的回了禮，然後他就走向庭院稍遠處的一角，在一張桌前坐了下來。

『快點，』大衞的母親說，『你還可以先洗個澡。』

男孩一句話也沒說地轉身走回旅館， 那隻有點垂頭喪氣的狗就跟在他後頭。 女人以一種半是不解、半是生氣的神色盯著他的背影，好一會兒才微微一笑，輕輕地聳聳肩，隨著男孩走進旅館。

那法國人也沒注意到我，他英俊的臉孔垂下來點煙。 我悄悄地離開窗口， 回到房間薄薄的陰影中，想著剛才那幕情景，似乎隱含著某種怪異的成分。亮麗耀眼的女人，邋遢的大狗……克莉斯汀·迪奧和吉柏·懷特……她是法國人，男孩的口音又純然的英國腔調……他對她的態度十分粗魯，而對

陌生人又如此的彬彬有禮。

算了，反正不關我的事。

我拎起皮包，打算下樓去喝點什麼。

第二章

他們注意到我的身影

——喬塞亞

當我下樓走進庭院時，座位差不多都滿了。露依絲還沒下來，我在樹蔭下找了張桌子坐下，並且點了一杯葡萄酒。

我四顧張望，得到的結果是下榻於這旅館的旅客大概也都是英國人，不過其間也有很大的差異。我開始玩起猜測人們的遊戲——當然，還包括國籍的猜測。這是那種愛誇口自己是研究人類學的學生最喜歡玩的把戲……不管如何，我就一個人玩起來了。

隔桌兩位我猜是德國人。瘦瘦那人一臉聰明相，另一個則頭大頸肥的模樣。像是卡通片裏的德國佬。他正好向同伴說了句德文，我的猜測算是得到了應證。再來一對年輕人，大概是來度蜜月的，我猜是美國人。接著就是那個英俊的法國人，正在角落喝著他的威士忌，再來是靠近格子棚獨坐的男人，他正捧著一本書，疑惑、謹愼地呷了一口淡綠色的飲料。我看著他猜了很久——他看起來什麼都像——然後我瞥到書名。『四季』，是詩人艾略特寫的，這似乎解答了我的疑問。另外還有兩桌人，也是看起來什麼都像。

露依絲這時才到。

『都是櫃台女侍把我攔住，害我連飲料都沒得喝，』她滿臉不悅地抱怨著，『她迫不及待就要把旅館中每個旅客的來龍去脈說給我聽。當然，她也想搞淸楚妳和我的來歷。』

侍者端來她的苦艾酒，她對著光線微傾著杯子，發出滿足的嘆息。

『嗯，眞讓人胃口大開，好一個文明的制度。噢，那一定是保羅‧費爾。』她盯著角落上那個法國人。『女侍說他英俊得可以令人爲他而死，但是他的魅力僅限於此地。他從巴黎來的，聽說是做古董生意。』

『很有意思。』

『另外那個孤獨的男人是英國人，學校老師，名叫約翰‧馬爾斯登，他是童子軍團隊的，滴酒不

沾。』

『眞的？』我嚇了一跳。

『算了吧，』露依絲冷冷地說，『寂寞的男人總是暗中勾引女人。』

『我同意。』

『我不懂他爲什麼看起來那麼嚴肅？妳想他是不是在看「英國何去何從」那本書？』

『是艾略特的「四季」。』我說。

『哦，算了。』露依絲說。她對詩文無甚興趣，馬爾斯登的話題就草草結束。

『我猜那對夫婦是美國人。』我說。

『不錯。她們姓康乃爾，大概是從康乃爾來的。在椰子樹下那對老夫婦是最近才從蘇格蘭的紐加塞爾來的。』

『蘇格蘭？』我茫然地問。

『女侍是這麼告訴我的。我滿喜歡他們的女兒，妳呢？』

我小心地回頭張望。一眼就可以看出坐在椰子樹下那對夫婦是典型的英國鄉下人。就只有要應付亞熱帶天氣的英國人才會這麼穿衣服。他們興奮地喝著飲料，以一種有如穀倉旁的雞鴨突然孵出紅鶴般的神情注視著他們十七歲的女兒。她的確令人感到驚訝。倘若她穿上一襲合宜的英國洋裝，一定會

很出衆。但她却濃粧艷抹，十指鮮紅，頭髮斜披下來遮住大半個臉，身上是阿爾卑斯山地農民的少女裝，令人不敢恭維……

『角落那人……』露依絲喃喃說著。

我瞥了一眼保羅·費爾。他對別人的注意視若無睹，微微皺起眉頭，研究著桌上杯子的底部形狀，彷彿那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

『她在浪費她的時間，』我說。法國人好像聽見似地（這是不可能的），抬起頭，與我的眼光對個正着。他不慌不忙地以冷漠、評估的眼光凝視著我，半晌後，從容不迫地舉起酒杯，呷了一口，眼光仍未移轉。我別過臉，困窘地瞪著德國人的胖脖子，但願別人看不出我臉上的紅暈。

『她確是在浪費時間，』露依絲輕聲說。她揚揚眉毛。『這兒的鐵礦比較吸引人呢。』

『妳別白癡了，』我有些不悅。『老天，控制一下妳的想像力。別忘了這是普羅旺斯，如果女人笨得讓男人釘上，她就得付出代價，這就是法國人所謂的拋媚眼。』

『好啦，』露依絲不動氣地說。『這些都是女侍告訴我的馬路消息。我想那邊那羣人是瑞士來的——只有美國人才會買那種俗氣的豪華轎車——還不是些暴發戶。另外那個旅客是波斯多太太，不是寡婦就是離了婚。我們要不要再喝一杯？』

接著那位金髮美女出現了。她踩著細碎步子走來，在格子棚旁邊坐下，與馬爾斯登隔著兩張桌子。她優雅地疊起穿著尼龍絲襪的長腿，掏出一根煙，對著侍者只微微一笑，場面立刻紛亂起來，德國胖佬、侍者和馬爾斯登都搶著爲她點煙，結果德國佬的打火機點不着，馬爾斯登用一支火柴爲她點上。她拋了個微笑給胖脖子，向侍者點了一杯飲料，然後眼光越過香煙與馬爾斯登四目相交。接下來好長一段時間，他心不在焉地看著書。

『寂寞的男人形容得眞貼切，我想她就是波斯多太太。』

我正想糾正她，話到嘴邊，侍者剛好像旋風般出現，遞上飲料。

『波斯多夫人的飲料。』他彎個腰，又退下去。

她坐進椅背，眼光朝四下掃了一圈。從近距離來看，她仍然很漂亮，有如被小心呵護、充滿異國風味的奇異花朵。我知道這些是陳腔濫調，不過沒有更好的形容……她的肌膚滑膩，濃郁的香水味，似乎發散自體內。她的大眼湛藍得出奇。她的手勢萬千，嘴角和眼角依稀見得到細細的皺紋。突然間，皺紋加深了，原來是大衞從旅館裏走出來。他走在送上飲料給露依絲的那個侍者後頭，一經過我們桌子，正好看見我。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牽動了一下嘴角，然後換上一副陰沈的面容，在她面前坐下。見到他穿著乾淨的襯衫和白短褲，她似乎很高興，不知道對他說了些什麼，他都未答腔。她盯著他垂下的頭，好一會兒，才又繼續回到她隨興的餐桌探察。

這地方很快就客滿，侍者拿著菜單滿場穿梭。

『妳見過那男孩嗎？』露依絲問：『或者那只是個秋波？』

我回答說我和他在庭院裏聊過一會。不知道爲什麼，我並不想和她談論這事。幸好她立刻轉換話題，沒再追問下去。

『我們再點一杯……』她說。

於是興致勃勃地埋首菜單……

當露依絲問我要白蘭地還是咖啡，我竟然心不在焉地回答『雪莉』酒，我只是極力想把美麗的波斯多太太和法國人，以及吉柏．懷特之間，還有那隻討厭的狗兒和男孩臉上無法承受的悲痛表情連貫起來。

我絕不是故意在餐桌上和露依絲開玩笑。

晚餐後，露依絲說她要去拿本書來，整個晚上就坐著喝咖啡和白蘭地，一直到就寢。我只好撇下她，逕自往阿維尼翁出發探險。

我先前就提到阿維尼翁是個四周築以圍牆的可愛小城，羅納河自西北角流過周圍繞著一圈中世紀的城牆，由於十九世紀曾經大事整修過，所以依然可愛迷人。城市北面是若區多要塞，陡峭的巨石上坐鎮著聖母教堂。南面是一片咻咻作響的松樹林。全城視線最好的地方是教堂旁邊那幢金碧輝煌的普魯士宮殿。整個城市由一條主要街道劃分爲二，共和門扼於路口，直直通向市中心廣場，再到巴里士

廣場，最底就是若區多。

我不急著去找尋什麼。當我出發時，已經接近黃昏，街道上朦朦朧朧。所有的咖啡店都客滿，我走在咖啡桌之間的人行道上，心中漸漸滋生出一絲快活，那是天黑後，置身在南方小城的人總會有的感覺。商店櫥窗閃閃生輝，華麗得令遊客目不暇給，霓虹燈在天鵝絨上下流竄，光影在香水、珠寶上跳躍著。我以二十八年來學得的經驗，儘量收斂我的同情心，將眼光放在櫥窗，而不去想那些畏縮在貧民區裏的乞討者。我繼續走著，一直走到街道盡頭，赫然就是廣闊的共和門，以及小城中最重要的廣場。有人說，每到夜晚，所有阿維尼翁的人，還有法國小孩和小狗，都會聚集在這裏。

廣場上咖啡座林立，狹窄的人行道上充塞著色彩綺麗的咖啡桌和藤編椅座，甚至蔓延到馬路上，湧入廣場。這兒就如我說的，一入黑夜，阿維尼翁總是人頭鑽動，繁華異常，只要花一杯咖啡的代價，你就可以佔有一個空間，坐上一個鐘頭，觀賞法國的閱兵行列。

我付了一杯咖啡的錢，坐在微熱的空氣裏，孩童的可愛模樣，小狗的各式樣態，從牧場下來的年輕人的棕色肌膚，還有年輕女孩的優雅儀態，都會令我動容。我特別注意到一個緩緩步過我身邊的美女，她的皮膚黝黑，姿態曼妙，身上一襲低胸洋裝直開到胸口，腰部緊束，露出盈盈纖腰，臉蛋卻像修女一般素淨。她面色凝肅地走在身材肥胖、頗有社會地位模樣的父母之間。他們這種人總是把女兒守得緊緊的，令人難有機會接近。

『對不起，』傳自我身後的女人聲音。『我在旅館見過妳吧？』

我轉過頭，是從蘇格蘭來的那位媽媽，她在隔桌急急地對我露出微笑。

『我是帕瑪爾太太，』她說。『希望妳不介意我打擾妳，不過我在晚餐時見過妳，還有——』

『當然不介意。我叫夏綠蒂・西柏。』我站起身，拿起我的咖啡杯。『我可以加入妳嗎？』

『噢，歡迎。』她移開椅子，讓路給我走過去。『孩子她爸和卡瑞一道去散步，說要去探險，他們很少一走就這麼久——』

『久得讓妳找不到人說話。』我幫她把話說完。

她粲然一笑，好像我說了什麼智慧之言。『那正是我的感覺。這裏不是在家鄉，和那些滿口法文的人談論總是不對勁，對不對？』

我點頭同意。

『我在家鄉倘若想喝一杯茶，不管是卡瑞或是范威克，反正總會有我熟識的人一道，等候公車時，也能和左右同伴閒聊一陣。在這兒一個人都不認識，實在有些可笑。而且這兒也沒有茶，我是說眞正的茶，我一點也不喜歡他們送上來那些摻有檸檬的雜碎，妳呢？』

我回答自己也不甚喜歡，並且對她能想到來此度假表示敬佩。

『這並不全是我的建議，是卡瑞。』帕瑪爾太太說。『我從來沒想過會有像這樣豪華的假期。不

過我一直在想，爲什麼不行呢？你經常讀到有關法國南部的消息，却只是每年到史加堡一趟，有什麼樂趣呢？反正，我只是這麼想，我們負擔得起，爲什麼不親身體驗呢？最後我們就來了。』

我微笑著說這一趟一定讓她獲益匪淺，並且稱贊卡瑞的主意實在妙。

『她喜歡人家喊她卡洛。』帕瑪爾太太急忙說。『我想一定都是那些電影。她喜歡打扮得和她們一樣。』

我由衷地讚美卡洛是個美麗的女孩。

『看看波斯多太太，多可憐。』帕瑪爾太太說。『她實在漂亮，卡瑞永遠比不上。她在事情沒發生前，也曾活躍於舞台上。』

我坐直了身子。

『什麼事發生前，帕瑪爾太太？』

『哦，妳不知道？我一眼就認出她來。她的相片全登在週日日報上。我是說在她和那個可怕的男人結婚之前。』

『什麼可怕的男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兇手呀，』帕瑪爾太太壓低聲音，附在我耳畔說。『他企圖謀殺他最要好的朋友，報紙稱之爲獸性的謀殺案。』這標題在我耳邊迴響。『他認爲他的朋友勾引她——他的妻子——所以把他殺了。』

報紙全都報導了。』

我瞪著她親切、愚蠢，又有些興奮的眼睛，感到十分難過。

『妳是說，大衛的父親？』我結結巴巴問道。『大衛的父親是兇手？』

她點點頭。

『不錯。是用百葉窗的繩子勒死的。好可怕。報紙說他醋勁大發，失去理智。』

我別過頭，不對話題地說：『可憐的孩子……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在四月判的刑。她並不是男孩的母親，妳知道，她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不過她當然帶著男孩走，她不能把大衛留給他。』

『妳是什麼意思？妳是說他還活著？』

『是的。』

『在監牢裏？』

她搖搖頭，傾過身來。

『不。這才是最可怕的，西柏太太。他仍逍遙法外呢。』

『但——』

『他被釋放了。他們說是證據不足，釋放了他。』

『也許他根本沒罪。我是說，法庭——』

『他有罪，』帕瑪爾太太拍了一下我的手臂。『而且是罪惡深重。』她頓了一下，面色逐漸泛紅。『這是我先生說的。我相信他一定瘋了，否則不管有沒有謀殺，他都不該那樣攻擊孩子。』

『攻擊……那男孩？』我為之震驚。

『是呀，很可怕，對不對？』我見到她仁慈的眼中浮起淚光，於是對她表示了我的同情。帕瑪爾太太不是殘忍的人，她不像我對這整個故事興致盎然。『他們在臥室旁的浴室發現不省人事的大衛。他的額頭被打了好幾拳。』

『他說是他父親下的毒手？』

『他沒目睹攻擊者。但一定是兇手下的毒手。妳也許會說要有證據。噢，實在可怕。沒想到妳不記得這個案子了，這在報上喧騰了好一段時間。』

『我沒印象。』我的聲音如機械般冷硬。可憐的大衛。『我一點也不記得這名字。確實很——可怕。』

帕瑪爾太太叫了一聲，抓起皮包站起來。

『噢，孩子的爸和卡瑞來了，在廣場那一頭，他們一定沒見到我……我得趕快過去。和妳談話很愉快，西柏太太。』她笑了笑。『不要宣揚可憐的波斯多太太和男孩的事。她已經和那人離婚，跟他

無關了。他們說孩子的創傷會痊癒的。』

對某些事情來說的確如此。

『我很高興妳告訴我這些事，』我說，『如果我早知道，我或許會說些什麼。』

『沒關係，妳沒看到相片──』帕瑪爾太太說。『對了，波斯多並不是他們的眞姓，所以妳沒印象。他們姓拜倫，理查・拜倫，就是這名字。我得走了，晚安，西柏太太。』

她走到廣場對面，我坐在原位，好一段時間，才意識到她已經離開了。

第三章

他們在阿維尼翁橋上圍著圓圈跳舞

──法國童謠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天氣就熱得有如英國歷來最高溫，但一點也不令人覺得厭惡，因爲空氣是如此的清爽。露依絲果眞如她說的，拿了一本書和素描簿就躲到旅館附近的小公園去了。

『妳去進行妳的旅遊活動吧。』她說。『我要坐在樹下喝冰葡萄汁。』

聽來滿誘人的，但明天不會比今天清爽，再說炎熱的天氣並不會讓我變得遲鈍，因此我還是得出發做一番輕鬆的探險。這一次我走出城門，沿著遼闊的外圍城牆，轉向羅納河沿岸的若區多要塞，也

就是城市西面的堡壘。我發現這趟路盡是灰石，什麼有趣的東西都沒有。狹窄的馬路上覆蓋著垃圾與砂礫，河岸除了樹木之外，唯一的植物就是像碎紙一般的薊花。甚至平靜的羅納河畔，大樹下也不見一絲綠意，只有破敗的灰石，一些乞丐夜晚就睡在光禿禿的地面。一對大鳥在河面上盤旋。

然後，圍繞著彎曲的城牆，那座老舊的大橋赫然呈現眼前，四座弓形大橋高高地跨過碧綠河水，劃過羅納河後懸在半空中。底下的河面，映照著聖・尼克拉斯教堂，粼粼發光。一片沙洲環抱著這一帶河岸，平靜的水面閃爍著岩石和下垂的樹枝倒影。沙洲之外，壯麗的大橋橫入激烈的湍流中。站在那兒，你會突然憶起這是歐洲最壯觀的河流之一。它沒有波濤巨聲，只是平靜又快速地以優美的姿勢向南流入地中海，有如一條華麗的綠蛇，蜿蜒成一方綠柱石，但不管在何處，都浮著一層岩石般深邃的色彩。

然後我看見了大衞，他和羅蜜歐在教堂旁邊的水池玩耍。他和狗兒渾身濕透。大衞穿著游泳褲，而羅蜜歐的奇形怪狀也因爲隱在一身捲毛下，看起來舒服多了。在我見到他時，我正在橋上。他們似乎玩得很認眞，大衞在蓄水壩，羅蜜歐就故意破壞它，一刹那間，男孩抬頭往上看，正好見到我坐在教堂斜頂的窗口邊上。

他咧開嘴，對著我擺擺手。

『妳在那裏散步嗎？』他大聲說。

『恐怕不行，』我大聲回答道。『這兒太窄了。』

『教堂裏有什麼？』

『沒什麼可看的。你沒上來過嗎？』我的聲音透著一些訝異。

『我沒錢。』他簡單明瞭地說。

『你告訴管理員我下去時會付錢。』

『妳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知道。不過我願意爲你付錢。先把羅蜜歐圈起來。那兒沒有欄杆，不用多久，牠就會掉到河裏漂到馬賽去了。』

男孩和大狗消失在門房處，立刻又上氣不接下氣地出現在橋上。大衞一直費力地阻止大狗衝入羅納河。

沒多久，羅蜜歐就被一條繩子牢牢拴住，看起來安全無虞，我們三個才小心翼翼地走向破舊的弓形大橋底下——說是小心翼翼地，因爲這橋只有幾尺寬，北面還會不時吹來强烈的勁風——然後坐下來，羅蜜歐就坐在我們兩人之間。我們高興地唱著越過阿維尼翁大橋。接著，大衞告訴我聖・貝尼滋的故事，他依照天使的指示蓋了這座大橋，使得阿維尼翁的牧師大驚失色。然後我們注視著兩隻在蔚藍的天空中飛旋的大鳥，大衞說那是老鷹。

在這樣可愛的早晨，令人不敢相信大衛的父親會是殺人兇手，而大衛也會無緣無故在黑暗中被一隻瘋狂的手臂毆打。

我們沿著馬路往回走，付給門房錢後，大衛又向我道謝，我們這才回到旅館用午餐。

『你大多數時間都去哪裏？』我問。

『大部分在河邊。你可以在橋下游泳，沙岸內側沒有急流。』

『你有沒有見過鄉下的田野？共和門、尼姆的競技場等地方？或許你不討厭這些？』

『我喜歡去競技場——妳知不知道每個星期天他們都有鬥牛，有一個鬥牛士還是女的？』

『我本來是討厭鬥牛的，』我斷然地說，『不過我打算明天去競技場。如果你想去的話，車子還容得下。你想你母親會讓你去嗎？』

『我後母。』大衛表明道。

他斜眼瞥了我一下，臉色有些發紅。『妳瞧，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會有不同的姓氏。』

『我懂。她會讓你去嗎？應該說你想去嗎？』

他怪異地遲疑片刻，我又看到面具罩上他的臉，和前幾次一樣，我猜不透原因。看起來彷彿他在考慮什麼嚴肅的反對理由，好半天終於駁回去讓步了。

『我很想去，謝謝妳。』他正色道。『我想我後母一定不會反對，這不關她的事，妳知道，』他

有些羞澀地說，『她並不太關心我做什麼。』

我們到達旅館時，人們正聚在涼爽的庭院裏喝開胃酒。我從我的房間出來，就看到波斯多太太已經佔據了柳橙樹旁那張桌子。她朝我笑了一笑，作了一個邀請的手勢，我只好走過去，在她旁邊坐下來。

『我聽說妳一直和大衛在一起，』她對我說，『不好意思，給妳帶來不少麻煩。』

『一點也不會。我們是偶然碰見的——我十分喜歡早晨的時光。』我客套地寒暄著，她對我所謂的好心之舉不斷道謝。

她爲我點了一杯飲料，我們漫談了些炎熱的天氣，這個城市和商店的種種。她的確很迷人，而且非常健談，不過我注意到她嘴角的皺紋更加明顯。當大衛這個名字一跳進我們的談話時，她的眼眸似乎黯淡下來——是戒心嗎？在我提到尼姆的鬥技場之行時，大衛的臉上也是閃過相同的陰影。

『我明天想開車去共和門，然後到尼姆去轉一圈。如果妳不反對，我想帶大衛一道去。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去不去。不過我很樂意有大衛作伴。』我終於表示說。

她點起煙聽我說話，打火機的火焰停在離香煙約一吋的地方，她頓了一下，那神情和大衛的沈思表情完全一樣。我看著她細心地思索這個問題，遲疑一會，然後才下決定。我不懂只是在附近遊覽一天的提議，竟會產生這麼大的難題。要不然，人們到法國來做什麼？

『妳實在太好了，』波斯多太太說完，打火機才點燃香煙。『我相信大衞一定會喜歡。』她露出迷人的微笑。『我並不喜歡這些古蹟——我來自巴黎，大都市，人們可以笙歌狂歡的地方，妳懂嗎？』

『嗯，我明白——這兩種我都喜歡，』我笑著說。『我最喜歡遊山玩水，我生來就是旅行家，但我不喜歡跟著一大羣人旅遊。如果妳不喜歡古蹟，那妳來阿維尼翁做什麼呢？』

她又遲疑一下，從濃密的睫毛下飛快地瞄了我一眼。

『我們不會待很久——我們只是在前往蒙地卡羅的途中，順道在這裏停留幾天。』

『好吧，謝謝妳的酒，波斯多太太，』我站起身說。我已經瞥見坐在角落的露依絲，她正在研究午餐的菜單。我喃喃說著一些客套話，正轉身要走，皮包的帶子却勾住椅背，我只好再回過身去解開，這時，正巧望見波斯多太太吐出一口煙圈，瞇著她迷人的眼睛，以一種半是愉悅、半是掛慮的眼神望著我，令我大為不解。

那晚，露依絲不想再繼續跟我走下去，我就讓她在市中心廣場的咖啡座素描，自己一個人走向通往普羅士宮殿的黑暗街道，以及通往若區多那片松樹林。

巴里士廣場不像熱鬧的市中心廣場，它幾乎是空曠無人。十字路口三面的建築物都黑漆漆的，只有矗立於右邊岩石的宮殿，在星光下隱隱發光。我停留在宮殿前，仰望了一會，就緩緩沿著蜿蜒的山

路，穿過松樹林，爬向上面位於小城一隅、依著城牆而立的公園。那晚，幾乎沒人上班，偶爾，傳來低低的交談聲，還有輕微的腳步聲。空氣遲滯，蟬聲也歇住，只有松樹在頭頂伴著風輕柔地喃喃訴說，一切似乎都呈靜止狀態，整個冬日橫掃過河面的風聲，到了夏日，仍駐留在山坡下的河面。

我慢慢地順著遍植樹林的彎曲小徑而上，最後來到了公園的頂端，俯望著若區多要塞，倚著城牆休息。在我的腳下，城牆垂直險峭，沒入環抱著河流的懸崖。底下的羅納河，無聲無息地在黑暗中，循著它寬廣的河床，隱隱約約流過。

四下靜悄悄的。

突然，在我背後傳來男人低沈的聲音，說的是法文。

『原來妳在這裏！』

我嚇了一跳，回過頭，身後只是一片濃密的樹林，什麼也沒見到。只有我一個人在突起的城牆角落。他一定在低我一些的路徑上，被樹叢遮住。然後是女聲回答他。

她說：『你遲到了。我在這裏等了好久。有煙嗎？』

我聽見劃火柴的聲音，然後是他陰沈的聲音：『我十分鐘前走過這裏，並沒有看到妳。』

『我等煩了，四處走了一圈。』她的聲音很冷漠，接著是踩在碎石子上的聲音，好像他作了一個憤怒的動作。

我並不想一個人陷在這個風景美麗、但却聽得見別人耳語的角落，所以這時，我就決定走過他們面前，回到大路上，最好是在有人發現我之前，我就先出現，以避免尷尬。當我正想移步時，那女人又開口說話，我突然了解兩件事：那個女的聲音是波斯多太太，還有，她很害怕。我先前沒認出來是因爲我只聽過她說英文，但是當她提高音調，帶著恐懼不安的口吻時，我立刻就認出來了。

她說：『眞的出事了。我就知道會出事。我就知道……』

他猛地打斷她的話，幾乎是粗魯地說：『怎麼回事？』

『他在這裏。他來了。我必須見你一面，我——』

他又打斷她。

『老天爺，妳幫幫忙吧。妳怎麼知道他在這裏？』

她喘著氣說話，聲音中夾雜著恐懼。

『傍晚我接到一通電話。有人在蒙利馬看見他的車子。他一定會到這裏，他一定是發現我們在這裏——』

『洛倫——』

『我們怎麼辦？』這句話輕得幾乎聽不到。我靠著角落的城牆，現在的我絕對不能出去。我相信他們一定視此爲天大的祕密。

我聽見那男人（一定是男的）嘆了長長一口氣，接著語氣堅定地開口。

『我們還不能有所行動。我們不能確定他人在哪裏，或許是在普羅旺斯其他地方也說不定。什麼時候見到他在蒙利馬的？』

『昨天。』

他憤怒地吼道：『老天，這羣笨蛋！他們直到傍晚才打電話給妳？』

『他們不確定。那是一輛灰色、掛著GB標幟的大轎車，他們判斷是他的車子。這是從沙特離開後，他們第一次瞥見他。』

『他們應該確定，要不然他們憑什麼拿錢？』他忿忿地說。

『我們沒辦法找出他人在哪裏嗎？我——無法再忍受這樣——懸著不能解決。』

『我們一定有辦法立刻找到他，我可以保證。』他的聲音冷酷異常。『老天，洛倫，妳鎮靜點。今晚妳不該要我上來這裏，妳又不知道誰會在這附近，這是個小地方，住在旅館的人——』

她的聲音因爲這個警示而尖銳起來：『你該不是說他會在旅館埋伏人吧？你的意思是——』

『我沒有什麼意思，』他急促地回答她。『我只是說不能讓人家看見我們兩人在一起。只要有人瞧見我們，就可能對大衞提起，我看得出他對妳不太信任。』

『我盡力在做。』

『我知道妳在盡力，』他放柔語氣。『我知道大衞不太容易順從。但我並不擔心大衞，而是他。一旦他知道我們還在聯絡，我就會幫助妳，對不對？他就會先想辦法除去我，然後——』

『拜託你別再說了！』

他的聲音柔和：『親愛的，看著我，別擔心。沒事的，我保證。是我讓妳脫離困境的，對不對？也是我讓妳離開英國，還有那男孩，對嗎！』

她壓低聲音說了些什麼，我聽不清楚，他接著回答：『我發誓，一切都會平安無事。我知道乾坐著擔心出事實在令人難受，但是有我在這兒處理，妳相信我的，對不對？』

『當然，我當然信任你。』

『喏，再抽根煙。』我聽見他爲她點火，交談聲中斷下來。

『那些該死的英國警察，』她尖刻地說。『要是他們知道自己的職責所在就沒事了。他應該被判死刑的。』她又重複最後一句話，聽得我渾身發抖，『他應該被判死刑的。』

『反正他沒死，』男人輕快的聲音，聽起來好像欲極力回到現實問題。『他在這裏，在法國。不過我們並沒留下痕跡，他也無法對付妳。妳只要勇敢點，好好纏住大衞就好。我們該回去了。妳跟著我走下去，若是附近有人，妳就先走。』他大概邊轉過身離開，聲音逐漸變小。

她又開口，把他留住一會兒。她的聲音平靜，不再有害怕的語調，但仍能聽得出來有些微緊張。

『我想問你——那個女孩，西柏吧，我記得她好像叫西柏——她明天想帶大衞坐車出去玩。我想沒關係吧？』

又停了片刻。我想他正擁住她，因爲我聽見他們一起走動的聲音，但是在他們離開前，我還是聽見了他微弱的回答。

『我想是沒關係。事實上，這或許是個好主意……』

我這才發現我的雙手因爲緊緊抵住城牆而發痛發麻。他們走後，我一動也不動地站了好久，慢慢揉著雙手，一面思索著。

當妳知道有個疑兇就在不遠處，甚至可能此刻就在阿維尼翁，的確令人覺得不安。如果我聽得沒錯，那麼就是有個心懷仇恨的人，正追踪著審判後與他離婚的妻子，他的危險性令洛倫．波斯多恐懼不已。我覺得她並不是容易害怕的女人。

他爲什麼要跟踪她？他想要她回去，或是想和她復和……不，不可能，如果是這樣，她不會這麼害怕。要不就是他氣憤她在案發後棄他而去，他想報仇？不，那就荒唐了，一般人很少會有這種擧動，除非是失去理性的人……一定是這樣，我想，他一定瘋了。帕瑪爾太太曾說過他瘋了，頭腦失去理智，要不然他怎麼會攻擊自己的兒子……

大衞。

他不是追踪洛倫，是大衞。

我把刺痛的雙手貼著臉頰，想著在聖・貝尼滋橋下蓋水壩的大衞和羅蜜歐，我逐漸能體會到孩子的寂寞心情，這層體悟令我感到寒意浸心。我十分了解寂寞的感受。既然我面對著兇手這些可怕的事，我也應該做些什麼。

我慢慢地沿著彎路走下去，來到宮殿廣場時，我突然擔心會碰到波斯多太太，或許她還在那裏坐著給她的同伴信號。

她的同伴？我聽不出那說著快速法文的聲音是誰，不過我確信一定是旅館中的旅客。

然後，我走到黑漆漆的小巷道，也就是築起宮殿的岩石腳下，我看見有個男人站在那兒。他沒有看到我，只是抬眼凝視大廣場的方向，我隱身在宮殿台階的黑暗處，看著他走出黑影，漫步踱進光亮的街道。

我一下子就認出他來。

是馬爾斯登先生。

第四章

古老的遺跡……

——史班賽

第二天近午時候，我放低車子速度駛入阿維尼翁狹窄的街道，往周旁的大馬路駛去。露依絲坐在我旁邊，大衞和羅蜜歐坐後頭，這隻大狗仍不改惡習，總要對著經過我們的小貓叫哮幾聲。我循著昨天的路途來到阿維尼翁城的邊緣，但在到達聖・貝尼滋舊橋之前，我把車子轉向跨越羅納河的狹隘吊橋。我們緩緩駛過搖擺的橋面，只聽得金屬表面嘎嘎作響，然後往南朝尼姆方向駛去。

法國的心臟地區……我想到羅馬軍團在鷹狀標飾旗的前導下，歷經酷熱的天氣，在黃沙漫天中，

穿過這片荒蕪的敵區。蜿蜒在嶙峋的山石與叢林間的馬路，宛若一條扭曲的白色絲帶。我認得金雀花、杜松，但是大多數的植物都是我不認識的。四處散列的屋子蜷縮在火傘下，緊緊依附著馬路邊緣，彷彿那是一條生命線。偶爾會有一叢橄欖樹攀附在馬路斜坡，好像是一片發亮的綠色雲朵。還有一些綠柏樹挺立在冬日北風橫掃的路徑上，但是大部分的斜坡都因爲毒辣的烈日而草木不生。

『它們如果戴上盔帽，大概就不會覺得熱了吧？』大衞好像窺知我的思緒，他的話打斷了我。

『此地的居民整個夏天都要和炎熱的氣溫奮鬥，』我說。『一到冬天，他們就躲到——』

『避寒勝地——我記得，』大衞笑著說。『在我的拉丁文法課中提到，他們除了到市區買麵包外，就一直躲在避寒勝地。』

『我想他們是到海濱去。馬賽的東邊有個很棒的地方，凱撒爾曾在那裏爲他的老兵蓋了溫泉浴場。』

『米其蘭的旅行指南眞不是蓋的哦！』露依絲說。『哎，對了，夏綠蒂——我實在不喜歡多嘴，不過妳該看見那輛巴士吧？』

『我沒辦法避開它，』我平靜地說。『它剛好就在馬路中央。』

『噢，我只是在想法文的「故障」怎麼說？』

我拚給她聽，說，『妳還沒習慣法國的開車方式嗎？妳應該早就習慣了。』

我們很快就趕上巴士，它的確就在馬路正中央轟隆行駛。行駛過無聊的幾百哩路後，我早就了解法國和英國的行車風度是大相逕庭。我轉向左側，眼看就要逼近巴士，我用手掌大力按住喇叭，這輛巴士也以爆裂的喇叭聲回應我們，也轉向左側插入我們的車路。我沒有煞車，只是把手按住喇叭不放。巴士顯然是不睬我們，繼續滑行了一呎左右才讓到右側，我們一眨眼就超越它揚長而去。

露依絲喘了一大口氣。『我永遠不能習慣這種開法。』

『妳有沒有看見巴士上的人？』大衞問。

『沒有。我忙得無暇顧及。是誰？』

『也是住在旅館的人。我想他的名字是馬爾斯登。他就坐在椰子樹旁的桌子。』

『對，我也注意到他。』

我放鬆油門，從後視鏡中看著那輛巴士。它可能會在共和門轉向塔瑞肯，不過我知道行駛於阿維尼翁與塔瑞肯的巴士是走另一條路。所以它一定是駛往尼姆的巴士，而馬爾斯登坐在車上。昨晚我在若區多聽到那一段話後，我並沒想到馬爾斯登會尾隨我們至尼姆。

我又減慢速度。巴士揚揚得意地吼出尖銳的喇叭，立刻趕上我們。

當巴士迫近我的車後時，我瞥了一眼後視鏡。沒錯，鏡中出現『尼姆』這個地名。

我又鬆開油門，我們已遠遠地被拋在後頭。我極力想理出頭緒，卻徒勞無功，就好像透過蜘蛛網

狀的帘子探索窗戶，只知道窗外一片黑暗，一旦扯下帘子，方才發現窗戶仍然隱不可見。

我把問題丟到一旁，全心全力地趕上一輛雪鐵龍轎車。

到達共和門時，我把車子開到旅館對面的樹蔭下。露依絲開始收拾東西。

『大衛，』我說。『可不可以幫我個忙？』

『沒問題。什麼事？』

『上去問旅館巴士什麼時候會到這裏，要停留多久，什麼時間到尼姆。你的法文可以應付嗎？』

大衛看了我一眼，和羅蜜歐一塊爬出車外。

『沒問題，』他又說了一遍；然後，又突然誠實地冒出一句──『問這些是多此一舉，妳也知道他們會怎麼回答──尤其是關於數字這種問題。不過我會試試。』他迅速拋給我一個保證的笑容，就跑向旅館的碎石小徑去了。

『妳確定妳不想去尼姆，露依絲？』

『沒錯，謝了。我會沿著河岸漫步，畫畫那座橋──噢，應該說是水渠橋──我先在這兒午餐。你們什麼時候回來？』

『不確定。妳想要我什麼時候來接妳？』

露依絲的眼光越過樹叢望向河岸，河面上只見到閃閃波動的石頭倒影。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我告訴妳，夏綠蒂──我們不要彼此拘束。妳到尼姆去看妳的古蹟，倘若回來時，我還坐在這裏，妳就順道接我回去，若是沒見到我，我就是自己搭巴士回去了，一點也不麻煩。晚餐前，妳大概不會回來，反正，我會在那之間完成我的畫。』

大衛氣喘吁吁地橫過馬路，跑回車門。

『中午十二點廿分左右！』他得意地嚷道。『巴士十二點廿分到這裏。停留半個鐘頭後，大約一點半到達尼姆。這是妳要的答案嗎？』

『很好，』我瞄了手錶一眼說。『現在差不多十二點了，巴士要廿分鐘後才會到達。我們還有時間去瀏覽那座橋──抱歉，露依絲，是水渠橋。』

我抽出引擎鑰匙，丟進皮包裏。

『什麼意思？』露依絲問，她莫名其妙地看著我。『這是妳來這裏的目的嗎？那巴士和妳有什麼關係？』

我滿臉通紅。我一直專心想著心事，竟也把它給說出來，沒料到這裏靜得什麼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

『沒事，』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只是在想著午餐。我們可以在尼姆用餐，不會在這裏停太久的。』

我不擔心露依絲會追問，她正忙著翻找她的鉛筆，根本沒在聽我的回答。但當我下車轉身時，却見到大衛定定地凝視著我。是一種深沉的、無法理解的注視……我又感受到那種不可觸知的防衛神情。羅蜜歐不耐煩地扯著牠的繩索，我們走在高大的樹蔭下，聽著急切高昂的蟬聲，慢慢往河岸走下去。

第五章

喔，血腥的理查……

——莎士比亞

當我現在回憶到在法國南方度假所遭遇到的怪異、恐怖事件時，有兩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一件是焦乾的樹上，不斷傳來急切、粗糙的蟬聲，却又見不到半隻蟬的影子。此外就是在那燦爛的一天，我第一次見到橫跨在賈登河上的羅馬水渠橋。我估計我和大衛以及羅蜜歐大概花了十來分鐘，一瞬也不瞬地盯著金光閃閃、跨越在深不可測的賈登河上那些拱形物，那段時間彷彿是暴風雨來臨前短暫的平靜時刻。

我們站在河邊滑溜溜的石塊上，望著坐在柳樹下的露依絲，水渠穚高高越過我們的頭頂，劃破天空。沒有一絲雲，沒有半點風，也沒有一片樹葉在搖動。你甚至會以爲整條發亮的河流也是靜止的……

上頭馬路上傳來的引擎聲猛地提醒了我。我們跟露依絲說再見，她聽若未聞，我們就沿著泥巴路爬上去回到車子。

我們一路蜿蜿蜒蜒，直轉到通往尼姆的大馬路上，大衞和我這才開口說話。

大衞奇怪地輕嘆一聲，說：『我很高興我眞的來了。』然後飛快看我一眼，耳根紅了起來。『我是說——我不是有意——』

『沒關係。我很高興你很高興來了。』

他又瞄了我一眼，我能感覺得出來，這一眼意味深遠，而且滿腹猜疑。

『西柏太太——』

『什麼事？』

他欲言又止。他坐在我旁邊，緊張得有如一個賽跑選手。我把視線投在馬路上等著他繼續開口。然後他又神情古怪地吁了一口氣，接著把臉頰貼在羅蜜歐肩上。

『哦，沒事。到尼姆還要多遠？』

沿途我們就只繞著羅馬這個話題打轉。他終究是不讓我插手。我很了解像他這個年紀的男孩是很難相信別人的——尤其是像他這樣面臨困難，而又極力想獨自去解決的男孩。但是當我悄悄瞥見偎著大狗這張清瘦、充滿孩子氣的臉頰時，我開始懷疑他能否處理自己所陷進的困境。然後，我知道我決定不顧一切地幫助他。這種心態很不理性，但直到今天，我仍無法理解。這就是大衞給我的感受。我拚命告訴自己我是個傻子，我的視線依然投射在馬路上，我的聲音依然輕鬆，然後，我若無其事地談論著羅馬。

終於，我們進入了尼姆，把車子停在教堂外的廣場後，走到隔壁一條街道，找了一家從巴士站見不到的餐廳吃午飯。

『先到競技場，我想看看他們關鬥牛的地方。』大衞說。

『你眞是殘忍。不過你知道今天沒有鬥牛表演。只有星期天晚上才有。要在好日子才有好的表演。』

『妳瞧，那兒有張海報——是預告這個星期天的表演。』他滿懷希望地看著我。

我笑著說：『不，大衞。我不喜歡。你也不會喜歡，眞的。你是英國人——你會在鬥牛旁邊想著可愛的馬匹。』

『我也這麼想。老天，妳看！就是那裏！』

我們爬上略有坡度的街道，朝著競技場走去，繞著圓形場半圈後，才發現一條路可通往高大的拱門。我買了門票，踏入低矮的迴廊所投下的影子中。那裏也有不少互相交談著，或忙著按快門的觀光客。我們跟著一羣英國人步向台階，又跨出來迎著競技場的烈陽，然後走進大概是前排座位的地區，俯身眺望那一大片遼闊的橢圓形場地，想像著過去曾有一羣野獸和基督徒，在驕炙的艷陽下，做出殘忍又恐怖的暴行。我走到角落，向下望著競技場峻險的壁面，即使是面對死亡的恐懼，任何人也絕對爬不上來。大衛走到我身邊。他顯然沒有因爲這些可怕的歷史而感到不安。他的臉龐由於興奮而紅通通的，雙眼閃閃發亮。

『天哪，西柏太太，這地方太棒了！我看到下面有一扇門貼著「托瑞」的牌子，妳想那是不是鬥牛？他們這裏用西班牙文的名字嗎？鬥牛從哪裏出來比賽呢？』

我指指橢圓形盡頭一扇巨型的雙扇門，『托瑞』這兩個白字又出現在那兒。

『天哪！』大衛又嚷道。他倚著欄杆，專心地往下望。『妳猜我們會不會見到血跡？』

我退回到台階的陰影中，石材反射出來的熱氣，幾乎令人無法忍受。在我的身後和下面，傳來管理員發票給另外一羣遊客的單調聲音。兩、三個人與我擦身而過，爬上階梯。我注意到另外一羣遊客走進靠近階梯底層的一扇門，顯然那兒也能進入競技場。

我又貼著陰影中冰涼的石壁，兩眼閒閒地看著大衛在最前排座位走來走去，時而俯身向下眺望——一定是在找血跡，我猜。不過，有這種舉動的男孩或許比較神經質——不過至少我知道樂於見到血跡是正常男孩的欲望。

我闔上眼睛。管理員的聲音起起落落，夾雜著法文、德文、英文的交談聲。在我附近，有按快門的咔嚓聲。不少遊客走過我身旁爬上階梯，熱切地說著德文。一時間，我們好像是這裏唯一的英國人。不久，我就知道這個想法錯誤，因爲在競技場的下面，有人在說英文。突然出現一個男人清晰的聲音，聲音中滿是不悅，『這張不是這裏的門票，它應該在卡瑞爾神廟發的。』

然後有人爬上台階，撞到了我，我的皮包從鬆弛無力的指縫間滑落。我嚇了一跳，睜開眼睛，趕忙抓住它。撞到我的人是個面貌和善、大約四十來歲的婦人，她蹲下去撿起皮包交給我，並且用輕柔的美國腔，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向我道歉。

『是我不對，我幾乎睡著了。』我說。

『天氣實在太熱，妳很聰明知道站在陰影中。』她說完就跟著一羣人走開。我這才注意到大衛緊挨著我身邊，喘著氣說：

『西柏太太！』

『什麼——哦，什麼事，大衛？』

他抓住我的袖子，臉色慘白，眼睛在陰暗中顯得出奇的大。

『你不舒服嗎？』

『沒有——我——只是——』握住我手臂的手抖動著。他推著我下階梯。『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嗎？我不想待在這裏——妳介意嗎？』

『當然不會。我們馬上走。我只是站在這裏等你。』

他幾乎沒等我把話說完，好像腳上長了翅膀一樣，飛快地飛奔下階梯，衝出大門跑到滾燙的大街上，羅蜜歐緊跟在他後面。

我尾隨於後，發現他不斷回頭探望。

『什麼事，大衞？你不想再看看其他東西嗎？』

我們轉過街角時，他停了一下，不自然的擺擺手。

『我——我覺得不太舒服，西柏太太。我想是太熱了。我不陪妳去看其他東西，妳不會生氣吧？我——我可以在什麼地方等妳。』

我摟住他。

『我一點也不生氣。我只是擔心你身體不舒服。我們要回車上嗎？』

我們走回廣場，他又停下來面對著我。現在他看起來好多了，還是很蒼白，但不再發抖，甚至還

對著我微笑。

『我馬上就好，西柏太太。我坐在教堂裏等妳回來，那裏又漂亮又涼爽。請妳不用爲我擔心。』

『要不要喝杯飲料？冰薄荷怎樣？這兒有個咖啡座。』

他搖搖頭。

『我只想進去教堂坐坐。』

『那狗怎麼辦？』

『哦——』他不確定地瞄了教堂一眼。『哦，我想沒關係。我就坐在教堂後面，現在不是做禮拜的時間。反正牠可以留在大門口……』

最後他還是走了。我看著他走進西側大門的陰影中，然後我就回頭去找神廟和花園。看起來好像沒人禁止羅蜜歐進教堂，至少教堂是在這大熱天中，大衞所能選擇最好的地方。我了解倘若他覺得他的不適破壞了我的計畫，他會很難過。所以我決定按原定計畫遊覽尼姆，不過儘可能快一點結束。

我一睹克瑞爾神廟美麗的石柱，再沿著運河旁發臭的街道走進景致幽美的公園，那裏是尼姆最感傲人之地。天氣熱得不像話，一抵達環抱著又髒又臭的水塘那座公園——即使對羅馬古蹟滿懷熱誠的人也不免爲之退避三舍。

我站著不動，仰望遍植層層松樹的斜坡，由這兒上去可通到羅馬古塔，這個斜坡十分陡峭；樹叢

中的蟬像是憤怒般地聒噪不休；熱氣自地面一波波地冒上來。

『不去了，』我堅定地說。

我掉過頭，像隻回巢的蜜蜂撲向黛安娜神廟——那旁邊正好有個咖啡座，專供人們在萊姆樹下好好喝杯清涼的飲料。

兩杯冰涼沁人的飲料下肚後，我全身舒爽許多。我仍不想走動，不過身爲遊客所有的一份自尊，我還是要好好參觀隔鄰的黛安娜神廟。於是我站起身，穿過斑剝的拱門，走進神廟。

這兒彷彿遠離塵寰。在我身後，就是拱門的後頭，是一個人聲嘈雜、熱氣騰騰的世界；而這裏，却是個綠蔭遮天、萬般皆靜的小小天地。大樹覆蓋著古木參天，樹影像美麗的掛氈投映在石柱上，羊齒葉遍地展示它細緻的風姿。靜謐。如此的靜謐。靜謐是一種存在的實體，更勝過無聲無息的境界。靜謐彷彿是首音樂。

我坐在下陷的一塊橫切石面上，背後倚著圓柱，輕輕閉著雙眸。我儘量不去想強尼……想他對我沒有好處……我只要想著這裏是如此的寧靜，我多麼想獨自在這兒……

『妳還好嗎？』

我嚇得睜開眼眸。

有個男人靜靜地走進廟裏，我一點也沒有感覺。他皺著眉頭看著我。

『怎麼啦？太熱了嗎？』他很勉強地表示關切，好像他只是義務上不得不問候一聲，幸好我不需要他的幫助。

我察覺到睫毛上滾落的淚珠，覺得自己好似一個白痴。

『我很好，謝謝，』我冷漠地回答。『我只想休息一下，順便享受獨處的樂趣。』

他揚揚眉毛，撇了撇嘴角。

『抱歉。』

我站起身，仍然覺得自己像個白痴。

『我也抱歉。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讓你難堪。只是——我是直話直說。我不該那樣無禮，只是你讓我嚇了一跳。』

他沒有答腔，就站著盯住我，我覺得自己好像小女生一樣手足無措，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淚水又再度自眼眶湧出來。

『我對善心的陌生人向來不是這麼無禮的，』我說。『尤其是有人這麼好心——關心我的身體。請你原諒我。』

他面無笑意，只是親切地回答：

『都是我不好，嚇到了妳。妳走開前要不要抽根煙恢復一下情緒？』

他遞過來一盒煙，我略微遲疑，他又接口道：『如果妳不想接受善心陌生人的煙，我們最好想個補償的辦法。我叫柯立瑞。查理·柯立瑞。』

我取了一支煙。『我叫夏綠蒂·西柏，應該姓華德華滋的，這是詩人的好名字。』

他爲我劃了根火柴，他的神情滿是嘲謔。

『我覺得我們以前好像見過，有種熟悉的……』我不太有把握地說。

他粗魯地打斷我的話：『沒有。除了吉柏·懷特的書中世界外，我不認識任何叫西柏的人。』

我訝異地抬起頭。

『吉柏·懷特？』

『是呀。妳知道這本書——』

『當然知道。剛好前幾天也有人跟我聊起那本書，看過的人並不算多。我只是對大衞感到驚異，因爲他還是個小孩。』

我想我這個人一向是非常小心的，當時我應該聽出來他的聲音爲之大變。但我只是坐立不安，急著要走，嘴裏盡說些無意義的話。

他平靜地說：『大衞？』

『是的。大衞·雪萊。因爲想到他，我才說我應該被稱爲華德華滋。所有羅曼蒂克的詩人似乎都

……』

『妳在哪裏遇見這個大衞·雪萊的？』

這時，我注意到這句話了。我停下抽了一半的煙，凝視著他。他彈煙的手十分平穩，臉部面無表情，但是那一雙眼睛後的神情，令我的心臟怦怦亂跳。

他又開口，幾近於淡然的聲音：『妳在哪裏遇見這個大衞·雪萊的？』

瞪著我的是酷似大衞的雙眸。

雪萊——柯立瑞——拜倫。我總算明白了。我孤單單的一個人和理查·拜倫在那個安靜的小廟，他因爲謀殺證據不足而被開釋，現在就定定地瞪著我，好像打算把我勒死。他甩掉手上的煙，朝著我上前一步。

第六章

你逃得開我嗎？

——布朗寧

『對不起，先生。』

理查·拜倫停下腳步，轉過身去。管理員就站在神廟的入口內側，以一種譴責的眼光看着他。

『你的票呢，先生？你沒有給我。』他的鬚髭由於不悅而下垂，雙眼灰黯無光，帶有一些血絲，我一輩子沒有這麼喜歡過一個人，我哆嗦地扔下煙蒂，驚慌地——哦，是若無其事地走向門口，管理員一定認爲我和理查·拜倫是一起來的，他仍站着不動。

我匆匆忙忙地從皮包掏出我的票，拜倫也不耐煩地遞出他的紙片。管理員接下後，狠狠地瞪他一眼，搖搖頭。

『不對，先生，你拿的票不對……』

理查・拜倫粗嗄着嗓子道：『沒辦法，我拿到的就是這一張。』

『先生在哪裏拿的？』

『克瑞爾神廟。』

有件事撞了我的心一下。在競技場，有個人抱怨他拿的是克瑞爾神廟的入門票，而靠在前排座眺望競技場的大衞，突然要我飛快地下階梯，把我拖開。慘白着臉，渾身發抖的大衞，立刻躲到教堂裏去。

那麼，大衞一定是看到了他的父親，現在甚至還像兔子隱藏在洞穴般地躲在教堂裏。一想到大衞，我突然不再害怕理查・拜倫。我再把票交給管理員，他瞄了一眼，一把撕掉票角，然後我又暴露在艷陽下走過咖啡座，朝運河走回去，我努力想着有什麼辦法不讓拜倫看見，回到大衞和車子那裏，但是那座美麗的公園宛如棋盤般在我面前伸展，還要再走過一條迂長的街道……我得加快腳步，只要那個管理員纏住他……。我朝運河方向走不到五十碼，就聽到他的腳步聲在我背後響起。

『請等一下。』他說。

我扭過身面對他。

我平心靜氣地說：『很高興遇見你，也謝謝你的煙，但我一定得走了，再見。』

我立刻掉頭就走，但他却又貼近我。

『我只是想請教妳——』

我故意冷漠地看着他——好像這只是一場偶然的相遇，在他開口探究問題之前我得離開他。

『請讓我走吧，』我漠然地道。『我喜歡單獨一個人，剛才我已經對你說過。』

『我想跟妳談談。』

『恐怕我——』

『妳說妳認識一個名叫大衞・雪萊的男孩。』他陰沉着臉，聲音裏擺明了他對我並無興趣。面對這樣直接的質問我感到無助，痛苦再度席捲了我，我需要時間好好思索——思索該如何做，如何說。

『妳在哪裏遇見他的？』

『你爲什麼要知道？』我的聲音必定非常軟弱，但我只能找話拖時間。

『我認識他，』他簡單地回答。『如果他就在附近，我想見他一面。他是——一個老朋友的兒子，他一定也想見我。』

我想到大衞驚惶地像隻小兔子躲到教堂裏的模樣，可憐的孩子。

我說：『很抱歉，我眞的跟他不熟。』

我見到有人從下面的花園沿着迂長的石階攀爬上來，這才略微放心。他絕對不敢當衆扣留我。等他們一走上來，我就轉身跑開跟着他們走……

我望着理査·拜倫憤怒的灰色眼眸：『我只是在遊覽時偶然碰見他——就像我遇見你一樣。我無法告訴你他在哪裏。』

『什麼時候？』

『兩天前。』

『在什麼地方？』聲音很平靜，但我多少意識到問題的背後，隱藏着一份壓抑不住的緊張，我猛地又想到大衞。

『塔瑞肯。』我信口胡說了一個地名，今晨和巴士會戰的回憶還留在我心頭。那羣人差不多已爬到最高層的台階，他們停在平台上回望背後的景色。

『塔瑞肯的哪裏？他有沒有提到他住在那裏？』

『沒有，我告訴你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只是偶然碰見他，在我們觀賞——』一時間，我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塔瑞肯是什麼樣子？人們到塔瑞肯都去觀賞什麼呢？我想到了——『觀賞大教堂的時候。』

我聽見他喘了一大口氣，瞇着眼縫看我，好像在揣測我的話是否正確。我絕對相信我看見他眼中的暴力意圖，如果說有人眼中滿含凶煞惡氣，那麼那個炎熱的午後，理査·拜倫就是以那種眼神，在尼姆花園的花壇間瞪視着我。

這時，那幾個遊客來到我們身邊，我掉頭就跟着他們走，不管到哪裏，只要能走進人羣中就安全無虞，不至於因洩露大衞的所在，而遭到這個凶煞惡極的人下毒手。他仍站在陽光下，看起來就是個殺手模樣。

『嗨，』有個美國人細聲細氣地向我打招呼。『我剛才不是見到妳——在鬥牛場？這兒實在是個有趣的地方，對嗎？妳的小男孩呢？』

是撞掉我皮包的那個女人。她露出迷人的微笑，但我的嘴唇開始僵硬，我只是呆呆地望着她。

『媽！』後面傳來一聲可憐兮兮的叫喊，『媽！幫我裝底片好嗎？』

她又對我露出微笑，很快地跑向咖啡座上一個手拿柯達相機的年輕人身邊，我正想跟着她走，但一隻手緊緊拉住我的手腕

『等一下。』理査·拜倫又說。

他把我拉過來，與他面對面。我好像蠟像娃娃般轉過身——我不再有任何抵抗，他力道强得弄痛了我的手腕，一羣遊客專心地交談着，走過我們面前， 看也不看我們一眼， 他把我推到一堆雕像後

面。

『放開我！』

『那麼說，妳今天和一個男孩到競技場囉？』

『放開我的手，不然我要喊警察了。』

他放聲大笑，令人毛骨悚然。『妳喊吧。』

我咬住嘴唇，木然地站着。警察——問題是——我的證件，我的車子——而且我還得和大衞悄悄地離開尼姆。理查・拜倫看着我，又大笑出聲。

『妳不是要叫警察嗎？』他的手掌一縮，我一定喊出聲來了，因爲他立刻鬆開手，嘴角浮起一抹滿意的獰笑。『跟妳在一起的男孩現在在哪裏？』

我想也沒想，就呆呆地回答：『她看錯了，大衞沒有跟我在一起，我剛剛還在跟他說話，但不是大衞。』

他冷冷笑着。

『還在說謊？妳剛剛還跟他說話，眞的嗎？就像妳在塔瑞肯教堂和大衞・雪萊聊天一樣？』

我點點頭。

『告訴妳妳一定會嚇一跳，』大衞的父親說。『塔瑞肯是個又髒又小的城鎮，當地居民最引以爲

榮的是城牆，雖然我相信那兒一定會有什麼天主堂，但我竟然連一座教堂都沒看到過。』

我默不作聲，我就知道，强尼總是說我是個最糟糕的說謊者。

『好了，去妳的連篇謊言，』理查說，『帶我去找大衞。』

他握住我的手臂，拉着我走下階梯。

當我們沿着陰涼的石階走向下面的花園時，他一聲不吭，我幸好可以利用這機會整理思緒，我不去想他爲什麼會有如此的舉動，也不想浪費時間去想它，我必須要想法子甩開他，不讓他見到我或大衞離開尼姆，回到阿維尼翁。

有件事是我可以確定的，大衞一聽到他父親的聲音，就慌張地跑出競技場，他絕對害怕見到他父親，所以在那緊要關頭，大衞勢必得跑開，要是他當時明白告訴我，我們就可以立刻離開尼姆，在我遇見理查後，我就知道，只要讓他抓住大衞，無異於是我親手殺了大衞。

我偷偷瞄了他一眼，他露出痛苦的神情，陷於沉思中，我立刻想到帕瑪爾太太的話，整個胃不禁一陣絞痛。

『他一定瘋了……他們應該把他關起來的……他一定是瘋了！』

我再度被一陣痛楚包圍，同時有種不眞實的感覺，我相信人們面臨危險或興奮的情況時，都會有這種反應。這種事不可能在我身上發生的，我並沒有在普羅旺斯的尼姆，沿着運河旁的街道行走，也

沒有兇嫌扯着我的手臂，當然更沒有男人弄痛了我，咒駡我，好像要殺掉我。這些根本都沒有發生……我的腦子裏亂七八糟；我在想如果强尼來到法國，不知道還會不會遇見這種事……

『怎麼了？』理查·拜倫說。

他在通往競技場的轉角停下來，低頭看着我。

我不吭聲，他的眉毛立時皺成一團。

『怎麼了？』他重複說一次，聲音中透着嘲弄。『妳這個漂亮的小婊子，怎麼樣？』

一剎那間，我氣勢洶湧，感到被激怒了，我相信這就是人說的機智反應，不論怎麼說，我的腦子在那一刻中突然變得清明無比，管他是不是瘋子，我不再怕他，也知道該怎麼做。

我抬眼望向通往競技場的街道，一瞧，有輛灰色大轎車停在盡頭，我想到洛倫驚恐的耳語……『掛着C.B字樣的灰色大轎車……』我又轉頭看看往廣場方向的去路，有輛巴士停在那裏，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它的終點站是：蒙特貝利。

我蒙住雙眼，雙唇微微顫抖。

『好吧，我是對你說謊，因爲你嚇到了我，我只想趕快離開，我的確是和大衞·雪萊去過競技場。』

他用力地攬緊我的手臂。

『很好，他現在在哪？』

『我不知道。』

『妳給我說清楚，我的小女孩——』

我不耐煩地搖搖頭：『你沒見到我在向你說實話嗎？他不想和我上來這裏，就自己離開了。』

『你們等一下在哪裏碰頭？』

我猶豫一下，覺得他十分緊張。

『廣場，』我勉强地吐出來。噢，大衞，我祈禱着，如果這招不管用，就請原諒我吧。

『什麼時候？』

『準時等候巴士，你害我遲到了。』

他轉過身，視線投在廣場上，沒有大衞的身影。

『蒙特貝利的巴士上。』我悻悻地說。

他的眼中露出滿意之色。

『往蒙特貝利的車子現在剛好停在那裏，』他說。『什麼時候開？』

我瞇起眼凝視着巴士。『是嗎？不錯，就是那巴士。』我看到司機閒站在太陽底下，好像他的時間多的是。我又有了一個機會。『大約十分鐘左右。』我仰頭看着他，眼中眞是泫然而泣。『現在，

請問我可以走了嗎？我——如果我打擾了你，實在很抱歉，但你眞的嚇壞了我。』

他遲疑不語，我極力屏住氣息，他突然鬆開我的手，說：『很好。抱歉我嚇着了妳，不過我認爲——妳不應該對我說謊，我很關心大衛，但我覺得妳在躲避我，我到巴士上去找他。』

他很快地朝停車的方向走去，我儘量若無其事地走到轉角，一脫離他的視線範圍，我就像隻被獵犬追趕的野鹿，拔腿奔向教堂。

幸好沒人見到我衝進這幢建築，否則一定認爲我做了什麼悖逆天理的行爲。萬一大衛不在——我無法想像這種可能。但是，他就在那裏，他蜷縮在座位間的走道，羅蜜歐則睡在他的腳旁，他一看到我，就猛地直起身子。

『大衛，』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別問我問題，他正在找你，快點上車！』

他投給我一瞥害怕、疑惑的眼神，緊跟着我走，走到門口，我停住腳步，仔細探望一下廣場，沒見到那輛灰色的轎車，我們轉向右邊，奔跑中，我的眼角掃到那輛巴士滑出車道，往蒙特貝利的方向駛去。

穿過幾條迷宮般的巷弄，我們總算在遠離廣場的街道找到自己的車子。

『我們眞是幸運……』我喘着氣。『蒙特貝利的巴士……這麼早就開……他會一路跟踪它，等到

發現時……』

兩分鐘後，我們的車子就滑出尼姆，轉向通往阿維尼翁的大路。

第七章

永遠不再——

——布朗寧

我們開了好一段路才開口說話。

我小心翼翼地問：『你在競技場見到了你的父親，對嗎，大衞？』

『對。』他的聲音平平淡淡，我並沒有看他；我的眼睛幾乎不曾離開後視鏡，一直留意鏡中是否出現一輛掛着C·B牌子的灰色大轎車。『我先是聽到他的聲音，低頭一望，就看見了他。我想他應該沒見到我。』

『是沒有。我實在不該讓你獨自走開。我在黛安娜神廟碰見他。就在上面的花園。』

『發生什麼事?』

『他要我告訴他你在那裏。我扯了一些謊話，藉機逃開——我從來沒有這麼好的運氣。我讓他以爲我們要搭往蒙特貝利的巴士。』

『我猜他會跟踪那輛巴士!』

『我也這麼希望，』我高興地說。『它正好和阿維尼翁相反方向。』

『我知道。』

他的語氣，讓我飛快瞥了他一眼。他雙腿夾抱着羅蜜歐，臉上有種無法理解的表情。他仍然很蒼白，顴骨因爲緊張而突出，彷彿皮膚繃得太緊。他的雙眼睜得好大，當他轉過臉回視我時，我看到眼中盡是痛苦，和一種說不出來的緊張，然後淚珠悄悄地淌落到臉頰。我的心一陣緊縮，我不能再漠不關心。我伸出左手撫摸他的膝蓋。

『沒關係的，大衞。事情很糟嗎?』

他靜默了一會才回答，聲音已經平靜了。

『妳怎麼會發現我父親?』

『我在旅館裏聽到一些閒話，有人知道這樁——案件，認出了你後母。你知道他在尼姆嗎?』

『不知道。我有想到他大概會跟着我們到這裏，但我不知道……，我以爲出去玩一天，不會有什麼大害。妳——妳沒有告訴他我們住在阿維尼翁吧?』

『當然沒有。你們不能被他發現，對嗎?』

他用力點點頭。

『絕對不能。我無法告訴妳有多麼嚴重。這——有關生死問題。』他童稚的嗓音，顫抖地說出這不可思議的話，一點也不令人覺得滑稽，反而更具有不尋常的震撼力。

『大衞。』

『嗯?』

『把這件事說出來，你會不會比較好過點?』

『我不知道。妳在旅館聽到了什麼?』

『不多，就是當時的新聞資料。你看，如果你一在尼姆看到他就告訴我，也不會有現在的情況。我在旅館聽到那些閒話之後，心想——你的父親實在不該再來找你們。在尼姆碰見他之後，我才知道是他的聲音把你嚇跑了。不管如何，我想你一定不願讓他抓到你。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

後視鏡除了一條從輪胎下延伸出來的馬路外，什麼也沒有。

『事情差不多是這樣。不過，』大衞說，『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西柏太太。』

『什麼?』

他急切地說：『不要告訴任何人——什麼人都不許說——關於今天所發生的事。』

『但，大衞——我能幫什麼忙嗎?你後母一定——』

他的手顫動地在小狗的身上滑動，羅蜜歐嗚嗚地抗議着。『不!不!拜託妳，西柏太太，求妳照我的話做。這只會令她擔心得半死，沒有什麼好處。不會再發生了，因爲我不會再出去，反正，我們再過幾天就要離開了。求求妳保密!要不是這麼重要，我也不會要求妳。』

我靜默了半晌，車子爬上陡坡，顚動了一下。不遠處，我可以見到濃密的樹叢和加德橋的金色拱門。

『好吧。』我說。『雖然我認爲應該告訴你後母，但不知爲什麼，就照你的話吧。』

『發誓?』我沒料到孩子氣的對話，還要如此愼重地起誓。我對他微微一笑。

『我發誓。』

他在我身旁輕嘆了一聲。『妳人實在很好。』大衞頑皮地說。

『謝謝。』

『他——看起來如何?』

我放慢速度，退到一輛大貨車後頭。後視鏡裏什麼也沒有。我的眼前浮起理查•拜倫黝黑、生氣

的臉龐，他雙眉緊鎖，語鋒酸刻，我被他用力抓住的手腕，到現在仍疼痛瘀青。

『看起來很好，』我小心地回答，『不過他很生氣，不太好惹。我了解你爲什麼會怕他；我也嚇壞了。我在懷疑——』我突然放開油門。

『妳懷疑他是不是瘋了?』他小聲地說：『我想——他眞的是瘋了。』

我們駛過加德橋，把車停在旅館門口，往花壇旁椅座望過去，沒見到露依絲，她一定回去了，我們再掉轉頭回阿維尼翁。這一段路程中，我們幾乎沒有開口；我兩眼看着後視鏡，盡量加快油門，而大衞就抱着狗，靜靜地縮在我旁邊。我們不到六點就駛過維那瓦，爬上那座吊橋。很奇怪，才兩天而已，我們回到阿維尼翁，感覺竟宛如回到家；我想是經歷今天的事件後，旅館就已經成了可以鎖上房門，供人躲在裏頭的避難所。

我手挾方向盤，直直地往前衝，覺得最後這十分鐘的路程簡直漫長得令人難以忍受。我們像回窩的小貓般飛快地穿過一條條街道，就在車子衝進停車間，發出輕微的嘎聲停穩後，剛好傳來廣場的鐘聲。

六點正。露依絲一定靜靜地坐在庭院喝她的苦艾酒，跟昨天和前天一樣。

我朝大衞笑了笑，跨出車外。

『我想在晚餐前先洗個澡，你呢?今天我們有個平靜的尼姆之旅。我記得你對競技場很感興

趣。』

他擠出笑臉。『謝謝妳的話。』他說。

我看着他走進旅館，然後轉身投入街道。我幾乎是跑着到扼住整座拱橋的大門，那兒有個擁擠的小咖啡座。我靠着牆，舒適地坐在裏邊，喝着我的飲料——這回是白蘭地。我坐了半個鐘頭，凝望着與阿維尼翁唇齒相依的那座橋。

我找到了露依絲，不是在庭院，而是在她房間翻着素描簿。化妝台上放着一杯少不了的苦艾酒。

『我剛回來，過來確定一下妳是不是已經回來了。我們沒在加德橋見到妳，猜想妳大概走了。』

『我在光影一變化後就回來了，』她說。『你們一定玩得很愉快，也曬了一天吧？』

我把垂在前額的頭髮往後攏，在床沿坐下。

『熱死了。我沒走完全程，根本沒辦法爬一大段路到羅馬古塔，不過其他地方也值得一遊。妳的素描進行得如何？』

露依絲皺皺眉，看着素描簿。

『馬馬虎虎。線條不錯，但是，那光線，沒法控制。如果去掉拱橋的投影，看起來就像美國起士，如果把影子加上去，又好像是尼龍網的織目那般粗肥，顏色無法上到方格子裏。』

她喝了一口飲料，關心地看着我。『妳沒有累過頭吧，夏綠蒂？妳看起來好疲倦。別忘了妳並不是如自己想像的那麼堅強。』

『我沒事。』

『當心點，就這樣。這種天氣不該冒險和——』

『我沒事，』我又說了一遍。『至少吃一頓豐盛的晚餐就會沒事。』

我回到房間換衣服。我沒有時間洗澡，只匆匆地用冷水擦拭了一下，套上我那套淺綠色的洋裝。我梳着頭髮，雙眼凝視着鏡子，見到一張慘白無色的臉龐。我貼着鏡子，鏡中所呈現的一雙眼眸和嘴角，令我想到在車中，大衞回頭看着我的那張臉，似乎驚恐萬分。我皺皺眉頭，從抽屜裏找出胭紅。我一直想把遇到大衞父親這檔事丟到腦後，等到我平靜下來再來思索。但，它顯然已經對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到底我得到了什麼？瘀紫的手腕和一些嘲諷？面對一個神智不清的人所自然產生的恐懼？我確定頭腦不清的人——甚至大衞也這麼認爲——是絕對不會那樣對付一個陌生女子，即使是她不願讓他見到他兒子。

我在顴骨和髮際之間抹上胭紅，並且撲了一些粉底。整個人看起來好多了。再塗上桃紅色口紅，這下從鏡裏回望我的，就換成一張容光煥發的面孔。幸好有化妝品，我一面把它們放進皮包，一面想道；不僅看起來比較好，自己也感覺舒服多了。那晚我沒有再想到理查・拜倫。我確信他沒有跟到阿

維尼翁。大衞只要再躲個幾天就要前往海岸區，法國大得足以讓一個小孩失去踪影。我是幫不上什麼忙的。

我拿起皮包，明顯地見到手腕一圈藍色的瘀痕。我把手臂翻轉過來，細細察看理查・拜倫的手指深陷進我皮膚留下來的瘀傷。接着又想到我腕上套着一只銀色的寬手鐲，撥開一瞧，竟也是傷痕累累。憤怒之下，我渾身又發起抖來。

『去他的！』我厲聲高嚷了一聲，方走出去找露依絲。

今晚這頓晚餐的確不錯。第一道是冰南瓜，接下來是香菇烤魚。我們已經心滿意足，可以就此打住，但還有下一道酒黃鵪鶉，然後是雞蛋薄餅，最後，是咖啡和燒酒。

我們坐了很久，又走到市中心廣場，再坐下來叫了杯咖啡。露依絲談了很多光影、光線以及她在博物館見到的畫作，不過我沒有專心在聽。我只是坐着，喝我的咖啡，覺得非常、非常的疲倦。

我們大約在十點半回旅館，庭院裏已空無一人，只有那隻瘦小的貓自由自在地縮在宇宙樹根。我向露依絲道過晚安後就逕自回房。全身依然乏力，機械式地脫掉綠色洋裝，卸裝、梳頭，然後準備上床。即使我累得腦子已無法運轉，我記得當時依稀有種愉快的感覺。

我裹了一件袍子，沿着陽台，走向遠在房間另一頭的浴室。

『洛倫！』

我全身僵硬。那是我在若區多聽見和洛倫・波斯多談話的聲音。

『是你！怎麼回事？到底怎麼啦？』

『洛倫，他在這裏！我看見他了。今天，在尼姆。』

然後是恐懼的深呼吸。接着是門在他身後關上，再來是上鎖的喀嗒聲。

我關上浴室的門，靠在門上好一會兒，腦子裏像一台負荷過重的引擎般運轉。

馬爾斯登。他坐在前往尼姆的巴士上。我把馬爾斯登整個忘記了。

我一定要去問問大衞，馬爾斯登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我躡手躡腳地溜出浴室，在洛倫・波斯多的門外停了一下，裏面有模糊不清的談話聲。 我踮着腳尖繞過迴廊來到大衞房門口， 舉起手想輕敲一下，擔心羅蜜歐如果也跟他睡在房間，恐怕會叫出聲來。

我站住，手舉在半空中，僵硬在那兒。

房間裏傳來小孩悲慟欲絕的啜泣聲。

我站了一會，把手放下，走回自己的房間。

第八章

雖然你是你，我是我，只要我們同時存在於世界，你跑一步，我就追一步

——布朗寧

我睡得很熟，直到翌晨九點鐘，露依絲要去吃早餐，順道停下來敲我的門。

我緩緩地起身，穿好衣服。兩圈黑眼眶淸晰可見，手碗上的瘀傷也未消退，但我套上淺咖啡的麻質洋裝，戴上銀色手鐲，精神好得足以去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的狀況。我走向庭園吃早餐。

大衞已經在那裏，看來昨晚睡得不好，不過他仍給我一絲愉快的微笑以爲招呼。羅蜜歐則在桌底下搖着牠那愚蠢的尾巴，洛倫從抽了一半的煙後頭抬眼望我。顯然她也沒睡好，鼻翼到嘴角兩側，深

深地劃上皺紋，美麗的臉龐突然間老了，也變醜了。我對她感到幾許同情。

她說：『早安，西柏太太。昨天很謝謝妳帶大衞去玩。他一直告訴我玩得十分痛快。』

我輕聲說：『很不錯，我們玩得很愉快。除了味道不好聞外，尼姆可說是個可愛的地方。我希望改天大衞也能跟我一道到別的地方玩。』

我瞥見大衞飛快往上看我一眼，然後波斯多太太說：『妳眞是太好了。不過我們計畫很快離開阿維尼翁到尼斯去。』

『希望你們玩得愉快，』我說完，她和我就像兩具機械娃娃，僵硬地對視一笑，我往前走到我們的座位坐下來。

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四下打量。那對從紐加塞爾來的夫婦也在那裏，老媽媽一迎上我的視線，立刻愉快地與我擺擺手。卡瑞還沒起床吧，或者她要花一大段時間才能完成她令人觸目驚心的妝扮。年輕的那對美國夫婦，緊緊地依偎在一起，手握著手， 四目相交。 保羅・費爾那法國人倒是不曾出現。但是馬爾斯登就坐在覆滿葡萄藤的格子棚旁，心無旁騖地喝著咖啡，看著艾略特的詩集。

露依絲崇拜地說：『一大早就閱讀詩集的男人，一定無所不能。』

她說得不錯，我暗自想著在黑暗中，他那堅強有力的聲音『……我使妳脫離困境，不是嗎……我會處理這一切，妳會相信我，對嗎？』

『今天還要去遊覽？』露依絲說。我把這些回憶擺脫，又倒了一杯咖啡。

『今天要跟妳一樣。』我說。

『坐在樹蔭下喝冰葡萄汁？』

『一點也沒錯。』

『累了嗎？』

『有點。妳說得對。昨天在那種大熱天下差點讓我昏了頭。 我今天要留在旅館， 想想明天做什麼。』

此時人們陸續離開，嘴裏猶討論著整日的節目。德國人邊走邊爭論著旅遊指南，旋不久美國來的年輕夫婦也相依偎地朝共和門而去。這時，大衞也站起身，和羅蜜歐一塊走進旅館，馬爾斯登隨後進去。洛倫・波斯多又點上一支煙，眼光凝視著遠方。我向露依絲打聲招呼就離開座椅。也許現在我可以到大衞房間問他馬爾斯登的事——如果洛倫確實認識馬爾斯登，他也確實幫過她和大衞的忙，那麼洛倫爲什麼不將這層關係告訴大衞？如果大衞知道有個人在保護他們，或許他會覺得比較有安全感。

也有可能大衞知道。我爬著階梯，一邊想道，不過昨天在我們見到坐在巴士上的馬爾斯登時，他並沒有說出來，在旅館中也表現得與馬爾斯登素昧平生的樣子。

馬爾斯登在上面的迴廊，所以我沒有走近大衞的房間，逕自回到自己房裏，收拾今天早晨需要的

東西，太陽眼鏡、一本書，以及我的米什蘭遊覽指南。我又走入迴廊，知道和大衛私下講話這事又得擱下，因爲他和羅蜜歐以及馬爾斯登一道走上階梯。

『……所以我今天早上會去那裏，』大衛正在說：『不去河邊。』

『我正想要去那裏，』馬爾斯登說：『介意我和你一塊去嗎？』

『當然不會，先生……』聲音微弱下來。我走回房間，揣想著大衛似乎知道馬爾斯登和他們的關係。接著我聽到他們走進庭院，就在陽台下面，我往窗口站過去。

『……北面的高塔，』馬爾斯登說：『我不曉得他爬了多高，你有上去嗎？』

『沒有，』大衛說。我看到他在後母桌旁站住。『我打算去若區多。』他告訴她。『馬爾斯登先生也要去。從那裏可以欣賞渡船的景致。』

不錯，我看著他們一起往若區多過去，你也可以在那裏欣賞通往尼姆和蒙特貝利那座吊橋的景色。我懷疑大衛還要度過多少這種奮鬥的日子，時時刻刻監視一輛掛著GB牌子的灰色大轎車。

這天就是這樣打發的。露依絲和我按照計畫，坐在花園裏喝著冰涼的葡萄汁，懶洋洋地看著自動噴水器澆灑草地。然後她拿出素描簿，開始畫起景來——有瘦小的孩童，有坐在一旁，一邊編織飾物，一邊看顧小孩的老婦人，有衣衫不整的男人，走在碎石子路上，也有穿著神袍的牧師正在教堂前

面走動。我拿出書來，想專心閱讀，但書本上却是一對憤怒的眼神和濃密的雙眉，還有露出獰笑的嘴角。我一把將這些甩開，打算集中精神閱讀，但是好幾分鐘後，我還是盯著同一頁紙張，也沒有看進去一個字，我的頭腦只是像損壞的唱片，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妳這小婊子，妳這小婊子，妳這小婊子。我攏攏頭髮，彷彿藉著這樣的動作，我就可以將腦袋的記憶揮去。但不久後，我就放棄看書的念頭，只是坐著，無所事事地玩弄著我的太陽眼鏡，希望自己也能畫畫——做什麼都可以，只要能使我不停打轉的思潮停止。

『露依絲。』

『嗯？』

『我們去吃中飯吧。』

『時間到了嗎？』

『差不多了。我們最好回旅館，妳覺得呢？』

我們在這庭院裏慢條斯理地用過午餐，再抽了不少煙，大衛和馬爾斯登始終不曾露面。保羅．費爾坐在他的位子，越過杯沿對我微微一笑。除了他和我們兩人，其他住客，包括洛倫．波斯多都不在。

『我想回去休息一下。』我說完，就站起身慢慢走回房間。

出乎意料的是，我睡得又沉又香，直到傍晚才醒來，頓覺精神百倍。我梳洗過後，套上淺綠色的洋裝，只覺得心胸快活，好似烏雲已散，只留下春天充滿希望的陽光，照耀在濕潤的草地上。我曾歷經一段不愉快的遭遇，嚴重地令我覺得不安，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理查・拜倫的瘋狂舉動將被我埋到心底深處。我一面唱歌，一面把銀色手鐲套在瘀傷處，然後愉快地梳着頭髮，對鏡中的自己微笑。

至於大衞——烏雲又湧上，但一陣涼風吹過，立刻煙消雲散。大衞的問題是個悲劇，但與一些更不幸的事比較起來，也還算單純。有兩個大人會照顧他，倘若我在若區多聽見的話屬實，洛倫・波斯多終究會嫁給她的救援者。唯一的問題就是小心看好大衞，不要被他父親找到，當然這並非困難之事。就算我有什麼想法，也幫不上大衞一臂之力。那是波斯多太太的問題，我只是個陌生人，跟他們也不過再幾天的相處。我只能做一件理智的事，那就是將這些忘得一乾二淨。

『露依絲，我有個主意。我就像吉普賽人一般靜不下來，沒事做令我覺得難過死了。我想開車去來博斯過一、兩夜，妳想不想去？』

『來博斯？在哪裏？有什麼好玩的？』

『它是個小村落，就在阿維尼翁南方的山坡上。我想一定是個氣氛截然不同的地方——有廢墟，荒棄的城莊，還有小旅館等特殊的景致。我喜歡這些東西，反正，離這兒也不過幾哩路。』

露依絲放下梳子，又拿起來梳頭髮。

『妳要我去——我是說，妳不想一個人去嗎？』

『都無所謂。我問妳的意思，是想如果妳有興趣欣賞沿途景色，就一塊去，不然，我也能玩得很愉快。』

她從鏡子裏看我一眼。『確定？』

『當然。我猜妳不想去？』

『沒有特別興趣。我寧可在這裏閒散地畫畫。但如果妳——』

『就算我沒問吧，這只是我一時之念，覺得滿想去走一圈，妳別受我的影響。我去打個電話，問看看旅館有沒有房間，我打算開車到那裏晚餐。』

露依絲坐下來穿鞋子。『妳知道，』她抬頭看著我，『我一直在擔心昨晚——嗯，有什麼事發生嗎？』

『什麼也沒有。』我狀似愉快地扯著謊。『我很疲倦，不過下午睡了一覺後，就舒服多了。我對阿維尼翁有些厭煩，所以我才想今晚到來博斯去。妳確定不去？』

露依絲依然搖搖頭。

『不想。妳到那裏是去和大自然及廢墟裏的鬼魂打交道，聽起來怪恐怖的。』

我下樓打電話到來博斯旅館，很幸運今晚我可以有一間房間，明天則不一定。我像剛被釋放的犯人，匆匆跑回我的房間，把睡袍和梳洗用具塞進皮包，再走下樓和露依絲說聲再見，就逕直去開車子。

事情進行得十分迅速，一下子我就離開了阿維尼翁，朝奧崙前進。這時，才有空檔思索我的意圖。當我一面將車子維持在夜間開車的最佳速度，一面認眞思考這件事時，這個臨時興起的主意似乎變得絕對有必要。我只想離開阿維尼翁，甚至片刻也好。我也想獨自一個人靜下來。我也很高興露依絲不來，其實就我的了解，我早猜中她不會來。不論如何，我所架構的來博斯影像是座空曠的山城，那兒的夜晚闃靜，日出景色優美，正是我所渴望的。

我逐漸不願去想到大衛・拜倫，還有他的父親理查。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直到看了地圖，發現很快就要轉向塔瑞肯的大道時，才覺得興奮中夾雜著不安。

暮色蒼茫，燈火輝亮。在遠遠的後方，我瞥了阿維尼翁高塔最後一眼，它像是一把火爐高掛在樹梢。我的四周被愈來愈荒涼的景色所包圍，灰白的日影漸漸消沉爲紫紅色的黃昏。落日不再是一團火球，而是向四面射出的琥珀色光圈，絲柏樹尖細嫩的枝芽，彷彿迎著光輝顫抖，並且形成陰影。

似乎沒多久，車子就攀爬上最後一座山坡，不到七點鐘，我就將車子泊在旅館門口。

第九章

噢，上帝，為什麼黎明如此早到！

——中古法國詩謠

來博斯這座廢城，位於岩石坡山，是中古時代，貴族的堅強駐地。兩側均是廢棄屋子的街道，仍然有種獨特風味的美。這兒蠻荒一片，異常詭異，很容易滿足像我這樣倍感壓力，而亟需要安靜的人。我帶著些微興奮，細細地體會爬滿我心口的那份憂鬱之情。

我坐在旅館小小餐廳的窗口邊，眺望著遠處斜坡的暮色，享用著孤寂的晚餐。我細嚼慢嚥，最後再把咖啡和燕餾酒拿到外面陽台上，此時，光影已消逝在大地盡頭了。

我又掏出書來看，是中古世紀寫的『我的風磨的信』這本膾炙人口的詩集。不久我就把書合上，坐著發呆。我的眼神投注到破敗的街道，以及充滿鬼魅的陽台，想像著這兒充滿了馬匹、軍士以及旌旗飛揚的繁華景象。

天色已然昏暗，我下去把車駛離旅館大門，再度到街道上打轉一圈。然後把車子留在馬路上，逕自走回我的下榻處。

我不知道在哪裏曾讀到這樣的句子，立在廢墟前觀賞落日，是世界美景之一？我從窗口望進黑暗，捕捉岩石坡的黑影，深深覺得不管是那一本書中提及，都是正確無誤的描述。明天一大早我去觀賞日出，並且看看諸鬼之王亞勒是否眞的乘著黎明馬車而來。我沒有褪盡衣物，只是脫掉洋裝和鞋子，就躺到床上。我幾乎立刻就睡著了。

大概睡了三、四個鐘頭，當我睜眼醒來時，轉過頭去看窗外，天色未亮，但是微露曙光。我開了燈，瞄了一眼手錶，才發現昨晚忘了上發條。我的房間面對東南方，從左邊窗口望出去彷彿隔離了黑暗，留下一道隙縫，並且用鉛筆輕輕地畫上一抹雲彩。空氣沁涼、乾爽、闃靜。

我拉下百葉窗，套上衣服和鞋子。再用冰涼的水冲洗了臉和雙手，頓時睡意全消。披上一件外套後，我就悄悄走出房間下樓去。

我發出了一些聲響，不過好像沒人聽見。我猜這些遊客大概比較欣賞來博斯的黃昏。旅館的大門

沒上鎖，顯然，魑魅的金橘王子並不爲人所畏懼。眞希望我此刻手上有一把手電筒。我小心地跨出門，朝著廢棄的建築走去。我的腳無聲無息地踩在地上。

我不知道自己在嶙峋的岩石坡停留多久，我想是有一段時間，也由於我的徹夜守候，黎明才翩然降臨。此時，第一道曙光射出，東方的雲彩像圍繞著杯口慢慢聚攏，漸漸滿到邊緣，最後衝破黑暗，征服了整個天際，從東方到北方，再劃過南面，雲彩散了，星子迎著曉風，微弱地在天際閃動，一天的序幕就此揭開……

突然間，我覺得寒意襲人。愉悅糾結著憂鬱之情緩緩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寥寥寂寞， 我知道，處在這樣荒涼的環境，很自然會產生這種心情。我渴切希望此刻能抽一支煙。

我伸伸懶腰，默默站著凝視萬線金光，或許是在等待尖銳的晨間序曲劃過星空。

有人在我身後走動。

漸移漸近，然後開口說話。

我轉過身，心臟猛地停止，一雙手按住喉嚨——

『我又找到妳了，』理查．拜倫說。

他就站在離我不到三碼的斜坡，我只能見到他模模糊糊的影子，不過我到哪裏都會認得那鋒利、帶有嘲弄意味的聲音。他站在高處的黑暗裏，我一動也不動，好像被關在上了鎖的空間。我的左手邊和後面，是一道堅實的石牆，右手邊峻峭的岩石往南面的平原直劏下去，而我的正面，則是理查。拜倫。

我仍然不動，等著他。

他點燃一支煙，透過嘶嘶的火光，我見到的正是令我日夜不寧的臉孔，濃黑的頭髮垂落在皺起的眉心，冷酷的眼眸在火焰中閃動。

火柴閃了一下立即滅去。

『你怎麼到這兒的？』我問道，懊惱自己的聲音已然走調。

『妳趁在瑞米街停車加油時，走到對面的咖啡座喝飲料。』

『不錯。你——也在瑞米街？』

『跟妳一樣，趁著加油和洗車時喝杯飲料。我等在妳的車子旁邊，不過我一聽到妳向人家打聽往來博斯的路，我就直接來這裏等妳。此地不像瑞米街那麼熱鬧。妳和我之間有些事要討論，對嗎？』

『有嗎？』

他的聲音失去理性：『妳這個聰明的小婊子，妳明知故問。大衞呢？』

這個問題又來了，不過這一次，我對整件事已早有概念。我知道我不會告訴他答案，也知道他是

個瘋子，我什麼也不會對他說。

『大衞呢？』

『在床上睡覺，我想。』我說。

他做了一個不耐煩的動作，我的喉嚨又緊縮一下。

『妳知道我的意思。他在哪？』

『我不會告訴你的。』我坦白說。要是這會令他瘋狂的話，我也沒辦法，我判斷這樣比支吾其詞好。

他沉默了一會，我又看著他一口接一口猛吸煙。

第二個問題一丟到眼前，讓我嚇了一跳。

他突然說：『妳要錢嗎？要多少？』

『我的錢多的是，』我隔了好久才迸出這一句話。『你打算提供——三十塊黃金？』

他的黑眼眸一瞬也不瞬地盯著我。他又吸了一口煙。

『不過我不拒絕來支煙。』我說。

他掏了一支，再摸出一根火柴點燃它，眼光始終端詳著我。他走近一步，把點燃的煙遞給我。

『怎麼回事？』我輕蔑地說。『你是怕靠得太近，我會把你推下去？』

『妳給我聽好，親愛的小姐，』理查・拜倫不疾不緩地說。『妳不必打岔，我要知道大衛的下落。妳明明知道，却不告訴我。好吧，我會讓妳說出口。』

這支煙一點也幫不上忙；我把它丟到山壁下。我短暫的主動權結束了，現在輪到他來攻擊。

我鼓起勇氣：『你打算怎麼辦？動刑？想想你的年紀吧！』

他粗暴地說：『老天，我正想嘗試呢。一旦我把雙手放在妳身上，後果就不是我所能負責的。我想勒住妳美麗的頸項。』

『我懂，你是蓋世太保。』我的聲音抖個不停。

『有什麼不好？我曾經看過，還是對女人呢。很管用的。』

『別傻了，』我尖聲高嚷。夢魘般的恐懼又回到我身上，全身遍覺寒意。他在微弱的天光下，像是一團令人恐懼的黑影。『如果你敢動我一根汗毛，我就大聲尖叫。』

『別擔心，我不會傷害妳。還不到時候。但是我想我們要把事情說清楚，妳和我之間的事。』

他彈掉煙灰，這個動作令我膽顫心惶不已，我覺得要癱倒下去了，全身發冷、發軟。我伸出發抖的手抱住後面的硬石頭，沒想到它又濕又黏，我的手往下滑了一點。

理查・拜倫的聲音不輕不重，但是却像鎚子敲在鐵塊上，使我爲之震動。

『我想妳已經知道我是誰。我告訴妳吧，我說我是大衛父親的朋友是騙妳的話，妳一定知道。其

實我是大衛的父親，我有權利知道他的下落。』

我默不作聲。我貼著岩石，極力想排斥我在尼姆已體驗過的那種不眞實的感覺，也想揮掉在黑夜中攫住我的夢魘。

『我曾經犯下謀殺罪，』理查・拜倫平和地說，『然後又逃跑了。有人說有過一次經驗，第二次再下手就簡單多了。我可以向妳保證，妳這個小傻蛋，今天我可以像熄掉一支煙一樣，爲我兒子再幹下一票。』

東方的天空在他身後啓開天幕；清晨序曲想必早已吹奏過，但我竟沒有聽見，……黎明伸出它第一隻觸角戳向天際，接著却被一片自我腳底升起的烏雲覆蓋住，我要昏倒了……我的雙手緊抓住石塊……它們自我身邊滑向一側……整個世界都滑向一側，遠離了太陽。

從十分遙遠的地方，有個聲音在黑暗中響起。

『謀殺不是那麼簡單的，妳要知道……』我舉起手微弱地做個手勢，他的身影撲向我，就像老鷹一般撲向我……

我昏過去了。

我被掩埋了，他們把笨重的石頭全堆在我頭上。但我沒死，我掙扎著要把石頭推開，但他們也把我的手反綁起來，我無法動彈……我甚至無法睜開眼睛。接著，是石塊自己離開了我的身體，我稍微

能在靜靜的黑暗中移動我的頭和手。我一定哭了，不然就是我淹死了？……我的臉頰又濕又冷。

我奮力回到意識邊緣，張開眼睛，發現黑暗是具體存在的，我的臉上却是淚水。淚水？我緩緩舉起手，發現不只是臉頰濡濕，甚至前額和頭髮也都濕透了！有人在我身上潑了冷水。我想起來。不曉得什麼原因，我昏倒了，然後有人在我臉上潑了冷水讓我恢復神智。

我模模糊糊地轉過頭。我躺在窗口的一張床上，清晨微淡的灰色天光，透過百葉窗滲進屋來。我四下打量房間。微暗中，我看見衣櫃的形狀……另一張床……有人躺在另一張床抽著煙。我看著香煙發出紅光，暗淡下去，發出紅光，再暗下去。

我喃喃地說：『強尼？』

回話的聲音驅散了我的昏沉，讓我猛地跌回現實。『妳醒來了。誰是強尼？他也在這裏？』

我頓了半晌，說：『你不必管這些。』

『哪些？』

『你在這裏做什麼？你爲什麼不讓我一個人清靜一下？』

他懶懶地說：『這是監視妳最舒服的一種方式。我已經告訴過妳，我爲什麼不能放妳走。妳是我和大衞間唯一的線索，我會一直看著妳，除非我得到我所要的東西。』

我說：『但這是我的房間。你沒想到旅館的人會認出你？即使是在法國，你也躱不了。要是我放

聲大叫你要怎麼辦？』

香煙平靜地吐出煙圈，他的聲音帶著笑：『儘管叫吧。』

我咬住嘴唇。我當然不能叫；我立刻想到尖叫的後果——亂七八糟的事情將會接踵而至，解釋，控告，警察——還有名字……地址。不，我不能叫。

他在陰暗中大笑起來。『反正我會說我是妳的丈夫。我昨晚很晚才到，不想驚動他們。我沒料到妳會訂一間單人房。還好，這裏所有的房間都是雙人房。』

『你要怎樣？』我又說。

『像情人般與妳形影不離。』他舒適地躺到床上。我凝視著黑暗，覺得渾身累得沒有力氣，腦中空白一片。不過我還有意識感到慶幸，幸好我沒有告訴女侍我是哪裏人，職業是什麼。他無法從櫃台得知我的背景。

『他們不會覺得奇怪爲什麼我們各自開車來？』

『我沒開車來，我把它留在兩百碼外，因爲我怕妳會看到我的車子。別擔心這些小事。』

我懶得解釋我根本不擔心。我轉過頭朝著窗戶，也把枕頭轉過另一面，讓臉頰貼著乾爽的枕頭。只能這樣等待清晨。我什麼辦法也沒有，理智告訴我，只要理查．拜倫還需要我提供消息，至少他不會趁我睡覺時下毒手。我想他也不敢冒險動粗，因爲我隨時可以喊人來，情況再不對，我還有一個下

下策，那就是只好不嫌麻煩找警察來調查了。我仍然穿著外套和鞋子，所以我把鞋子脫掉，緊緊裹住外套，踡縮在床上。

理查・拜倫說：『強尼是誰？』

我簡短地回答：『我不想跟你談話，我要睡覺。』

我聽到微弱的扎扎聲，是他將煙蒂擠壓在煙灰缸內。他沉默不語。另一張床的彈簧吱吱作響，我緊張地屏住氣息。但他只是把身體擲進床，放鬆下來。

沒多久，我迷迷濛濛地感覺驚訝，我竟然能夠沉沉地進入夢鄉。

第十章

此後，仁慈被憎惡所追逐——

——莎士比亞

我在一間空曠的屋子裏醒過來，陽光透過百葉簾灑了滿室。窗戶下的陽台，傳來令人愉悅的早餐氣味。好長一段時間，我搞不清楚自己爲什麼裹着外套，如此不舒服地踡縮在被子上。然後我轉向另一張床，頓時睡意全消，一切都記起來了。這不是夢魘，在黑暗的廢墟中突兀的碰面，我的昏倒，以及這失去理智的男人打算像情人般與我如影隨形——此刻，他在枕頭上留下凹痕，一截煙蒂扔在兩張床之間的煙灰缸裏，却不見人影。

我坐起身，伸出雙腿。由於方才跪臥在床，所以四肢略微僵硬，似乎一夜的冒險並未帶給我太多身體上的影響，但實際上我的頭腦是一片混亂。理查・拜倫到那去了？他今天有什麼打算？還有，我該如何，怎麼自他身邊逃開呢？

我走到房門口將門鎖上，接着脫下外套和洋裝沖洗身體，冷水不斷潑到我的雙頰，皮膚微微刺痛，這才感到精神大振。我用力梳過頭髮後，仍穿上那件綠色洋裝，多謝老天和化學家研究發明了這種不縐衣料，我才能不必燙過即可再穿。這千篇一律的洗臉和梳頭工作，令我恢復了不少信心。我一定能想出辦法離開他，回到阿維尼翁，向露依絲編些謊言，再到其他地方度假，直到洛倫和那男孩前往海濱區爲止。或者最糟的情況是，萬一我無法擺脫他，我也要把他引離阿維尼翁……突然我全身一凜，想到如果我又耍了他一次，他會怎麼對付我。

不管如何，我要靜待機會來臨。我拿起書、太陽眼鏡、牙刷，以及我帶來準備過夜的瑣碎東西全丟進大袋子裏，再四下張望一圈，確定沒有東西遺忘後，才把外套披在肩頭，打開門，走進陽台。

理查・拜倫正在這旅館唯一的樓梯口等我。他斜倚着支柱叼着煙，當我一步拖一步走下階梯時，他抬頭拋給我一聲嘲謔式的早安。

『但願妳睡得很好！』他挺直着身子說。

『如果我們是夫妻的話，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我說，『我想抽根煙。』

他遞過來一支煙，我們相偕走進陽台。只有一、兩個旅客仍在用餐，由於我起來的時間已晚，所以多數人都出發到廢墟遊覽，或早已坐車離開。

他隨着我走到陽台角落的餐桌，爲我移開椅子讓我入座。

我看也不看他一眼，就坐在樹蔭下，盯着藍色煙霧捲向爲葡萄藤所覆蓋的陽台牆面。我們靜默地坐着，顯然各懷鬼胎；我可以感覺到他的眼光投注在我的臉上，更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就坐在這張桌子的對面。不安的情緒流盪在我們之間的沉默中。

我仍然只盯着煙，侍者送上來咖啡和牛角酥後就退下。

熱騰騰的咖啡在充滿陽光的空氣裏，散發出濃醇的芳香。我放了一小匙糖，緩緩地攪動着，享受着盛在鮮黃杯子裏，晃動的咖啡色液體。

『吃個牛角酥吧。』理查・拜倫說完就遞給我盛着牛角酥的扁平竹籃。在這個尋常且熟悉的動作中，有某種東西猛地讓我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令人覺得異常不舒服。我拿了一個牛角酥，仍舊不看他，但是回憶却在心中翻攪……强尼遞給我吐司籃、橘子醬……我咬緊雙唇。强尼從來不曾離我這麼遠，竟然走了……我絕望地告訴自己：他竟然已經死了。

我好孤獨。我所有的力量都是來自自己，我也非常清楚自己不是什麼英雄角色，我只有害怕和慌張，更深深地痛恨自己陷入眼前這種困境。

就因爲這種狼狽的處境，才令我食不知味地咬着牛角酥，呆呆地望着岩石後方的平原，不得動彈。

隨着每一口香醇的咖啡入口，我才逐漸好過一些，我腦中仍是一片空白。我也不敢看理查．拜倫，怕他窺出我心中的恐懼。即使如此，我還是告訴自己，他根本不會知道我心中的驚恐，因爲他早就喪失心智。

喪失心智。這杯咖啡突然變得索然無味，我頹然地放下杯子。這才是事情的癥結所在——就算是膽子再大的人面對喪失心智的人也不得不退避三舍，而這個瘋子在不久前，還愉快地誇口他是個謀殺者呢。我得逃開。我不知怎麼逃，但我一定得逃。

隨後我的視線落在我的車子。它正停在離陽台階梯約五十碼遠的馬路上，俯視着岩石坡。我回溯起理查．拜倫昨天半夜講的話……說他把車子停在遠一點，鮮有人跡的馬路上。我的車子性能相當好；雖然在尼姆時，我沒留意他開什麼車，但我相信我車子的身價，絕對比得上一般旅行車。而且昨晚我剛加滿了油。我的隨身用品也都收拾在皮包裏……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逃跑。

再說理查．拜倫既然以丈夫的姿態出現，那麼他應該可解釋一切，並且爲我付賬。

我的心開始急劇地跳動，我還是不敢注視他。我伸手在皮包裏摸索，假裝是在找手帕，實際上是要確定車子鑰匙在不在。我拿出我的詩集，把它放在桌上，就在睡衣下面，我的手指頭接觸到一串鑰匙，我悄悄地把它塞到最上面一層小口袋，好輕易地就拿到。然後我取出一條手帕及一支煙，把書再

放回去，合上皮包。

理查．拜倫劃了一根火柴，越過桌面靠過來。我儘量不去看他，但不知怎的，我抬起眼睛，視線橫越火焰，發現他帶着疑惑的表情正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我看。

『妳到底來這裏做什麼？』他問。

我輕聲回應：『其他人到這兒做什麼呢？來看金色狼羣的獸窩。』

『我不得不懷疑，』他緩緩地說，『妳到底是怎麼捲入這一切的？還有，誰是强尼？』

我的手指緊張地抓住皮包。『你關心嗎？我並不想告訴你，而且今天早晨你使我不太愉快。』

我看見他的手不耐煩地揮了一下，接着又把準備說出口的話嚥回去。侍者不知跑到哪裏去了，此刻只有我們兩人在陽台上。有一對遊客雙雙步出旅館，在陽台上停了片刻，然後走進燦爛的陽光裏。女孩穿着白色衣褲，手上拎着一只暗紅色袋子。穿着卡其襯衫和鬆垮麻質長褲的男人，身上帶着一個時髦的照相機，兩人談談笑笑地朝廢墟踱過去，消失在一塊突起的岩石附近。隨着他們的離去，這個快樂、安全的世界似乎也離我而去，我又單獨面對理查．拜倫，被他關在黑暗的地獄裏。

我們一言不發地坐了一段時間，陽光漸行漸移，斜影橫跨上我的鞋面。不知從什麼地方，又開始傳來急切的蟬鳴聲。

我把半截煙扔到地上，用腳輕輕地踩熄。我伸出手撐住額頭。

『還有咖啡嗎？』我好似十分艱難地說。

他飛快地打量我一眼。

『沒有，已經賣完了。怎麼回事？』

我搖搖頭。『沒事。只是——』我的聲音抖動起來，於是我噤口不語。

又沉默了一會，他仍緊緊地凝視着我。我意識到他的眼光中有着疑惑，不過這回我有一項在尼姆所沒有的優勢——昨晚我的昏倒全然令他深信不疑，所以現在我也要表現出身體不支的模樣。我抬頭看他，我知道我的雙眸閃爍不定，而我塗上桃紅色口紅的雙唇也發乾。

『我很好，謝謝，』我說，『不過可不可以麻煩你要侍者送一些水——或白蘭地；哦，白蘭地最好！』

我並不十分清楚自己要怎麼做，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自知體力小，無法以暴力脫逃，或者可以使用書本上看來的方式，將白蘭地潑進他的眼中，趁他恢復視力前，我可以從容逃逸。

我一定得抓住這個機會，像每一個勇士，迅速抓住這得來不易的機會。

理查．拜倫一再高喊侍者。我不動聲色地垂坐在椅子上，這侍者不知是沒聽見或者太忙，所以一直沒有出現。理查再三嚷叫，復起身走到旅館大門窺探空無一人的大廳，他回頭盯了我一眼，就逕自走進旅館。

這正是我所盼望的一刻。

我一面跑向五十碼外的停車位，一面掏出鑰匙。只不過花了三秒鐘就將車門打開，我急忙溜進駕駛座，輕聲將車門關上。幸好引擎一觸即發，我鬆開煞車，車身就在斜坡上往前滑行。

我從眼角餘光瞥見理查．拜倫和女侍正從大門走出來。他向前張望，我猛地踩下油門全速前進，那女侍不知在向理查．拜倫詰問什麼，他只得轉頭，對她解釋……

就這樣，讓他去解釋吧，我放聲大笑起來。讓他解釋爲什麼他的妻子不發一語就棄他而去，讓他去處理自己一手搞出來的傑作——還有爲我付旅館賬單。

車子蜿蜒滑下斜坡，轉了個大彎，在一片岩石坡邊緣，停着一輛灰色的賓特利大轎車。

賓特利！我悚然一驚，車子猛然煞住。很有可能。除非我能脫離險境，否則就不能放過任何機會。我首先想到破壞輪胎，心中不由得閃過『謀殺』這個字眼。但是旅館有修車廠，也許他們備有什麼材料？我狂亂地繞過石頭，走到車子旁邊。可是我沒辦法破壞輪胎……引擎蓋沒上鎖，我半斜着眼注意後面的馬路，一面打開它。

我去掉火星塞，再用指甲銼把其中幾個螺絲釘鬆開，扯掉電瓶，不到幾秒鐘時間，迅速關上引擎蓋，跑回我的車子。

握住駕駛盤的雙手抖個不停，直到車子又滑下斜坡，我才穩定下來。衝到山坡下，我已經離得好

遠……他可得費一番功夫才會發覺車子開不動的原因。

我終於開到塔瑞肯這條平坦的大馬路上，接着又東轉西拐，不斷向後察看，確定沒有追踪者的影子後，我才得意洋洋地往前馳去。

第十一章

被大熊追逐出場

——莎士比亞

我絕對不能讓他知道阿維尼翁，也希望無論如何都得將他絆住。我不能冒險直接引領他到阿維尼翁，到大衞身邊。我高速駕著車子穿梭在鄉間小道，一邊想著該去哪裏。

如果我能脫身，我就打電話給露依絲，要她來跟我碰頭。她最好雇輛車子，省去拿著兩個人的行李去擠火車的麻煩，車錢當然我來付。但要她到哪裏碰面呢？然後我下定決心，決定採取最簡單也最有效的辦法。馬賽。我聽過這句至理名言，也認爲它確實有道理，那就是愈大的城市愈容易找到藏身

之處。而且，露依絲和我一直想造訪這個城市，這下不就兩全其美了嗎？

就在我一面下決心時，車子也同時轉進一個小鎭——以英國的標準來看，也算是個大城鎭——瞥了一眼路牌，才知道這地方是卡維隆。我將車子轉進一條筆直的小徑，在路旁停了下來，打開地圖。

我這才發現要到馬賽去，就不該過橋，而應該直直朝南走。我得再走回頭路。我咬著下唇，凝視著這條窄小的巷弄，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我再開回剛才走過的路，萬一被尾隨而至的理查‧拜倫碰見，豈不是自投羅網。

我抓著方向盤，急躁地難以下決心。我該怎麼辦……我在浪費時間。我又仔細研究地圖，指頭劃過各種到達馬賽的可能途徑。顯然有三種可能性。我有三條路線可以走：渡過杜倫河，駛向通往馬賽的大路，或者往東穿過阿爾卑斯山，或者回到阿維尼翁。

最後一項立刻被我否決掉。我也決定不去冒會碰見理查‧拜倫這個險走回原路。我打算循著遠路往東走，再開到海濱。我頹然地摺起地圖，發動車子。我沿著只容一輛車子通過的小徑，朝大馬路開去。

突然我猛地踩下煞車，渾身不禁發起抖來。在燦爛的陽光下，我瞧見小巷盡頭的馬路閃過一輛灰色大轎車，朝著東邊而去。

是賓特利。

我第一個想法是讚嘆他竟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修好車子，接著立刻升起一股得意之情。無論如何，至少現在走回頭路是安全無虞。賓特利消失得無影無踪，我可以想見它所揚起的塵土在街道的空氣裏翻滾。

車子飛馳在馬路上，迎面而來的涼風拂過我的臉頰，揚起我的頭髮。但隨著我們馳過，大地似乎完全靜止；在接近正午的陽光下，兩旁直立的樹木毫無生氣地頂著雜亂的黃綠色葉子。遠處，在耀眼的陽光裏，杜倫河和那座長橋已隱然在望。

一長排的車陣正等著過河。

我忐忑不安地加入蛇陣般的車潮。這座橋顯然是臨時的木造橋，長約三百碼，狹窄且不穩，兩頭各有一名穿著制服的管理員控制著過橋車數。

熱氣從車陣中冒上來，簡直令人喘不過氣。我正襟危坐，眼睛在管理員手上的白色警棒和我的後視鏡來回穿梭。

那警棒示意我們後退，接著對面的車陣大肆衝殺過來，沒有耐性的法國人正使出千方百計猛踩油

門，希望搶先一步……

我的神經突然緊繃起來，汽車的呼嘯聲，熱氣，法國亂無章法的交通……然後換我們這頭移動，對面的柵欄已放下，還有三、四輛車仍拚命衝過來。

我緊緊抓住方向盤，一隻眼看著白色的警棒，另一隻眼瞄著後視鏡緩緩前進，後面的車子不耐久等，不斷超前猛衝。

我現在是排在即將過橋的車陣中第三輛，我又抬眼瞥了後視鏡一眼。

然後我見到那輛灰色賓特利從後頭超車直駛前來，插進我後頭的大貨車後面。

遙遠的橋對岸，仍有一長排車陣，我即朝著這個方向緩緩爬行，後面的車子一輛接著一輛緊密前進。我心中開始暗暗盤算。當我駛離橋面往西岸駛去時，那輛大貨車仍像老牛拖車般，尚在橋面搖搖晃晃。

我用力踩下油門，打算好好利用這一小段空檔。車速指標不斷上升，五十……六十……七十……七十三……前方路面赫然橫植一片樹林……我猛然轉向左側，鬆開油門……

幸好安然無事，只是輪胎發出尖銳的嘎聲。我一點也不害怕，除了駕駛外，什麼事都無法讓我安心。

我繼續抓穩方向盤，全速奔馳的車子，就像陽光下的駿馬，旁若無人地在馬路上狂奔。怒吼的輪胎不斷轉彎、上坡、下坡，整個世界除了轉動的引擎、强勁的空氣外，就是一條條在我面前出現的道路。

第十二章

我們逃向南方

——柯立瑞

接著，我發現自己不是單獨行駛在馬路上。我的眼角瞥到右側有一縷白色煙柱，那應該是電車引擎。那縷白柱大約在五十步遠的地方與馬路平行而上，平穩地朝南前進。

我的心跳躍起來，一隻眼睛打量著地圖，前面是不是該有電車柵欄？法國南方有很多這種交叉口，而且電車經過時速度一定會慢下來。親愛的上帝，我告訴自己說，電車速度會慢下來。還有廿分鐘我會到達交叉口，然後趕在那輛彷彿很空的電車前衝過柵欄。我領教過理查・拜倫的速度，我很難

在馬路上把他甩開，我唯一的機會就是到馬賽，只要五分鐘就可令他在大小如蜂巢分佈的街道中失去方向，我又瞥了一眼電車，直踩下油門。

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那輛火車的駕駛是否不斷加速在追趕我的跑車。似乎不太可能，不過它確實是飛快地急馳。我們並行了約莫四百碼，那司機還離開駕駛座朝我揮手。幾分鐘的時間，於我似乎是幾個鐘頭，然後我見到崗亭，以及紅白相間的交叉口柵欄，遠遠看來，彷彿玩具似的。

柵欄敞開著。

但是遠處的艷陽下，有個人正將柵欄放下。

我的跑車像子彈般猛彈出去，我聽見自己發出一聲低沉的呻吟。

崗亭也以飛快的速度猛撲向飛彈。那人抬起手臂要放下柵欄，我拚命用手掌猛按喇叭。

那人顯然十分訝異，驚惶失色地轉頭看我，立卽反射性地避開車道。

隨著跑車的咆哮與奔馳，我迅速通過柵欄。我聽見柵欄在我身後爆開的碎裂聲。

一分半鐘的沒命飛馳，我已經衝過二哩路。

我以一個漂亮的姿勢擠入車水馬龍的街道 。我彷彿瞥見一輛灰色的賓特利等在紅白相間的柵欄後，等待一列長長的電車經過。

我警告自己，不要得意太早。理查．拜倫神通廣大，我知道他儘可以賄賂守護員，讓他在電車通

過後立卽打開柵欄。

所以我一刻也不敢稍停，繼續快速行進。

但我已經開始覺得疲倦了。

我開了好長一段距離，第一次認眞地相信我能擺脫理査．拜倫，在暴風圈移轉後，立卽和露依絲到任何地方旅行，繼續我們支離破碎的度假。

片刻後，或許當我有更多時間思索這件事時，我會對我的好事，時間的浪費感到生氣。我之所以捲進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的錯，我不能完全理解，爲什麼僅憑一時衝動，竟會想與大衞站在同一陣線，並且盡全力去保護他。但此刻，我也有自己迫在眉睫的憤慨。理査．拜倫是個兇手，或許還是個心智異常的人。我必須逃離他，然後，才能好好把這件事想個透徹。

上坡的公路十分平坦，越往上走，空氣愈加新鮮，兩旁遍植的松樹，看起來十分秀麗。接著，就在不遠處，我看見松樹底下有座小巧的酒吧間，外牆漆成艷麗的黃色，四周擺設幾張小枱子。旁邊還有紅色的汽油泵。我突然覺得十分口渴。我不斷說服自己，離開理査．拜倫已經夠遠，我大可以喝杯冷飲，坐個十分鐘；不管如何，我至少也有時間買些麵包捲和一瓶紅酒吧。但沒有用，我奮力抗拒喘口氣的機會，馬賽才是我的休息站。所以我頭也不回地就通過小酒吧揚長而去。

但不到廿碼的地方，我的跑車就突然偏離路面，滑向一側。我一定累過頭了，我一面想著，一面抓穩方向盤，筆直前進。不到一會兒，它的方向又偏了，我再將它開回車道。

我猜是輪胎爆裂了。

但情況還不算太糟，這輛跑車一如往昔，選擇了距離人煙一百碼之內的地點爆胎，運氣實在不錯。於是我慢慢倒車，退回到小酒吧的門前。

有個穿短袖、繫著白色圍裙的胖子在酒吧後面的樹蔭下洗杯子。我斜靠著車門。

『先生……』

他放下洗好的杯子，咧著嘴笑笑地走進陽光裏。

『拜託你，先生，我的輪胎爆了。這附近有修車廠嗎？我看你有賣汽油，這兒是不是有人可以趁我吃點東西時幫我修輪胎？』

他滿臉疑惑。

我敢打賭他是法國人。我抓住他的手臂，沒命似地望著他，抑止不住發抖的聲音說：『先生，這是緊急事件。我……我在擺脫某個人，他就在我後頭不遠處緊追不捨，我不敢讓他找到我，萬一我因破胎被困在這裏，他就會——』

他臉上現出完全了解的表情。

『妳丈夫？』

『是的，我的丈夫。他一直在跟踪我，而且——噢，先生，求求你幫助我——』

他實在太棒了。兩分鐘不到，我們就把車子停到後院，再兩分鐘，他就把一個看似能幹的年輕人從午睡中叫醒，要他用千斤頂舉起車子。總共最多七分鐘，我就被請進屋了，在後面一個涼爽的小房間，他客氣地問我想吃點什麼。

『夫人，請不必擔心，』他大聲說，一邊比手劃腳，『因爲今晚妳會和妳的情人睡在一處安全的地方。』

我懶得和他理論，逕自點了一杯冰薄荷酒，再點一份需費時準備的食物，讓他好利用這段時間換輪胎。

『一份煎蛋捲？只要五分鐘時間就好。夫人。夫人累了嗎？我們馬上爲妳準備，讓妳恢復疲勞。』

差不多五分鐘，煎蛋捲就送到我的面前。香噴噴的蛋捲，是用新鮮的奶油、蜂蜜和咖啡製成的。

我喝下一口飲料，就開始吃將起來。我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點心，兩、三口就把它吃個精光。

我將殘餘的咖啡一飲而盡，站起身正想離去，就聽見外面傳來刺耳的煞車聲。我全身血液凝固，

杯子仍拿在半空中。他的聲音清晰地從半掩的門縫傳進來。說了一些客套話——

『不，謝謝你，我什麼都不想喝，我沒有時間。我停下來只是要借問一下，半個鐘頭前，你有沒有注意到一輛深綠色的英國跑車經過這裏？』

『深綠色的跑車……』我聽到胖主人緩緩地重複說著，還有他沖洗杯子的碰撞聲。

『深色的跑車，英國的……』他頓了一下，我知道理查・拜倫和我各在門扉的兩側，緊張地等待他說下去。『是由一位小姐駕駛的嗎？』胖主人問。

『是的。』我幾乎可以想得到理查・拜倫歡欣的眼神。

那胖子用平平的語調回答，『不久前，是有個年輕女孩駕著一輛深綠色跑車經過，她開得很快。這是你問的那輛車嗎？』

『不錯。多久以前？』

聽起來胖子似乎聳聳肩後再回答：『大概廿分鐘，廿五分鐘，或者半個鐘頭——誰知道？我沒注意，不過她開得很快，而且……長得很標緻，所以我記得那輛車。』

他喃喃說著謝謝，立刻就聽到賓特利的引擎發動聲。然後就只留下微風拂過松樹的沙沙聲，還有玻璃杯的碰撞聲。

不久，胖主人就走到屋子後面來。

『他離妳不遠，』他說。『不過現在妳讓他多走一些路，他就遠遠超過妳了。夫人是不是要走原路開回去呢？』

我想了一會，搖搖頭。我不想冒險回去阿維尼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我就等在這兒，連續抽了兩根煙後，從隔壁一條路開進馬賽，然後再打電話給露依絲。當我一見到她，我會把這一切說給她聽；我已經厭倦單獨玩這項遊戲。我相信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大衞不會怪我失信於他。

我問胖子說：『是否還有其他小路可通往馬賽？』

『有不少。當妳經過奪命山峽後——』

『奪命山峽？』我嚇了一跳，問道。

『那是在這座山坡的頂端，從那裏開下去就是馬賽。這條馬路貫穿岩壁，非常險峻。』

『但爲什麼叫奪命山峽？』

『因爲那裏有許多落石，而且經常有一些土匪出沒，等著搶人東西。』

『通過那裏之後怎樣？』

『那兒有一條下坡路直接通到馬賽，在經過整片樹叢前會碰見許多叉道，通向不同的城市，最好小心依照地圖行駛。』他突然微微一笑。『他在那裏等妳對嗎？』

『他——誰？噢，是的，當然。』我說。我一下子忘記當晚我要在馬賽與情人幽會的謊言。『你實在太好了，』我一說完，他就誇張地聳聳肩。

『沒什麼，如果一個人不能幫助陷於危急的美麗小姐——那他算什麼男人呢？不如死掉算了。』

他向我道別後就走出去，我又坐了一會兒，平靜地抽著煙，任時間慢慢溜過。我逐漸有種寧靜的感覺，覺得這裏就像是個安全的堡壘，我不應該離開。我放鬆身心閒坐著，相信這一坐，絕對不止一個鐘頭。看看手錶已經差不多三點鐘，我才勉強站起來，準備上路。

我找到胖主人，付了我該付的錢，又不斷向他重申謝意，再給換胎工人一筆小費，才將車子由屋子後院繞到馬路上。

很快地，那間小酒吧就讓我遠遠拋到後頭，我又在陽光的陪伴下，繼續未完的旅程。我不再死命地趕路，一方面是無此必要，一方面也是我不願讓跑車在石子路上活受罪，再冒一次破胎的險。還有，經過昨晚一夜的緊張，以及一天的亡命飛車，我已經開始覺得頭痛，昏昏欲睡。

所以我穩住方向盤，慢慢地行駛在石礫路面，一面專心駕駛，一面眼觀四方，循著前往馬賽的路行走，以免錯入歧途。

越爬越高，白色的石子路漸漸轉成紅岩石，山路越來越窄，到最後，我見到一條像一道白色裂痕的新路將峻峭的紅岩石劈成兩半，有輛老舊的貨車正停在交叉口的岩石後面。

奪命山峽。

遠處藍藍的一片，就是地中海。

我下達一道指令給跑車，它就咻地一聲往斜坡俯衝下去。在我面前，這條馬路隱沒於環繞著馬賽的小山坡，而這個世界上最可愛的海濱馬賽，就在不遠了。

我將車子慢下來，在我的左前方幾碼路遠的地方，那輛老舊的貨車赫然又停在路旁，我行過它身邊，往前滑下。

我應該會看見它與我錯車才對，但我發誓絕對沒有。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會令理查・拜倫對酒吧老闆的話起疑。不過，一路上我只是沉浸在馬賽所帶給我的希望中。但是，他顯然不相信他的話。灰色的賓特利從大貨車後頭滑出來，一聲不響地就跟在我車子後頭。

第十三章

兇手再度上場

——舞臺導演

當然，我再也施不出什麼招術。就算我不是這麼累，我也沒希望，沒有機會再擺脫他。我被擊敗了，我承認。我平靜地往前開著車。

除了頭痛，我的腦中沒有任何意識，甚至盼望能立刻停下車來，擺脫陽光的照射。我仍然若無其事地手握方向盤，彷彿背後並沒有灰色的轎車也沒有一個瘋狂的人跟著我。

沒多久，我們就開到馬賽的郊區。沿著大路開了約莫兩哩路，兩旁盡是老舊的房子和亂糟糟的商

店。很快就看到電車軌道，市區的交通也開始呈現在眼前。有卡車、貨車，各式各樣大小不同、國籍各異的車子夾雜在一起——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輪子都行駛在馬賽的大街小巷，尖戛聲交織成一幅詭異的景觀。

我也機械式地陷進其間，換檔、煞車、轉彎。我後面那輛賓特利如影隨形，和我的距離絕對不超過十碼遠，也不少於四碼。

我甚至也不看它一眼。這場遊戲到此結束，我不想再繼續了。我的太陽穴跳個不停，好像有什麼千鈞重擔壓在我肩上。我也不再去想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了。

奇蹟爲什麼會出現，我甚至也沒注意到。

我首先發現後視鏡中沒有賓特利車的影子，除了一輛騾車，什麼也沒有。

我呆呆地愣了三秒鐘，然後偷偷回過頭去看。大約在一百碼外，有一輛從死巷退出來的卡車，擦撞到正好行駛過的電車，恰恰擋住了賓特利的行車道。我不知道賓特利是不是也被撞到，不過，圍觀的人羣愈來愈多，人聲嘈雜……十分興奮，……警察也來了……

這個意外會耽擱他好幾分鐘，甚至幾個鐘頭。

就像一個即將昏倒的人抓住最後一絲意識，我立刻將車子轉進小巷子，加速油門……左轉，右轉，右轉，再左轉……不好，是條死巷，趕緊將方向盤打向右邊……前頭有間修車場，幾乎被一些公

車、卡車塞得快爆滿，我轉進去，找到一塊陰涼的空地停下來。

我仍然機械式地關掉引擎，拿了皮包、地圖、眼鏡和外套後跨出車外。

我不記得我跟停車場老闆說了些什麼，只不過預付了他錢，還有點頭腦地跟他要了張印有地址的名片。

我遠離市區，朝想像中海邊的方向走去。沒多遠就有一家旅館的名稱吸引了我的視線，我記得曾在米什蘭導遊册上見到。既然如此，裏面陳設應該乾淨舒適。我就走進櫃台，登記了名字，爬上大理石旋轉梯，到了三樓，有位女侍引領我到一間小巧但一塵不染的房間。

鎖上門，我緩緩在床沿坐下，大約有五分鐘，我甚至無法闔上眼睛。百葉窗緊緊閉著，將太陽、喧嘩的市囂聲都擋在外頭。床頭上放了一個雪白的玻璃水瓶。

我這才發現口乾舌燥，一把抓起水瓶連喝了好幾口。我開始慢慢將衣服一件件褪下來，再一件件摺好擺在床上，冲了一個舒適的冷水澡，擦乾身子，然後套上我的軟質睡袍，又喝了好幾口水，再將摺好的衣服移到一張椅子上，就一頭栽進被褥中。

這一天所發生的一切漸漸淡去、模糊，遠處依稀有喇叭聲……理查·拜倫一定在幾哩外，他或許被關到監獄裏去了……或許他就在門外……一切都無關緊要了。

我沉入夢鄉。

我醒來時差不多是六點鐘，一時間，迷迷糊糊地搞不清楚自己置身何處。

我在床上躺了好一會兒，享受著身體的溫暖和柔軟的床鋪所有的閒適感，接著才起身又穿上綠色洋裝，繫上一條寬皮帶，再套上鞋子。

我已經餓得饑腸轆轆，我先得解決民生問題。我想出去買些食物和酒，把自己安全地鎖在房間裏，不過立刻又決定與其出去買食物，倒不如就在咖啡館解決。馬賽不像尼姆或阿維尼翁，它是個相當擁擠的大城市。我只要避開大馬路，找一間不起眼的小餐廳就行了。吃完回到旅館後，再撥電話給露依絲。

我記得我曾讀過有關馬賽的介紹——城市被坎培爾這條歐洲最繁忙的街道分成兩部分，站在這兒，不消片刻，整個世界就會在你面前繞過一圈。有人就說，只要在坎培爾坐一陣子，你所知道的各種人種都會出現在你眼前。我在想如果我是理查．拜倫，我就會在那條街上選一間舒適的咖啡廳坐下來，看看有沒有一個穿著淡綠色洋裝的女孩。

所以這位穿淡綠色洋裝的女孩必須到另外的地方。

我帶著鑰匙下樓，禮貌地和女侍打聲招呼後，就步出外面街道。陽光斜斜地射在人行道上，感覺空氣很溫暖。

睡了長長的一覺，疲憊之情已然消退，只留下一種恍惚的不真實感，好像經歷了一場夢般。行人三三兩兩自我身邊走過，馬路上的交通依然川流不息，但這些彷彿都和我的世界無關；所有人類就像會走動的樹，沒有任何突出的個性或外表，是我的夢魘中無關緊要的襯底背景。

唯一活著的人，是我夏綠蒂．西柏，沒有她，這些事都不會發生……。

我加快腳步，走到街道盡頭，朝左右方向瞥了一眼。右邊望去只是普通街景，所以我向左轉，穿過一條小巷弄，直直朝海邊下去。片刻，我才了解我正往港口前進。

我遲疑下來。曾經有人說馬賽是一個詭異的都市……港口附近是不是聚集了一些邪惡的鬼怪？左邊有一條叉路，我停下來，舉目張望。

不到一秒鐘的猶豫，我就選擇往港口走去。因爲他在那裏，我的敵人，就在遠遠的街角，和我一樣遲疑不前。後來我知道那裏可以通向坎培爾大道——到目前爲止，我還沒走錯一步。於是不管港口有什麼古老傳說，我仍是毫不猶豫地走下去。這時，我相信我還是很高興有此機會目睹馬賽的風采。

走著走著，在進入港口的那條小路前，我又停住腳步。這個港口非常遼闊、寬敞，一目了然，可清楚地見到潮水不停地拍擊著泊在海港的各式各樣船隻。

我只略微沉思一下，就穿過前面廣場往最近的人羣中靠過去，希望讓自己迷失在其間。大約有

廿、卅個人站在電車軌道和岸壁間高聲談笑，我立刻加入他們，我小心戒愼地朝剛才走過來的街口望了一眼，他並不在那裏。

然後，我才知道爲什麼這一羣人要聚集在岸壁旁。

有一個面頰緋紅，眼睛佈滿血絲的老船手，突然出現在下面一艘汽艇與岸壁的踏板間。

『來吧！』他大聲吆喝。『到水龍宮一遊吧！』

同時，另外一位裝束相同，像喝了過量的酒而雙眼通紅的老人，也出現在隔壁另一條船上。

『來吧！』他高聲嚷道。『這裏才是通向水龍宮之門！』

羣衆紛紛步下兩排踏板，看起來好像我的護牆四分五裂的，我一個人孤單單地被留在港口的一隅。

我把視線投到街角，剛好看到理查。拜倫出現。他扭頭向後看，再轉到廣場的方向，幸好沒注意到岸壁這邊，他一直望著熱鬧的坎培爾那一頭。

我慢慢踱下最靠近我的踏板，走到最前面的涼篷坐下來。泊船的位置比岸壁低很多，我相信從他站立的位置絕對看不到我。看來我眞的是要到水龍宮走一遭了。

舵手不必要地吆喝一聲，我們很快地就滑過平靜的水灣，駛出港口。

一路上，我的心情一直無法雀躍起來。我又被原先的恐懼所攫住，心中充滿了絕望。我似乎再也擺脫不了他，好像有什麼東西緊緊把我和他拴在一起，我到哪裏，他就跟到哪裏，不管我躲到什麼地方，他總是有辦法找到我。

我坐在水龍宮城堡低矮的欄杆上，看著平靜的海水湧上來又退下去，輕輕拍打著小石子。

我覺得周遭一切彷彿是一個夢，而海水的呢喃則是夢裏的迴音。

我坐著一動也不動，船開走了，又開回來，卸下一波波的觀光客，他們嘈雜地在我四周遊蕩著。我猛地站起身，跨進正等在岸邊的船。我的手錶告訴我，我已經在這個小島上枯坐了一個多鐘頭；無疑地，他應該早已經走了，我這樣安慰自己。再碰見他的機率很小，只是換得我自己的饑餓和疲憊，我還是儘快回去，好好吃一頓才會比較舒服。

回去的行程好像比來時要短很多。天色已經全暗了，海岸整排的燈光彷彿是一串項鍊。我坐在靜靜划行的船上，舒展一下四肢，却仍解不開繃得緊緊的情緒。我根本不敢瞥向暮色中的壁岸，去看看這最後一遭潛逃功夫是否奏效。但我知道冥冥之中，有某種強烈的力量，會引領理查。拜倫在踏板前等我。

船隻終於靠岸。船上的人紛紛站起來，搖搖晃晃地登上踏板，我走在最後面。

我甚至還沒見到理查。拜倫，他就攙著我的手臂，扶我走向岸壁。

第十四章

命運之神，我來了，就照祢所希望的，帶著憂傷和痛苦；引領我的是他擎著的火炬中那愛情火花。

——馬維爾

他走在我身旁，一隻手抓着我的手肘，行人來來往往，但感覺上好像只有我們兩人存在。人聲嘈雜，但我只聽見我們的腳步聲，和理查・拜倫的呼吸聲。

他說，並不是很溫柔地：『我們還有一些話要談，妳知道的。』

我體內有某種東西似乎爆發了，由於恐懼和疲倦，我一直無法感受到的憤怒終於爆發。我猛然停

住腳步，轉過頭去面對他，如潮湧般的人羣在我們身旁流動，但他們完全不存在，這裏只留下我和我的敵人，在憤怒的漩渦裏。

我直勾勾地瞪着他，忿恨地說：『你高興談多少就談多少，這是你不擇手段所要獲取的，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根本不打算告訴你任何有關大衞的事，我非常清楚他在哪裏，你儘可威脅我，但是，沒有用的，完全沒有用。』

『但我是——』

我打斷他的話：『你已經告訴過我你是個兇手，你想我會把他交給你這樣的人嗎？我知道在你謀殺你朋友那晚，你也曾對他施以暴力，好好想一想，理查．拜倫先生，大衞是個可愛的小孩，就算他是你的兒子，我也——如果你敢動他一根汗毛，我就殺了你！』

混雜着憤怒、緊張的熱淚不斷自我眼眶淌下來，滑過面頰，淚眼迷濛之下，我無法看清他的臉，好一段時間，他沒說一句話。

『老天！』最後，理查．拜倫用一種很奇怪的腔調說。

『還有，』我的話還沒說完，『你——你更破壞了我的假期，我已經期待這個假期好幾年了。』

說完了這些愚蠢的話，我突然抑止不住，開始無望地嚎啕大哭，雙手捧着臉，熱淚不斷自手指滲出。我別過頭去，身體搖搖欲墜，但他的手掌用力地撐住我的手肘。

接着他又開口，仍然是同樣怪異的口吻：『吃點東西後，妳會比較好過些，走吧。』

他帶着我沿着人行道上走，我極力控制自己，不斷在皮包裏翻尋手帕。 然後我們就走進一家小巧、雅緻的餐廳，幾張餐枱散置在小庭院裏，在壁燈的照耀下，顯得非常柔和。坐下來後，我四下打量園裏嬌艷的玫瑰花、淺白的餐巾、玻璃杯，和閃閃發亮的銀器。理查．拜倫遞給我一杯水，我的手還在發抖，他平穩地握着它，讓我有足夠的力氣舉到唇邊。

他的聲音極其溫柔，好像從很遙遠的地方飄過來：『多喝些，妳會覺得好過點。』

我啜了好幾口水，它的確好像什麼提神劑，立刻在我喉嚨蒸發， 我咳了幾聲， 但呼吸却平穩下來，我發現已經能控制遏止不住的抽噎。

『全部喝完，』理查．拜倫說。我依着他，將身體深深地陷進柔軟的靠墊，雙眼闔起來，好讓自己在鮮花、飲料中鬆弛下來，我的骨頭彷彿已融化，柔和的燈光垂在我的睫毛，很奇怪，我竟然能如此滿足地倚着軟墊，什麼事都不去想。

我聽見他溫和地用法文點食物，接着就是銀器的叮噹聲，睜開眼一看，有個穿着潔白制服的侍者正推着餐車過來。

理查．拜倫低聲對他說了些什麼，沒等我開口，侍者就開始為我布菜，我還記得那一晚豪華的大餐，光是各式顏色美麗的生菜沙拉，就令人胃口大開，侍者又為我的杯子添上白酒，我一句話也沒說

就喝下大半杯，然後開始吃將起來，我能感覺到理查·拜倫的眼光一直在我臉上逡巡，但他什麼話也沒說。

侍者又繞到我身旁遞上開胃菜、主菜……最後還有水果、咖啡。終於侍者撤下盤子，留下我們兩人單獨在庭園裏。

我靠着椅墊，靜靜地享受着這柔美的氣氛，彷彿剛從麻醉後的長眠中甦醒過來，有些恍惚，耳畔依稀嗡嗡作響，這個朦朦朧朧的小餐廳好像成爲夢境中的一幕。

我向理查·拜倫望了一眼。

他低着頭坐着，兩眼盯着酒杯殘餘的白蘭地，昏迷的燈光自他身後照下來。我第一次不帶有任何疑懼地注視他，燈光明顯地突出他的臉頰和下巴美好的線條，也在垂閉的睫毛投下兩彎似有若無的影子。首先讓我感到悸動的是他那非常陰鬱的表情，他垂頭玩弄着酒杯，眉宇、嘴角緊緊地糾結着。

他突然抬起眼，凝視着我，我的心臟猛縮一下，然後直直地迎着他的眼光。

『妳現在覺得怎樣？』

『好多了，謝謝，多虧你救了一個難民——我看起來一定——』

他笑了笑，好像突然變成了陌生人。

他說：『當妳爲妳的外表担心時，就表示妳已經好多了。』

他爲我點上一支煙，他的眼神在跳躍的火光下顯得非常嚴肅。他平靜地說：『現在我只想問妳兩件事——』

我的臉色一定爲之大變，因爲他立即加上一句：『求求妳不要露出那種表情。我是個大混蛋，我很抱歉，但看在老天的份上，拜託妳不要再那樣看我，這些問題對妳是無害的，不過妳若是不想回答，那麼我就讓妳走，等到妳願意告訴我時再說。』

他停頓一下，一時間，這個空間好像成爲死沉的北極。

又來了，我暗自忖道，他垂眼盯着杯子，我無法看清他的眼神，但從他說話的聲音，我可以感覺得出過去令我害怕的脅迫感。

他說：『大衞怎麼樣？他是不是很好——很快樂？』

我訝異地看他，我以爲會是完全兩樣的問題。我說：『就我所見，他非常好，不過，我不認爲他很快樂，他很孤單，而且，很害怕。』

『很害怕？』他盯着我，猛地將杯子往桌上一放，發出很大的聲響，雙手緊緊抓着桌角，青筋明顯地突出，他的煙在煙灰缸上，吐出一縷縷藍煙。理查·拜倫隔着一層煙幕，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我重複：『害怕——怕什麼？』

我揚揚眉毛：『當然是你。』

他的反應完全在我預料之中；驚惶失措，瞪目結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事，原有痛苦的表情又回到臉上，可以看出他極力想揮掉這層記憶。

他聲音平板得怪異：『我？妳確定是我？他有這麼說嗎？』

我懂了，我像他一樣睜大眼睛，好像看着貓頭鷹一般瞪着他。

『爲什麼？』我輕聲說，『爲什麼？我不相信你會殺你的朋友，我也不相信你會傷害大衞，我相信你是愛他的，是不是？』

理查．拜倫痛苦地抿着嘴，拿起煙，平心靜氣地說：『我愛他甚過一切，』他平靜得彷彿這是一句無關緊要的話。

餐廳領班臉上堆滿了笑容，突然靠過來，將我們已然拉近的距離破壞。

『夫人覺得菜色合適嗎？先生覺得怎樣？我們的廚師不錯吧？他是……』

我們向他表示每一道菜都很可口，接着，另一位侍者又遞上賬單來。

理查．拜倫瞄了一眼，掏出一把多得令人驚訝的鈔票放在托盤內，揮揮手示意侍者退下。

『我知道說了也沒用，不過，我眞的對這一切感到抱歉，』他說，『我實在是個瞎了眼的大傻瓜，我早該知道，不應該把妳扯進這件事，我保證不會再打擾妳——但，我們可不可以散散步，讓我把事情解釋清楚？這個故事說來話長，但我很希望妳能了解。』

他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十分蒼白。我忽然想到大衞的臉，也是同樣的神色。

我說：『如果是有關大衞的事，我很樂意知道，如果是關於你我之間的事，我們可不可以暫時忘掉？錯的並不只是你，我也犯了錯，或許比你更大。』

『妳的理由眞多。』

他露出愉快的笑臉，倒是令我吃了一驚，我也微笑着站起身。

『如果我保證我不會爬上窗戶溜走，我可不可以去補點粧？』

『妳——』他嚥下說到一半的話。『當然可以。』

我們朝着黑暗的海邊走去。這條碎石子路上，左邊是高大的建築，我們的右手邊則是低矮的海堤，許多船隻停在岸邊，互相磨蹭推擠，發出輕撞的聲響，路燈怯怯生生地投射在水面上，彷彿撒下一張閃爍的魚網。

一羣羣水手嬉笑怒駡地自我們身邊走過，似乎沒人注意我們，一種似曾相識的夢幻感又在我體內油然而生，不過這一次並不是來自疲倦，而是連我自己也說不出口的感覺。只有我和理查．拜倫緊緊被關在一個寂靜的玻璃瓶中，誰都不想打破它走出去。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這個世界上最嘈雜的都市馬賽，而我和理查．拜倫却以它爲襯底，彷彿我們是唯一存在的人，在它面前沉默地站着、漫步

着。

我們望着不遠處的海堤。

我轉身面對他。

『你說你有兩個問題要問我，你才問過一個，還有一個呢？』

他默默無語地看着我，他的表情透過昏黃的光影，令人猜不出他在想什麼，不過我可以感覺他很茫然。

『其實我也知道，』我說，『那才是問題的核心，對嗎？』

他的嘴角浮起一絲笑意。『也許吧。』

我不顧一切地說出：『大衞在提凡旅館，阿維尼翁。』

他一動也不動，一會兒才轉過臉來，握住我的手，就像在尼姆一樣， 他又弄痛了我，不過這一次，我並無意脫逃，他急劇的心跳藉着手傳達出來。

『夏綠蒂，』他啞着嗓子，『妳爲什麼要告訴我？爲什麼——突然？我還沒把故事說給妳聽——我甚至還沒告訴妳，我說我殺了唐尼是騙妳的，妳沒有理由相信我——我傷害了妳，戲弄妳，還讓妳昏倒，妳爲什麼在我什麼都沒說之前，就突然送我這樣一份重禮？』

他的心臟好似一具引擎，它激烈的跳動也引發了我的跳動，我的心臟也怦怦作響。

『我——我不知道，』我找不出理由，掙扎着要抽回手。

他鬆開手，視線落在我瘀傷的手腕處，好半晌，他只是垂頭盯着那塊醜陋的標記，突然緊抿着嘴角，猝不及防地把我擁入懷裏，深深地吻着我。

良久，良久，他才放開我，我斜靠着低低的欄杆，他猛回頭，望向海邊。

『我想這就是原因。』我的聲音抖動。

『從我一踏進黛安娜神廟，看見妳坐在那裏，睫毛閃動着淚水，我就知道我要什麼了。但我本來以爲妳是——』

『婊子。』

他笑了。『的確，』他說，『我一直以爲妳就像那些廉價的婊子，以小孩的生命爲籌碼，要詐着謀殺人命的遊戲。』

他別過頭。『妳一直拒絕告訴我大衞的下落——是大衞要妳這麼做的？』

『是的。』

『我以爲妳在幫助他們隱藏大衞，妳看起來一副懷有罪惡感的模樣，又那麼害怕，當然我沒想到是大衞的主意——』他突然止住口。

『我很抱歉，事情眞的就是這樣。他要——躲避你，所以我才幫他，我以爲我做對了。』

他給我一個微笑。『是的，我看得出來，但是妳能了解當所有證據都對一個人不利，甚至用盡所能，高呼我是冤枉的時候，那種悲憤的……這一切發生後，只讓我體會到一件事，不是讓這種事毀掉人的價值，就是尋找另外一條路走，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我一直在嘗試。』

『我了解，』我說，『但要怎麼走——』

他又微笑，神色漸漸和緩，『我說不出具體的方法，但是妳了解——可憐的洛伊勒斯曾說過：如果美貌有一顆靈魂，絕對不是她，如果世間有不變的眞理，也不會是她……但我比洛伊勒斯幸運多了，不是嗎？對我來說，眞理仍舊存在，但如果理性和本能持久交戰，則會兩敗俱傷。』他回頭過來看我。『妳了解，對不對？』

『當然，這不也發生在我頭上？我一直把你當作大混蛋、殺人犯，怕你怕得半死——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這些事情的發生，是因爲我們兩人都失去理性。』

『不錯。』

他遠眺着前方黑暗的海面，緩緩地說：『不過妳却弄錯了我要問的問題。』

『弄錯了？你不是要問我大衞的下落？』

『不是。』

『那你想問什麼？』

他望着海水，好一會兒，才低沉地問：『强尼是誰？』

第十五章

夫人，妳願意散步嗎——？

——古老民謠

黑漆漆的海水在堤岸下來回捲落，顯得滑膩膩的。在朦朧的街燈下，看著水面上漂浮著一些木塞、吸管等碎物，似乎有種奇異的興奮感。

『他是我以前的丈夫。』

『以前的？』

『是的。』

『噢，我了解。對不起。』

我像他一樣，轉頭凝視著起伏不定的海水。

『我們是在戰時結婚的，在一起度過兩年美好的時光，結果他死於加拉戰場。』

海水在月光的照射下，柔和得像是牛乳。

『有一天我會把强尼的事告訴你，但不是現在。』

他飛快地瞥了我一眼。

『是因爲——』

『你的意思是說因爲你吻了我——』

『是因爲我愛妳，夏綠蒂。』

『不，』我說：『不是因爲那樣。眼前所發生的事並不會改變我的過去。我和强尼曾經築起一個美好的世界，却遭到德軍的破壞，我從來不曾想在破片殘骸中，另外再創造一個世界。你知道，强尼並不是鬼魂，他時時在我周圍提醒我，去咀嚼過去的悲痛。』

『我第一次見到妳時，妳正在哭泣。』他輕柔地說。

『我知道，』我說：『那時我的確正在想念强尼。但這份啃噬人心的回憶並不會令我消沉……人總是要不斷尋找，甚至重新建立美好的世界。而强尼——』我面向著他，『爲什麼强尼的影子總是縈

據在我心頭——』他輕輕地攬住我，嘴角含著微笑，灰色的眼眸是如此地深湛。他鬆開我一些，好讓我能注視著他。

『我愛妳，夏綠蒂，』他又說了一遍。『妳是這麼純潔、溫柔。我的天，我想妳一定能讓整個世界變得如妳一般甜蜜。妳能讓我再吻妳一次嗎？』

『不，我——』

『我打算這麼做，』理查·拜倫說。

他又吻了我。

大概過了好幾個鐘頭，皎潔的月光彷彿也移動了些許腳步，我們緊緊偎在一起，然後他開始說話……

我專心地聽著，這絕對不是一個美麗的故事，我能感覺到他聲音中抑制不住的憤怒，也感染了我的脈動。

三言兩語說完了，整個故事就是這麼簡單。

理查·拜倫住在迪本，是個相當富有的古董商，在同行間享有頗高的聲譽。『本來我是個門外漢，』他說：『只是買些我喜歡的東西，偶爾再把它們賣給對這些東西愛不釋手的人。漸漸地我就產

生興趣，把古董買賣當作職業。我不需要以此維生，但懂得愈多，我就開始四處旅行搜尋寶物，一段時間後，對相關的古老銀器和珠寶也有了認識。現在我也被認爲是古董專家。』

戰爭爆發，他加入了空軍，古董生意也爲之中斷。『——我就是在那裏認識唐尼的。』

『唐尼？』

『唐尼・貝斯特。就是他們認爲被我謀殺的人。』

『哦。』

『他是我的領航員，是個人很好的小伙子。他愛上了洛倫——』

『是你，』我提醒；『是你和洛倫結婚的。』

他深深地盯了我一眼。『不錯，我是和她結婚。那時大衞十二歲，瑪麗也已經死了七年，我以爲——』他停下來。『反正，妳已經看過她，妳一定了解我爲什麼會和她結婚。』

洛倫艷麗的臉龐，湛藍的眼眸，纖細的頸項，和裹在絲質洋裝下豐滿的胸部清晰地呈現在我眼前。

『我猜得出來。』

他又看我一眼。『我是在巴黎認識她的，』他說：『去年春天，我在巴黎開了一家分公司，一年當中，也要出差幾趟。九月份，我去巴黎參加一項盛大的拍賣會，順便帶著大衞同往，希望他能從中

摸得一些訣竅，日後好幫我的忙。洛倫也在會場——我沒注意是誰陪她參加的。不久我就在一場宴會中碰見她，她和一位我也認識的男士路易・梅爾一道出席，路易是巴黎最大的代理商聘駐倫敦的代表。他爲我介紹了洛倫。後來我們又在不同場合碰見了好幾次，那時候我——』他頓了一頓。『反正，一個月後我們就結婚了，我在十月底帶她回到迪本。』

他的嘴唇扭曲，我第一次聽見他聲音透出如此壓抑的痛苦。

『我自然是無法適應。其實一結婚我就知道自己是個傻瓜。首先，她不願到英國，希望我能在法國南部定居。但是我的家在迪本——還有大衞——我也堅持我的看法。結果就麻煩不斷。大衞也無法適應她。她不喜歡被小孩子打擾，所以大衞根本沒有機會親近她。他什麼都不說，但我看得出來他很不快樂……我們不愉快地度過了幾個星期，然後唐尼來我們家過耶誕節。』他的聲音死板板的。他一定也看過警方的報導。『在一月十九日的清晨三點鐘，他死在他的床上。是被人家用細繩索勒死的。那條繩索是從我的窗簾抽下來的，上面留有我開關窗簾留下的指紋。』

『當然會留下指紋。』我說：『我想你一定會經常打開或拉上窗簾吧？』

『是呀，最後就因爲這個理由，我才沒被砍頭。人們愛怎麼想就可以怎麼想，反正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然後回到那天的情形，十分鐘後，洛倫就發現了他的屍體——』

『是洛倫發現的！』我大喊。

『是的。』他的聲音又透出不安。『她進去他的臥室——在清晨三點鐘。她在法庭中也承認這點，她進去過唐尼房間好幾次了，而且是經常。這是個很好的理由，警察也相信我為此而殺了他。妳有什麼看法？』

『我認為在一月的清晨三點鐘，是叫醒情人的最差時刻。』我說。

他乾笑了一聲。『妳說對了，夏綠蒂。那是最差的時刻，但她却這麼做。當她震驚得昏過去時，有人到浴室去舀水，發現我的小大衞毫無意識地躺在那裏。我趕過去時，幾乎以為他斷氣了。』

粗嗄的聲音止住，他注視著海水。不過我知道他看到的並不是水面上皎潔的月光，而是一個小男孩踡縮在冰冷的磁磚上。

『他不記得了，』最後他又說：『他們問他話時，他說那晚他因為牙疼醒過來，打算到浴室盛熱水，時間他並不記得，只知道他一打開浴室電燈，就有人從他後面攻擊他。』

『他一點都沒印象？他沒有聽到任何聲音——譬如高跟鞋、腳步聲？他分不出來是男人還是女人？』

他虛弱地笑了一下。『相信我，只要是任何足以使洛倫定罪的細微證據，我早就用上了。』他痛恨地說：『因為她在房間裏，沒錯，她並沒有攻擊大衞，兇手是男的。大衞面對著浴室的鏡子，事情發生前，他就只看到剎那間有一條手臂撲過來，是男人的手臂，穿著藍色襯衫。』

『不是睡袍？』

『不是。』他撫摩著我的手。『妳倒是挺敏銳地就在為我找證據了。對了，還有一件事，那天我穿灰色的襯衫，而且我也沒有藍色襯衫。』

『那為什麼——』

『他們沒想到大衞會瞥到那人的影子。他還是個小孩，又被重重地擊了一下，或許他所見到的只是幻影，不過，他是個很重要的目擊者。他從頭到尾就堅持不可能是我——沒有任何理由，就只是不可能。』

『你就被逮捕了？』

『剛開始警察對我非常客氣，可以說很仁慈。但接二連三的不利指控，都把目標對準了我——所以我就被捕了。』

他嚴肅地盯著海面。

『下面的情節就不必再多說。有人將你定上謀殺的罪名，即使是後來洗脫了，自己的心靈也難以獲得平衡。而且，每個人都會鄙視你，瞧不起你。雖然我是那麼厭惡起訴律師，但這仍是一場不失公平的判決。事實上我只是極力想在這裏證明……噢，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駁斥警察，而且她甚至還帶他們到花園小徑去散步。』

『理查，是她嗎？我是說謀殺？眞的是穿藍襯衫的男人嗎？他是誰？』

『要是我知道就好了，』他沉悶地說：『我也希望我知道。他們從來不去追查他。但我推測一定有個男人在幫她。他有可能從浴室的窗戶爬進來——那扇窗戶是敞開著——他一聽到大衞的聲音，就躲到門後，將大衞擊倒，怕他看見他。然後他或者洛倫再對唐尼下手。我個人認爲是他下的毒手，不是她。』

『她的情人？』

『可能。就算他那晚都和她在一起——妳可以猜得到我們兩人早已分房——而且就算被唐尼發現了，也不足以構成謀殺的動機。』

『或許是强盜案？而唐尼——』

『東西連碰也沒被碰一下。而唐尼根本沒下床來，他是在熟睡中被勒死的。』

『但爲什麼——』

『那就是了，夏綠蒂，問題就在這裏。』他的音調突然提高，『爲什麼？爲什麼呢？每晚每晚，我都在想著爲什麼？他是上帝所派出最高尙的人，這樣善良的人，根本沒有人會想殺害他。他們一定經過計畫，非達到目的不可，但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唯有一件事，洛倫承認她和唐尼有染，這是我所知道最强烈的動機。』

他沉默了一會，眉心糾結著。接着搖搖頭，好像要把腦子裏的東西甩掉。

『我實在想不通，』他說：『我不知道是洛倫自己下的毒手，還是她只是幫兇？』

『如果他曾拒絕她呢？』我提醒他說：『女人惱羞成怒後或許可能做出這種事。』

『我也想過——但另外那個男人怎麼解釋？他爲什麼要幫她的忙？』

『你似乎很相信有另外一個男人。』

『是的。大衞只是個小孩，但他很聰明，他不太容易驚惶失措。如果他說有個男人的手臂，那就錯不了。』

『他沒辦法幫你洗脫罪嫌嗎？』

『他一醒來，就把全部經過告訴了他們，但是他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不，他是照實說，他認爲是小偷因爲他突然出現嚇了一跳。』

我們倆均不作聲。

『這才只是故事的一半。我到現在仍不知道唐尼爲什麼會被謀殺，洛倫該是希望我死。』

『但你怎麼能確定——？』我突然被一陣細微的回音打斷，我想起洛倫在黑暗中一再害怕地重複：他應該死的，應該死的……他們到底怎麼對付兇手的？將他們埋在石灰中，毀去任何證據？

我在溫暖的空氣中顫抖著，他的手猛地握得我好緊，是那麼的堅强、有力。

他的聲音也是抖動著，又令我感到一陣寒顫。

『因爲，』他說：『我是他們下一個目標。她沒將我滅口，所以她又再佈局另一場謀殺，這一回，我就是犧牲者。』

第十六章

夫人，妳可不可以開啓櫻唇跟我談談——？

——古老民謠

『判決後，我被釋放，』他接口說道。『有人在我離開法庭時，交給我一張紙條，是洛倫要我到克拉瑞基見她，她在那裏有一間公寓。當時她是一個人，她給我看一些新聞。是好消息。她很坦白地告訴我她即將回法國，我也不需要和她辦理離婚手續。』

『不需要?什麼意思?』

『她說她剛發現，她那從一九四三年即失蹤並被宣告死亡的前夫仍然活在人世。我們的婚姻關係

當然就無效。』

『但——眞的嗎？』

『她拿結婚證書給我看，還有一封巴黎律師寄來的信件。證書當然是眞的，那封信我就不知道了。』

『她前夫叫什麼名字？』

『基恩什麼的，』他邊說邊掏出一根煙。『老實說，我根本不想跟她嚕嗦。我才坐車趕過來，連手上留有的監獄氣味都還沒來得及沖掉，我根本不想再看見她或和她說話，我只想回家看大衞。他還在迪本，我擔心他的頭腦損傷了。』

我模模糊糊不知說些什麼。

他說：『我知道。當時我一把將文件捺下，對她大聲怒吼說她和我無關，我不在乎她做什麼，她可以將一切委託律師處理，因爲我不想再和她說話。』

『我不怪你。要是我，我也眞想扭斷她的脖子。』

『她不怕，她知道我不是會動手的人。』

我乾啞著嗓子說：『有時候，你也該模仿一些壞榜樣。』

『我們的談話就到此結束，她把車子的鑰匙丟給我，還好心地拋下一句她把羅斯萊斯車子停在紅

莊園車站。我立刻奪門而出，心中又急又氣。羅斯萊斯果然在車站附近，那時我的腦袋只有一個念頭：大衞，想也不想就鑽進車子。』

『然後是車禍？』

『妳一猜就中，的確是發生了一場車禍。距離我住的地方約一哩遠，有一條山路轉向左邊的採石場。那天我不是說我趕著回家看大衞，眼看前面就是家門前那排樹叢，我沿著大馬路往前開，馬路上根本沒有車子的影子。這時，有輛大貨車却突如其來迎面向我右側急馳過來，我只好往左邊閃，他却不斷猛向我右車箱撞，將我逼到山路，然後我聽到一聲槍聲——』

『理查！』

『噢，只怪他們運氣不好。』他臉色沉重地說。『這時候我發現右側車門被撞開了，倉惶中，我跳出車外，整輛車就摔到山谷底，立刻起火爆炸。我只是被野草劃傷，還有因爲撞到石塊，有點腦震盪。』

『但——你確定——這場車禍是預謀的嗎？』

『馬路上根本沒有車子。他一定早就停在叉路口等候我。我在醫院中前後想了一遍，這就是我所得到的結論。他們猜得到我會立刻趕回迪本。』

『但是，理查，如果他們已經計畫要殺掉你，何必再告訴你離婚的事呢？』

『她要知道我回迪本的時間，同時給我鑰匙，以確定我自己開車回去。然後她就算準時間，打電話要他在那裏等我。』

『那他就不怕萬一是自己掉到谷底嗎？』

『要殺人總得冒險，』理査陰沉沉地回答。『不過，他可以算準時間、方向和力道，他是百分之百佔上風。』

『警察沒有調查嗎？』

『沒有，算洛倫還有一點運氣。車身起火燃燒，根本辨不出撞痕或彈痕。』

『我還以爲她在車上做手腳，譬如破壞煞車系統什麼的。』

『我也想過。因爲我找到羅斯萊斯時，它並未上鎖，而且我的鑰匙也在車上。不過這並不能證明什麼。反正警察認定這是毫無動機的謀殺案——他們也以爲我是故意設計車禍來洗脫自己的罪嫌。唉，眞是有理也說不清。不過警方也很有耐心，我看得出他們不放過任何可能的疑點，最後我也懶得開口，這個意外就以車禍了結。』

『什麼疑點？』

『譬如說……畏罪自殺？』

『理査！』我又高聲叫嚷。

『唉，妳知道人在心理不平衡或失常的狀態下……報紙也針對此點大作文章。但總之，他們沒有證據。』

『大衞呢？』

『我最後一次見到大衞是在他們逮捕我的時候。』他的聲音十分沉緩。『我不讓他到監獄來看我。等我躺到醫院時，洛倫就如她所言回法國了。但不僅僅是如此，她竟然帶著大衞一道走。他甚至在離開前也沒到醫院來看我……』

他停下話，似乎專心地看著煙蒂吐出縷縷藍煙，然後擲到地上把它踩熄。

『直到兩個星期前，醫生讓我出院，我就一路從里昂往南找過來……其餘的妳全知道了。』

『但是理査，我還不太了解。大衞不相信你是自殺，對嗎？因爲他一直認爲你是無辜的，你剛才也這麼說。那他爲什麼要跟著洛倫呢？』

他的聲音一緊。『我也不知道。我在想，她一定沒有告訴他她不是我的合法妻子，他認爲她是後母，在我生病時，她有權利照顧他。畢竟他還小，人家說什麼，他就照聽不誤。』

『他爲什麼不寫信給你？你又爲什麼要跟踪他們？爲什麼不——？』

他轉過頭看我，街燈投影在他的臉上，使他的五官線條立體分明，而且明顯地罩著一層陰鬱的表情，眼中充滿了痛苦和懷疑，我不忍地別過頭。

他沉重地說：『我不知道，夏綠蒂。我不知道。妳難道看不出，我簡直像活在地獄裏？我已經不再詛咒洛倫，也不再怪罪她要謀害我，或甚至可憐的唐尼。我只要再見到大衞，把事情跟他說清楚。我只想知道他們到底對他說了些什麼，使他對我不告而別。或許，他們已經使他相信我是兇手，我是說他根本不敢見到我——』他說不下去了。

過了一會，他的聲音又恢復平靜：『妳見到他了，是不是，夏綠蒂？妳說他很怕我，對嗎？』

我突然瞥到他的雙拳因緊握而青筋暴起，一股憐憫之心油然而起，如此的鮮明——我是說在肉體方面——使我禁不住一陣抖動。我無法開口。

他直直地盯住我：『對不對？』

『噢，理查，』我痛苦地說，『我不想再傷害你。 整件事情亂七八糟的， 我已經分不出來眞假了。』

他的臉色和緩了一些。他撫摩著我的手，像羽毛般輕柔。

『等我找到證據，就不會這麼混亂了。親愛的，告訴我妳所見到的——他說的每一句話，他和洛倫都在做什麼，說些什麼。別擔心我——只要把妳所知道的告訴我，從妳碰到他開始。』

我突如其來問道：『你認識一個叫馬爾斯登的人嗎？』

他皺著眉想著。

『馬爾斯登？不認識。他長什麼樣子？他怎樣？』

『我記得一些事。』我急促地說。『我想大衞說得對，他認爲那晚有男人在屋子裏。』我把我在若區多倫聽到的對話說給他聽。『我還記得他說的每個字。他說：是我讓妳擺脫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對不對？是我帶妳和那男孩逃出英國的，對不對？』

理查很專心地聽著我說，逐漸浮起一絲滿意的笑容。

『不錯，雖然線索不多，但總有幫助，夏綠蒂。我在想馬爾斯登這個人是在什麼地方和洛倫失踪的前夫搭上線的，他眞的那麼幸運還活著？』

『只有他眞的出現才能證明。』

他突然挺直身子，『我已經請人在巴黎調查，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眞相， 事情已經開始有點眉目了。』

他微微一笑。

『妳還聽到或者看到些什麼？我們在天亮前將所有事情整理一下——離天亮還早，妳一定累了，沒關係，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喝點東西，妳再繼續說。』

第十七章

夫人，妳願意和我散散步，談談話嗎？

——古老歌謠

『我大概把許多事情搞砸了，因爲在我還沒留意種種怪異現象時，就發生了許多事，而且我也沒有說故事的本領，但是我會盡力而爲。』我說。

我開始把我所記得的一切全告訴他；大衞和他的狗，帕瑪爾太太和她對這樁案件的審判描述，尼姆之旅，大衞對他父親出現時的反應，以及大衞要求我保密，那晚聽見洛倫從浴室裏傳來的對談，還有無所不在的馬爾斯登——他爲洛倫點煙，他和她在若區多漫步，他坐在前往尼姆的巴士，第二天早

晨又和大衞一起去公園！……

理查一邊用指尖沾着酒在桌面畫來畫去，一邊蹙着眉沉思。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我爲什麼會做這些傻事，我甚至沒有想到當大衞堅持他的姓和她不一樣時，他是多麼的厭惡她，我只想到不讓你接近他。我……我都是爲了大衞。』我不好意思地說。

他瞥了我一眼，我滿臉羞紅，他仍繼續低頭在桌面上塗來畫去。

『好，既然每件事都繞着大衞打轉，那麼還是老問題：他爲什麼不告而別？他對於那個夜晚所發生的悲劇有什麼看法？他爲什麼怕我？爲什麼？爲什麼，妳知道嗎？在我收到從巴黎寄來的匿名信之前，我甚至都以爲他已經被害了。』他緩緩地說。

『匿名信？』

『我收到成打的信，』理查急促地說。『謀殺案的審判爲我帶來了許多辱罵，那封信是從巴黎投寄的，不管他是誰，他對我和大衞瞭如指掌，而且他在巴黎見過大衞。它寫了許多不堪一提的話——噓，算了，反正也不重要。』

『噓，理查，他們眞是野蠻！』

『但這提供了我一條線索，我的管家說大衞是跟洛倫一道走的，而且洛倫曾經說過她要回法國。謝天謝地，我馬上就搭下一艘渡輪，順便把我的車子也運到法國，在我巴黎的辦公室樓上有一間公寓

——那裏還有另一封信等着我。』

『誰寫的？』

他冷冷地說：『洛倫，親愛的洛倫，這一回她親筆署名，看得出來，跟上封信是出於同一人的手筆。』

『仍然跟大衞有關？』我問。

『是的，信上提到我跟她應該好好談一談大衞的事，由於大衞並不想見到我，而且她本人也不願面對我，所以她就將大衞帶回巴黎，不久，她會再和我聯繫，主要的內容大概就是如此。』

『接下來呢？』

『郵戳地點在里昂，所以我就到那裏找了好幾天，也去咖啡館到處打聽，有一天終於又給我找到一條線索。

『妳知道洛倫長得十分出色，有一家飯店酒保曾見過她，並且曾聽她說起要到南部去，接下來就不必我多說了，總之我很輕易地就追踪他們到布里恩，然後我出了差錯，有人看到他們曾在龐特街出現，那條路也是通往尼姆的要道，我憑直覺追去那裏，可是運氣很壞，差點迷了路，不過總算很接近目的地。』

我問他：『難怪你想殺我，因爲你已接近了大衞，而我却擋住你的去路，對不對？』

他懊惱地說：『我以爲妳跟他們是一夥的，我一點也不相信大衞不肯見我，我認爲她，或是他們，一定是脅迫他，不讓他寫信跟我聯絡，我以爲妳是他們的同黨，所以才想殺妳。』

他微笑着說：『可憐的小夏綠蒂，我幾乎嚇死妳了，對不對？』

『你確實嚇了我一大跳，這就是爲什麼你說你做了那件謀殺案的原因嗎？眞的只是爲了嚇倒我？』

『是的，我不知道他們告訴了妳多少實情，我只是想震懾住妳，我也做到了，還害妳昏過去，我眞該打！』

『我眞的很害怕，我以爲你是——』我驟然住口。

『妳以爲我是什麼？』

『沒什麼！』

『妳保證過要告訴我所有事情的！』

『我以爲你瘋了。』說完我幾乎不敢看他的臉色。

他不說話，但是我看到他在桌面上畫圈圈的手指停下來。

『我只知道帕瑪爾太太告訴我的事情，而當時你——你那麼狂暴，大衞又那麼害怕，所以我想你一定是瘋了，那天晚上才會攻擊大衞……，後來又在尼姆遇見你，』我可憐兮兮地做了結論，『我才

會以爲你眞是謀殺犯。』

兩人之間有好一陣子沈默。

『夏綠蒂。』

『什麼事？』

『夏綠蒂，告訴我！』

『告訴你什麼？』我心想，現在就要有事發生了。

『大衞有沒有告訴過妳，任何有關我瘋了的話？』

『我——我不知道！』

『妳說謊，夏綠蒂，妳要明白，現在妳不能再對我隱瞞任何事情，大衞告訴過妳我瘋了嗎？』

『是的，』我只好老實說，抬頭却看到他在微笑。

『妳這個小傻瓜，不要這麼担心，這樣只有使事情更單純而已。』

『單純？我以爲……』我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這樣可以使事情更明確，好讓我們蓄勢反擊，眞的是他親口說的嗎？』

『是的。』

『就是這些話？』

『是的，』我回答。

『我懂了，這很容易理解，他們一再地勸他，使他相信是我襲擊他，他們要把我塑造成兇手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說我瘋了，我可以斷定大衞並不相信我殺了唐尼後又襲擊他，所以他們就再加上一段自殺的情節。』

『然後呢？』我問。

『然後我們可以出面反駁這種說法，他相信妳，對嗎？』

『我想是吧，我曾在尼姆幫他逃避你，他應該還會相信我吧？』

『不要這麼沮喪，妳必須回去跟他說清楚，我的神志和妳一樣清醒，另外請妳安排一個地方讓我跟他見面談一談，把事情弄清楚。』

『你的意思是直接帶他走？』我問道。

『當然，妳以爲我會讓他再回到她的身邊嗎？她跟她的情人——隨便妳怎麼稱呼都可以——讓他們過他們的獨木橋，我跟大衞要跟他們分道揚鑣，劃清界限……。』

『理査，你把事情說得容易，萬一他們眞的想殺掉你，迪本那地方安全嗎？』

他把手放在頭上，看起來相當年輕，也可以感覺得到他已經很厭倦這檔子事了。

『我還是一句老話，夏綠蒂，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的家和我的兒子都不再安全，爲了解開這個謎，

我們最好趕快找出事情的根源。』他說完笑了笑，仰頭一口喝掉手中的酒。

此刻咖啡館幾乎都沒人了，街上的人潮也不再。三、五個黑人水手摟着幾個衣著光鮮的女人經過，一個瘦小的阿拉伯男孩在桌子間靈活地穿梭乞討，有人丢給他方糖，他很快地用手接住，又喃喃有詞地做更多乞討。

『最近這些事情逼得我都快發瘋了，惹上謀殺案，又去接受審判，然後又撞車，在醫院裏待了好幾個星期，到現在我還有劇烈頭痛，接着又是大衞的事。猛然間，我跟大衞之間的情感就陷入低潮，每件事情都有原因，而每項原因却都不合理，夏綠蒂，這些都使我像個瘋鬼一樣反常，我不禁要問自己——到底還會發生什麼事，爲什麼每件事都是這麼奇怪？』他突然一口氣全把苦水吐給我聽。

『而且沒有一件事情是該發生的。』我又替他補上一句。

他馬上急着說：『對啊！就像馬克白（莎翁名劇）一樣的情節，對不對？再也沒有一件事是依常理而行的。』

『但是你別忘了，那是馬克白先破壞了規則，使整個事件失去平衡，畢竟事情的發生，還是有其邏輯可循的，即使是你這次瘋狂的事，也一定有合理的解釋，只是我們還不夠深入，所以査不出原因來。』

他不說話，但是睜大眼睛看了我好一會兒，他的眼神又引我開口。

『理查，我知道我是對的，不過一個小時以前在碼頭時，你也說過同樣的事，你說不管已知的證據和事情眞相如何牴觸，規則一定是不變的，這就對了，你一定會發現與事實相符的線索，眞理永遠是眞理。』

『但是如果這只不過是個白痴的故事；假如我眞的是在神智不清的邊緣，在胡說八道呢？』

『你不是，』我斷然有把握地回答他；『而且卽使你是的話，規則還是一樣，眞理永在，理查。』

『事實上……。』

『事實上，世界唯有眞理爲尙。』

他定睛注視着我，眼神突然明亮起來，他輕聲地說：『夏綠蒂，妳說得對極了，妳的論調非常正確。』說着就笑着站起來，『原諒我，我鑽入牛角尖太久，自己已經不曉得該怎麼去運用智慧，要不要喝杯咖啡？通常這個時候妳喝些什麼？』

『咖啡就行了。』

他轉身向侍者點飲料，語氣中充滿了活力。

『除了大衞，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而且只要我當面向他解釋淸楚，其他的事就好解決。妳會累嗎？夏綠蒂？』

他突如其來地問我這麼一句，嚇了我一跳：『累？我一點也不累。』

『妳確定？』

『好得很。』

他露出迷人的微笑：『那麼，我們就依妳的非婦道人家邏輯觀點，從事情開端想起，循蛛絲馬跡找出事情發生的原因。』

我興奮地說：『讓我們一起做地毯式的搜索吧。』

第十八章

慘酷的謀殺……

——喬塞亞

半個小時喝了兩杯咖啡後，我們的思想已經可以融合在一起。我們共同列出所有已經知道的事實，反覆剖析，某些線索愈來愈明確，但問題的核心却更加晦暗。

『到底動機何在？唐尼被謀殺，又有人兩次企圖要殺我……，但我還是想不透對方的動機在哪？』這些話理查起碼說了二十遍以上。

『謀殺一定需要强烈的動機，是財殺？情殺或是出於恐懼？一定有動機的！如果不是爲了金錢，

也不是爲了愛情，顯然第三種動機最爲强烈。』我推測。

『恐懼？但是有誰會怕我怕到要置我於死的地步？』

『顯然這個人一定存在，因爲他一再地嘗試，這該符合邏輯吧？理查。』

他邊聽邊笑，但是笑容裏含有幾分緊張。『好吧，妳該不會是要告訴我洛倫怕到想殺我吧？』

『不，我們已經認定她是在爲某人工作。』

『坐在車子裏的那位先生要殺你，並不是爲了錢財，也不是出於嫉妒之心，而是因爲你握有他的把柄，你的存在會威脅到他的自由，或者是生計，或者是生命。』我好像越來越有把握。

他的眼神充滿戲謔的意味：『事實上，我想我們的結論又繞回到原地。』

我固執地告訴他：『事實就是這樣，不要來混淆我的思考，我還在爲你追踪大衛和洛倫的事感到迷惑呢。』

『是嗎？』他狠狠看了我一眼。

『太簡單了，理查。想想看，假如他們眞的要把大衛藏起來？』

他點點頭，『我也是爲此感到奇怪。她告訴我她打算回法國，她明明知道郵戳上一定會清楚地蓋上發信地點，但是仍然寫信給我，而留下線索讓我追踪。』

『你還看不出來嗎？她，或者是那位先生都想要你到這裏來。你告訴過我，在你們婚後，她一直想說服你到法國來。現在她仍然如此希望。這就是爲什麼她會把大衛帶到這裏的原因。要不然你一定不會跟洛倫來這裏的，對不對？假使她寫信給你，要求再見你一面，你一定會讓律師來處理，對嗎？』我再一次提醒他。

『不錯。』他面無表情。

『所以，她把大衛帶來，好引誘你上鉤，你也就會跟著她到法國南部。』

『大概是要把我交給那位先生處置。妳的意思是他在英國失敗了一次，而這一次他已經在法國準備好陷阱等我了，對不對？』

『假如是他們處心積慮安排你到這裏來，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一定要還在此地？』我心中有股不安的感覺。

『好！就算他們眞是要引誘我來法國南部，但不知道他們是不小心，還是有意設計在龐特街讓我給跟丢了。』他反問我。

我問他：『你認爲呢？』

他慢條斯理地吸了一口氣才說：『我想是意外。不管怎麼說，我讓他們枯守在阿維尼翁裏足不前了。』說著，他笑了起來。

『這就難怪她失去耐性，那晚她在若區多，聽得出她很害怕。』我恍然大悟。

『也難怪他們很高興讓妳帶大衞出去，正好我在附近瞎闖，讓我能再重新組合線索。』他接著說。

但是我反對這種說法：『你爲什麼不跟大衞說淸楚，就想直接帶走他？』

『因爲某某先生。』理查簡單明瞭地說。

我大吃一驚，瞪著他看，他點點頭：『洛倫已經失去了理性只好待在阿維尼翁，但只要大衞走到哪裏，那位先生一定也會跟到哪裏。』

我倒抽一口氣，說：『那位先生當時也在塔瑞肯的巴士上了？』

理查又點點頭，說：『妳知不知道，我們已經有點眉目了。假如我們的推斷正確，妳正巧搶先一步在大衞與我碰頭之前帶走他，這對那位先生而言，一定是個打擊。親愛的夏綠蒂，妳還把我引離那位先生和他設下的圈套，看來我欠妳很多人情。』

『但他想在尼姆做什麼呢？』我問。

他聳聳肩，好像事不關己，『天曉得，這是一個半開化的地方，任何情況都可能發生。一具屍體可能躺在樹叢裏好幾個月也沒人知道，而且——』

『別再說了！』我不喜歡聽這些。

他自顧說下去。『事實就是如此。這個地方是全世界進行謀殺的最佳場所，絕對不會有人知道。毫無疑問，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會被引誘到這裏。』他像是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又說：『我很好奇，陷阱究竟設在哪裏等著我跳進去？阿維尼翁看起來並不像啊。』

『洛倫說他們一、兩天之內要往南去尼斯和蒙地卡羅。』

『她眞的這麼說嗎？如果是眞的，那麼那兒果眞是一個可愛而寧靜的小城，而且又有一處極端危險的懸崖——』

『而且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城鎭。』我補上一句。

他揚起一道眉毛。『馬賽？爲什麼不可以？那位先生兩次都在法律管轄下的迪本失敗，所以他才——。』

『他要把你引誘到他的勢力範圍內。』我說。

『妳太早爲整個事情下結論。』他笑著說。『那麼，那位先生現在應該在馬賽囉？』

『我們可以稱他是馬爾斯登，』我頑固地說。『或者也可以叫做艾略特——有一次我碰巧看見他把書皮翻過來——但是，我敢打賭他是法國人，而且還是洛倫的第一任丈夫基恩，或者是跟她有關連的人。甚至，我敢肯定就是他想盡一切辦法把你弄到這裏的。』

他眼中的笑意更深。『可見只要我能夠記得我應該知道而却忘記的事情，問題就全部解決了，是

不是?』

『再試試看，理查！』我絕望地說。『不要嘲笑我，我很認眞的，再想一想！』

『親愛的，我當然要想。但是叫我想什麼呢?』

我猶豫一下。『唐尼的謀殺案顯示兇手認爲這是他唯一可採取的手段。我是說——是不是你所知道的把柄足以送他上絞刑台?』

理查搖搖頭。『沒有這回事。親愛的夏綠蒂，警方和我都徹查過任何一件小事，而且在監獄裏面，我有的是時間思索一切細節，結論是一無所獲。』

『對不起，我不該提醒你這件事。』

『沒關係，我已經不會像一個半小時前那麼介意。』他迅速地朝我一笑，說：『我們都忘了唐尼也被謀殺。到底是什麼事情使那位先生要同時對付我們兩人?』

『會不會是古董的生意?』我不帶希望地問。『又繞回原地打轉了。』

『你們兩個在一起飛行很久嗎?』

他再度聳聳肩，伸手拿起香煙盒。『除了生意以外，我跟唐尼的共同經驗就是一起參戰。』

『不算久。大概是在我執行第三次任務時，唐尼才加入。』

『那麼，你們到戰後才再見面，就只有這些而已?』

『是的。』

『你們在巴黎有沒有碰過任何不愉快的交易?』

『沒有到那麼嚴重的地步。』

『在蒙特廉特有沒有目睹任何可怕的犯罪行爲?』

他露出笑容。『沒有。』

『連最輕微的也沒有?』

『甚至連——。』他擦火柴的動作突然停頓下來。

『什麼事?』我因他的表情而興奮。他搖了搖頭，點燃火柴。

『沒什麼。跟這件事無關。不過，我跟唐尼倒是很湊巧地親眼目睹一樁謀殺案。』他爲我點燃香煙，並且因我的表情而微笑。『眞的沒什麼，只不過是戰爭期間慘絕人寰的大悲劇中一段小插曲。』

『不是指轟炸吧?』

『老天爺，我還不至於幼稚到把這個也歸列到謀殺的範圍裏去。在當時，這不過是件任務。不，還是該說冷血的謀殺，太慘了。』

『告訴我，或許可以找到些——。』

『我可不這麼想，而且也不是什麼好玩的故事。』

『沒關係，把整個經過情形描述一下。』

『好吧。事情發生在我和唐尼墜機被俘，送往法蘭克福受審的途中——我們是飛機上唯一有官階的人。當時道路在轟炸中已經損壞，所以我們就由一輛載貨的火車押送上路。到了羅恩村的時候，火車必須先靠站讓快車先過。那是個陰沈的下午，雪花四下飄落，鐵灰色的天空籠罩著整片大地。老天，當時眞是寒意沁人……。』

他凝視著夾在兩指間的香煙。這時，他已經完全忘記我的存在。談話的對象已變成他自己，彷彿又回到羅恩這個小站上。

『……還有另一列火車也停在那裏等候。車窗緊緊地用木板釘死，上面潦草地用粉筆做記號，一隊納粹警察在旁戒備，我們才曉得裏面關著些什麼人。這輛北上的火車竟是載滿了要送往毒氣室的猶太人。』

他狠狠地噴出一口煙。『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四周毫無動靜。一瞬間，事情就發生了。在遠處即將迫近的快車鳴了一聲汽笛之後，我們突然聽到一聲納粹警察急促的喊叫，並且全體向四處散開，現場一片喧鬧。只有一個背對我們的軍官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幾聲槍響後，傳來一個男人的慘叫聲，但是突然又像被切掉舌頭般住口。警察把他從車廂間拖出來。我想是這個可憐蟲想逃跑。他的個子又瘦又小，身上流著血，整個人都嚇傻了。他們一邊踢他的臉叫他閉嘴，一邊把他拖到軍官的面

前。』理查改變了一下坐姿。『事情快得讓我來不及形容它，連押送我們的警衛也只是傻楞在現場，呆呆地望著窗外殘忍的一幕。當時空氣裏充滿了這個小個子的哭喊聲，那個軍官依然不爲所動地站在那裏。』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覺得噁心，但是我必須知道。

『其中有一個警察向他報告。他這才帶著微笑轉過頭來看著被逮到的人。他很愉快地面呈微笑，懶懶地點了一下頭，吩咐幾句話。地上的小個子在哭喊掙扎。』

『噓！老天！』我說。

『他像個破娃娃一樣的被扔在車軌上，』理查說。『那輛該死的特快車就像鍘刀般正好從他身上輾過。我——我記不清當時我們到底做了什麼。雖然車廂上了鎖，但是我們像瘋子一般，一邊撞車門，一邊高聲叫罵。警衛費盡力氣阻止我們，他認識那個軍官，而且對他非常畏懼。如果我們保持緘默，是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場的。』

『那個軍官看到你們了嗎？』

『他聽到我們撞門的聲音，回頭瞪著我們。假如不是寧達特將軍下令押審我們，當時我們的腦袋就會被克萊摩先生當場給轟掉。』

『這是那個軍官的名字？』

『是的，叫做馬克斯・克萊摩。他是一個金髮碧眼、高大英俊的野蠻人。那是我一生當中最緊張的一刻，他拿起槍瞄準，恨不得馬上就動手解決我們。』他狠狠地甩了一下頭，努力要揮去這一段不愉快的回憶。『現在我還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那把冷冷的槍口在我面前晃動。他緊扣扳機的右手有一道歪扭的傷痕，一直延伸到畸形醜陋的手指，那道疤痕因爲用力而泛白。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嗜殺的慾望……。』

我打斷他。『畢竟他還是放了你們。』

『是的。我們的火車開走了，唐尼和我被送往歐費格。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但是，夏綠蒂——。』

『什麼事？』他眼睛裏的陰影更深了。我想要告訴他把這件事忘記，不要再討論下去，但是我知道還不是時候。

『什麼事？』我再次問他。

『我認識那個小猶太人。』

我愕然看着他。『你認識？』

『也不盡然。在彭特街的畫廊裏，我見過他一次。他是一位很好的畫家，叫做艾曼紐・柏斯汀。

『我懂了，這只有使事情變得更糟。』

理查用力在煙灰缸裏捻熄香煙。『他最好的一件作品叫做「雪景」。』

第十九章

沒有所謂的黑暗，有的只是無知；
因此，藝術甚至比霧中的埃及人更令人迷惑。
——莎士比亞

時候已經很晚了。從我踏上馬賽港口不過數個小時裏，我就荒謬地投入理查。拜倫的懷抱。不久之前，他還是我的敵人、夢魘，而現在……。

『我好像就在咖啡桌旁把我的一生全盤托出，』我昏亂地說。

他抬起頭，彷彿剛從夢境中清醒。他微笑說：『我的話也不少。我不應該告訴妳這件殘酷的往

事。事情已經過去了，而且跟現在發生的事情也沒有什麼牽連。』

『看來是不像有關係，』我同意道。『至少我們可以確定那位先生不是克萊摩——起碼馬爾斯登不是克萊摩，他可不是金髮的大個子。』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理查低頭看錶。『該睡覺了。要不要再來杯咖啡？』

『我不能再喝了。』

『現在我們先決定下面的步驟，然後我再送妳回旅館。』

他的計畫很簡單。明天我得回阿維尼翁，告訴露依絲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帶大衞出去觀光。我負責把大衞交到他父親手上，再跟露依絲悄悄搬出阿維尼翁，到艾克斯理查所熟悉的旅館待上一、兩天。理查會把大衞送到他的朋友達斯特那裏——在海邊度過夏天，然後他再跟我聯絡。

『等我把一切安頓好，我就可以全心對付那位先生，或者是任何跟踪大衞的人。只要達斯特安全地把大衞帶開，我就無後顧之憂。』

『聽起來是很容易，』我說，『那麼我該怎麼把大衞交給你？』

他促狹地一笑。『到塔瑞肯教堂如何？』

『去你的！』我嬌嗔地說。『眞希望我是個撒謊專家，不要再提起那件事。』

『那麼到阿爾帕斯競技場好不好？我十點半在大門口等妳。必要的話，我可以一整天留守在那

裏。當然最好妳可以在半路上甩掉那位先生……不過，不要冒險。假如出了任何差錯，妳就撥電話到尼姆的立歐那旅館，留口信給理查．柯立瑞，記住了嗎？』

『沒問題。』

我們站起來。他付賬給侍者，然後一起投入坎培爾洶湧的人潮裏。對我而言，馬賽的街景富麗而光輝，嘈雜的人羣推擠着我們。巴士叮噹地穿過，路旁的咖啡館不時傳出音樂和歡笑聲。在這個燦爛輝煌的行列裏，讓我唯一感到眞實的，只有挽着我的手臂的理查。

『這邊走。』他說。突然間，我們就脫離了人潮，走進一條人羣疏落的黑暗街道。『妳的車子停在哪？』

我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卡片，大聲唸出：『柏格．費瑞，瑞奇街六十九號。可是我搞不淸楚究竟在哪。』

『我知道地方。明天八點半左右，我會到飯店接妳，吃完早餐以後再去領車子，然後出發到阿維尼翁。』他微微一笑，『這次可別再逃跑了。』

『不會的。』

『妳的開車技術幾乎騙倒了我，到底是誰教妳那樣開車的？妳的技術很不錯。』

『强尼。』

『喔，當然是他。』

『這是他的興趣，』我說。『在他加入皇家空軍以前，這是他的工作。他有賽車執照，技術卓越。』

『他確實教了妳一、兩手。』

『在來博斯你替我付過賬了嗎？』我突然問。『因爲我必須打電話給——。』

『那當然，』他很愉快地笑着說。『旣然我在妳房間留下了一整夜，就不得不付賬。我編了一些妳最近身體欠佳、情緒不穩的話來搪塞——。』

『可惡——。』

『別担心，妳很快就可以復元，但是偶爾還是會情緒衝動。無論如何，這個故事相當不錯，而且女侍也相信，省却不少厤煩。法國人是現實主義者，錢當然付了，這點妳是不必再擔心的。』

『我再也不敢回到那裏去了。』我毫不猶豫地說。

『我覺得妳最令人感到不解的，就是爲什麼妳會跑到那個地方去。而且妳還帶着一本中世紀法國詩選，就坐在那裏看，好像是尋常遊客一樣欣賞黎明景致。夏綠蒂，妳是個女人，對不對？難道强尼也教過妳法國中古史？』

『我在結婚前教過法文課，而且那本書裏也有譯文。』我告訴他。

『我以爲是——，』他的聲音突然沙啞，我只聽到他深吸一口氣，緊緊抓住我的手臂，人就站在那裏不動。我愕然問道：『怎麼啦？』

此刻只有我們兩個人走在狹窄雜亂的街道上。這條街聯結兩條主要道路，街道兩旁是一些高聳而神祕的房屋。它們都度過一段輝煌的時期，而現在都已經被改成辦公室、車庫、倉庫，甚至商店。理查盯着一家商店看，我隨着他的目光望去。起初，除了看出這商店的櫥窗是整條街唯一光亮的地方外，一點也不覺得有特殊之處。這家商店低而長，裏面佈置了許多藝術氣息濃厚而且迷人的桌椅、花瓶、西洋棋等等。

我讀着櫥窗上的文字，看出這是一家古董店。我責備地說：『理查，你買賣過數以百計的——。』現在我也看見了。在一盞明燈單獨照射下，一只閃閃發亮的銀鐲靜靜躺在一幔天鵝絨的襯托下。手鐲的款式是間高雅的房屋，兩臂上雕刻着精緻的蓮花、長着雙翼的半鷹半獅怪獸的花紋。我曾見過它。

理查的手鬆開，並且輕輕地嘆息。『在這裏見到它眞是奇怪，這只手鐲是我跟洛倫結婚前送給她的。她一定是在巴黎賣掉，然後又輾轉被賣到這裏。我實在不必大驚小怪，就讓它留在這裏好了。我們走。』他轉身欲離去。

我說：『假如是她賣掉的話，那也該是今天在馬賽賣掉的。』

他又回過頭來：『妳說什麼?』

『我見過類似這樣的手鐲。』

『它是唯一的一只，』他急促地說，『是十五世紀義大利瓦洛滋的作品，不會有其他的類似東西。』

『昨天早上洛倫還戴着它。』我說。

一陣短暫的沈默以後，我很生氣自己又開始不爭氣地顫抖。理查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臂，聲音帶着恐懼，但是我明白這不是爲了他自己。『大衞，』他說。『我們一定得知道大衞出了什麼事。看來洛倫已經到馬賽來了。』

『陷阱，』我震顫地說：『陷阱……。』

『去他的陷阱，』他唐突地說。『他們應該有更好的辦法逮到我。從尼姆開始，就沒有人發現我，一路上也沒有馬爾斯登的踪影。現在聽好——』他把我拉到暗處，急促地低聲吩咐：『我打算進店裏問問看，到底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把手鐲當在這裏。妳的飯店在街底，從這裏向右轉大概五十碼左右的地方。直接到那裏打電話給在提凡旅館的露依絲，向她打聽洛倫是什麼時候離開的，馬爾斯登和大衞有沒有和她在一起，——任何她可以提供的消息都好，妳曉得應該問些什麼。然後再回到這裏。妳有零錢打電話嗎?』

『很多，但是，理查，我不想——。』

他的臉孔在黑暗中逼近我。森冷、殘酷，一張敵人的臉。他的聲音也是一樣兇狠。

『照我的話去做。』他說。然後把我拉近他，在我唇上重重地一吻。

我半走半跑的離開。臨走時，聽到店門在他背後關上。

露依絲的聲音在九十五公里外幸福而平靜地響起，能在法國一向嘈雜的線路裏聽到她清晰的聲音，眞是奇蹟。

『夏綠蒂，我以爲妳今天就會回來的。鬼屋裏的幽靈好不好玩?』

『還不錯，』我說。『露依絲，有人在妳身邊嗎?』

『只有門房在，但是他跟柱子差不多一樣聾。』露依絲理智地說。

『聽好，我從馬賽打電話——。』

『從哪裏?』

『看在老天的份上，拜託妳不要說得這麼大聲。我人在馬賽。露依絲，我沒有時間跟妳解釋，只要妳回答我幾個問題就好。非常重要，我遇上一點麻煩，而且——。』

露依絲冷靜的聲音傳入我的耳朵裏：『大衞跟妳在一起嗎?』

那麼事情眞的發生了，那個該死的女人帶走了大衞。

『夏綠蒂，妳在聽嗎？』

『是的。』

『妳還好嗎？聲音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我很好。妳是不是要告訴我波斯多太太已經離開旅館了？』

『是的。從來沒有看過這樣一個像是長了翅膀的女人。』露依絲平靜地說。『波斯多太太歇斯底里地尖嚷，發誓一定是妳帶走了大衞。帕瑪爾先生，還有幾個德國人，甚至是英俊的保羅．費爾都在搜尋他——。』

『露依絲！妳的意思是說大衞他自己逃走的？』

『就在今天早上。他留了一張很有禮貌的字條給他媽媽，然後跟他的狗一塊兒出走。午餐的時候他們才發現。那麼，他眞的沒有跟妳在一起囉？』

『當然沒有！』

『我只是懷疑罷了，』露依絲平心靜氣地說，『妳跟他的交情深厚，而且妳突然宣佈要去來博斯，難免讓人覺得奇怪。不管怎麼說，我很高興妳沒有誘拐兒童。』

我心中思潮洶湧，再問，『大衞眞的是自己跑掉的嗎？』

『當然是眞的！我沒有騙妳的必要，波斯多太太今天還跑來問妳到底去了哪裏，她臉色蒼白得就

像一張白紙，而且——』露依絲很肯定地說。

『妳告訴她我在哪了嗎？』

『沒有，我認爲沒有正當理由，妳絕不可能誘拐兒童，而且我也不喜歡那個女人。』露依絲冷靜地回答我。

我說：『那就好，沒事啦，露依絲，妳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這也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實上，事情發生後，我也離開了這家可怕的旅館。』

『繼續說下去，到底還發生了什麼事？波斯多太太還在那裏嗎？』我想多知道些事情。

『沒有，她整天都因許多人在搜索車子而忙；後來她在晚飯前就出去了。』

『一個人出去嗎？』

『就我所知，是她一個人。我是晚餐後才回去的，我很高興回去時，大家都不在了。』

『大家都不在？』我很敏感地問下去，『馬爾斯登先生也不在嗎？』

『是啊！今天早上他就走了，而德國人也——。』

『是在大衞離開之前還是之後？』我緊握著的雙拳已經汗濕。

『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十點左右退了房間，但是，也沒有人知道，大衞是什麼時候走的。』

『喔，我知道了，』我靠在電話亭旁，一手撐著臉頰，試著去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大衞不見了，

馬爾斯登也不見了。這情況似乎不太妙，更使我奇怪的是，大衞不可能跟馬爾斯登在一起才對呀？而洛倫・波斯多應該不會這麼生氣，要控訴我誘拐孩童。

我再問她：『有沒有人建議報警？』

『當然有，』露依絲說，『女侍想這麼做，但是波斯多不願意，她稍微冷靜下來後，說自己是因爲受到驚嚇才這麼歇斯底里，後來她也爲錯怪了妳而道歉。然後她又說她知道大衞會去哪裏，叫大家不需要理會一個孩子的惡作劇，她自己可以找到他。最後，她就開始整理行李，根據帕瑪爾太太說，她是搭七點的火車到馬賽。如果我是妳的話，我會直接回阿維尼翁。』

『我很快就會回去，還有其他人離開旅館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在那裏吃晚飯，回去的時候，只看見帕瑪爾夫婦在院子裏，我不能說我非常難過，但是那天大夥心裏的確不太好受。夏綠蒂！』她說著忽然問我。

『什麼事？』

『這件事情，妳知道多少？』

『一點點而已，』我承認，『但是我不知道大衞逃跑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裏，我希望我知道。他身上有錢嗎？』

『就是這件事最讓人担心，他沒帶錢，所以他拿走了波斯多太太的手鐲和他自己的護照。他在紙

條上解釋說他需要錢，而且他一定會把當票寄還給波斯多太太的。』露依絲平靜地說。

『原來如此！』可是我的心又開始痛苦地悸動。事實擺在眼前，大衞在馬賽、洛倫在途中，而那位先生又……。

『露依絲，我必須走了。再問妳一件事，大衞的紙條上還有沒有說什麼？』

『沒有了，我也看到那張紙條，上面只寫他要離開，拿走了那只手鐲，然後就是道別。夏綠蒂，告訴我——』

『親愛的露依絲，妳一向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天使，原諒我現在沒時間解釋，不要再問我了，我眞得走了，會再打電話給妳的，再見。』我一口氣把話說完。

話筒裏她的聲音急得高揚起來：『我不是要問妳這件事，但是請妳告訴我妳住在哪裏！這該不是祕密吧？』露依絲好像不大高興了。

『當然不是，』我將地址唸給她聽，『妳聽淸楚了嗎？』

『好，再見。』她說完就掛掉了。

第二十章

拇指上有著刺痛，我就知道有不祥的事要發生……

——莎士比亞

一離開電話亭，我就發現儘管今天晚上還算暖和，我卻一直抖個不停。看看錶，計算一下還有沒有時間回旅館拿件外套。衣服在二樓房裏，我拿出手套，進入空電梯，再回到前廳才花了三分鐘，出門前又向門房說聲晚安，就直走入街道。我緊緊抓著身邊的外套，轉過一個街角，進入一條朦朧的窄巷道，再轉個彎，走過倉庫大門和正在整修人行道的成堆沙石。對面就是古董店那低矮的大扇窗子，窗戶裏一盞燈下，鋪著天鵝絨布，上面擺著一副手環，我放慢了腳步，最後停在黑影裏，看著對面街

上，這時才感覺到夜忽然涼起來了。

燈已經熄滅，躺在藍色絨布上的手環顯得格外蒼白，整個店面冷清而空洞，看不到理查在裏面。

不知道站了多久，直覷著那家古董店，又來回掃視注意街上，眞希望理查忽然出現。甚至我還一再回頭朝來的路上探看，生怕我會在從旅館走來的路上錯過他。但是我大聲提醒自己不要傻了，然後趕緊站回原來的位置。

我盡力設法避免無形的恐懼感，這種感覺一直困擾著我，我可能是太興奮了。今天累了一天，昨晚又被嚇了一個晚上，但是卻沒有任何不幸的事情發生。

忽然，我意識到理查可能在店裏頭，我探身向裏面看，果然看到店後面地板縫隙裏射出一線光線，我不禁得意地笑了起來。

我又猶豫不決，理查明明說要回到這裏的，我該留在原地等他來呢，還是自己進去店裏找他？我一個人站在那裏，拿不定主意。

幾條街以外的車水馬龍聲，隆隆傳來，聽似海洋的波濤。有一隻瘦貓跳過人行道，旁邊又有一部車開動引擎匆匆離開。不知道什麼原因，我不停地發抖，無論如何，我不想再停留在這裏。

我開始往前走，一輛計程車駛進巷子裏，喇叭聲嚇了我一跳，本能地縮回腳步，車子就在我面前停下來，有個女人下車付錢後逕自走進古董店。女人走進店裏，店門在她身後砰然關上，她的高跟鞋

裏裏地在地上敲出聲響，裏面那扇門打開，燈光照在她身上，像電影銀幕那麼清楚；是洛倫，絕對錯不了。現在我可根本不想進去了，幸好我的大衣是暗色的，我蹲下身子，心中思潮飛快地翻轉。洛倫怎麼這麼快就知道大衛的下落了？假若理查還在店裏，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看得很清楚，辦公室門又打開來，很清楚地看見三個人在裏面。洛倫拿著香煙，憤怒地做著手勢跟一個男人說話，男人背著門坐在扶椅上，我看到他穿著藍色短袖衣服的手臂，以及穿著海軍藍顏色的褲子，他絕對不是理查。另外還有一個男人，大概是店東，他打開門，回頭朝洛倫瞪了一眼，再關上門走出辦公室。他非常高大，一頭灰髮，走起路來一點也不像上了年紀。

我很害怕，儘量縮著身子，躲進陰影裏。不過他沒有走到街上來，只是出來關店門，門鎖被他咔嗒鎖上，然後拉上百葉窗，整個身體完全被遮住，只剩下一雙大而慘白的手掌攀在窗沿上。微弱的燈光照著他的手，像極了某種白色海妖，烏賊或是章魚，在模糊的玻璃窗後面緩緩移動，在黑暗中又像是一隻醜陋的怪物。

我用顫抖的手掩住口，緊貼靠在牆上，全身冰冷，噁心地直想吐。甚至隔了一段距離，在這麼微弱的光線下，仍然可以淸楚地看到那隻畸形的怪手；皺紋和傷痕爬滿手背，一直延伸到扭曲變形的手指上。終於，不知道過了多久，百葉窗闔上了。

這顯然是個陷阱。

第二十一章

妳願意進來客廳坐坐嗎？

——童謠

我的頭腦一片混亂，對眼前的情景無法置信。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一角，注視著古董店，完全沒有顧慮到我手無寸鐵——即使是有，我也不知該如何使用。身爲奉公守法的公民，首先考慮的是該去報警，但是，要面對帶著質疑眼光的外國警察，接受一連串的詢問，就足以讓我裹足不前。更何況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了，理查和大衞一定會被帶走。我悄悄地站到古董店前。

很幸運的，現在街上沒有行人，而且店裏也沒有聲音傳出來。我注意到旁邊還有兩扇門，其中一

扇已經破了，看起來似乎直通建築物的後面。我推開門，它輕輕地吱呀一聲，我迅速地溜進裏面。這裏看起來像是間倉庫，左右兩旁朦朧的暗影都是成堆的紙箱和木箱。最後在一堆紙箱的旁邊，有一個打開了的陰暗車庫。

我站在甬道口，讓眼睛適應四周的黑暗。幾秒鐘以後，我清楚地看到從屋頂上某處洒下來的月光，將煙囪照射在地面上的淡淡黑影。左邊有一扇十呎高的小窗戶，瀉出暈黃的燈光，但是很快地就爲車庫裏的黑暗所吸收。

我焦慮地朝窗口一瞥，躡足搜尋。那扇窗戶大概就是辦公室的窗口，看來車庫是唯一的藏身之處。我像幽靈般溜進去，除了油桶和箱子以外，裏面別無它物。四周充滿了陳腐的廢氣，混合著一股剛才開走那輛車所排出的新鮮廢氣。我沮喪且痛苦的咬住嘴唇，也許理查已經不在裏面，也許他——他的屍體……我奮力排開這種可怕的想法，暗暗責備自己。他沒有死，他不能死……我不斷地在心裏祈禱。當我轉身離去時，突然發現地面上一灘可怕的液體。

在昏暗的燈光下，我不曉得注視了多久，才意會到或許不過是油。我彎下腰用食指沾了一下，放到鼻端去聞。是油，沒錯。就在我伸直腰以前，眼角突然瞥到油桶前面一塊長形的物體。陰影下，它顯得蒼白而扁平。我本來以爲它是寫滿求救訊號的手帕，但是當我一撿起來，才發現是本四分之一吋厚的書；汚損而縐摺，是艾略特的『四季』。

幾秒鐘之內，我迅速穿越空地，縮身藏在窗下的一堆箱子後面，順手把馬爾斯登的書放進外衣口袋。他一定到過車庫，剛才就是他開走那輛車的。

可是，很快地，這項臆測馬上就被推翻。在我頭頂四呎左右的窗內傳來清晰的談話聲。在若區多時，我聽過這個聲音。

『……爲什麼妳的行爲那麼失常，洛倫。難道妳不能——。』

我沒有漏聽多少內容，他們仍然在討論洛倫在旅館裏歇斯底里的行爲。她暴躁地打斷他的話：『去你的！那家旅館……你不知道當時像——。』

『我會不知道？當時我也在場。』

『但是你有事情做，可以繞著那個小鬼的身邊轉，我不能呀。我告訴你——。』

『妳現在還沒有冷靜下來，親愛的。』

她冒火地反駁：『去你的！你的日子很好打發，你知不知道過去這幾個月我是怎麼過的？你就那麼輕輕鬆鬆地坐在那裏，而我——我沒有任何娛樂，成天只面對那座壞脾氣的冰山，該死的人！然後，又要應付唐尼，現在又發生了這件事……我只能乖乖地等，你知不知道我幾乎快發瘋了？我告訴你，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我已經盡力了。

基恩——基恩是洛倫的丈夫。就是馬爾斯登。看在老天的份上，基恩，你別再惹我！』

另外一個人的聲音插進來，低沈的喉音帶著很重的法國腔，我幾乎聽不懂。

『你們兩個都給我住口。洛倫，妳收斂一下；還有你，基恩，別再惹她。她的行爲雖像個傻瓜，但是影響不了大局。還好剛才發生的事把你們兩人犯下的過失都彌補了過來。』

基恩認眞地說：『老天！我們眞走運。這個小孩鬼使神差地來到這裏，然後他的父親又自己送上門。』

古董店老闆不客氣地指出：『不錯，我們都很走運 。而且看來還是托我的福才使你們功過相抵。』

『該死！馬克斯——。』

馬克斯。馬克斯・克萊摩；約翰・馬爾斯登。所有的片斷情節都拼湊起來了。

有人在桌上狠狠地捶了一拳。克萊摩咆哮道：『去你的，你敢不聽我的指揮？現在不是爭論誰是誰非的時候，我們必須先把他們兩個處理掉。等到官方正式公告他們兩個死於意外以後，我才會把錢給你們。』

『還有文件，』洛倫悻悻地加上一句。

『會把文件也給你們。到時候我們就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清楚嗎？』

『好吧。那麼，我們該怎麼做？』這次是基恩說話。

洛倫仍然悻悻地說：『到現在爲止，我還不清楚到底怎麼回事。他們死了嗎？』

『還沒，』克萊摩說。我覺得喉頭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那個男孩昏睡過去，包管他在事情結束前都不會醒過來。』他獰笑著。『我一向心地仁慈。他的父親也一樣安靜，不過使用的手段就比較粗暴一點，基恩和我當時都來不及準備……。他也會昏睡一段時間讓我們好辦事。』

他的聲音低沈下來，我豎起耳朵傾聽。『現在注意，我已經策劃很久了。我打算讓他們主演這齣戲，這個方法以前也奏效過。男孩跟他的父親，還有汽車的殘骸都會在我們安排好的懸崖腳下被人發現。』

『你有他的車子嗎？』

『我在他的口袋裏找到鑰匙，還有修車廠的帳單。』

『故事的情節是男孩逃去找他的父親，』基恩洋洋得意地說。『他們打算前往義大利，沒想到夜裏開車出了事。』

『不錯。』克萊摩滿意地說：『男孩還帶著自己的護照，更使人相信他是有計畫離開的。沒有人會懷疑到謀殺，更不會有人去檢驗他是不是被下了藥。』

『這個男人身上的傷痕也會被認爲是——。』

『完全正確。』克萊摩再次滿意地說。

他的聲音又轉爲冷硬：『在十五分鐘前把他們綁在車子裏載走。他有點呆頭呆腦，而且又怕麻煩，我們最好隨後跟上他。我們是特別留下來等妳的。現在得趕快出發。基恩——。』

『什麼事？』

『我的車子在另一邊街旁的車庫，這是鑰匙。』我聽到鑰匙抛給他的叮噹聲。『你直接開車去找安德魯，看著他把車子停在視線外的地方。』

『好。那你們呢？』

『我要先去領拜倫的車子，不會花掉多少時間。假如他們那一個醒過來找麻煩——。』

『我知道該怎麼對付。』

『好。』這個德國人說。

洛倫說：『那我呢？我也想跟去看看。』

基恩高興地說：『看頭號殺手表演？到底那個可憐的傢伙對妳如何？親愛的。』

『她跟我一起走，』克萊摩斷然說：『我要你專心工作。出發了，基恩。』

『把外套丢給我。』

我聽到他站起來時沙發彈簧的吱呀聲，然後是鑰匙放進口袋裏的聲音。他走了三步，打開門。他們開始要進行謀害理查和大衞的工作，我却一點也幫不上忙。在黑夜裏某個可怕的懸崖，理查和他的

兒子卽將一步步邁向死亡，我甚至要等看到晨報的頭條新聞才會知道他們陳屍何處。

我不斷地禱告，只曉得雙頰和嘴唇都已經濕了，我的指關節緊緊抓住木箱邊緣，骨頭幾乎爲之碎裂。上帝啊！千萬不可以讓他們死……理查和大衞都不能死；我一定可以幫得上忙，我可以去報警……上帝，讓我知道他們到底要把理查和大衞帶到哪裏？

『馬克斯，』基恩半帶著笑意問：『我眞該死，到底到了阿奎貝拉以後，我是應該在第一個，還是第二個叉路右轉？』

『第二個。』克萊摩說。『第一個轉彎是到海邊的別墅。離開大馬路後，你只要沿著左邊廣闊的松樹林走，就有車轍壓出來的一條小徑。到現在還問這種問題，眞該死！』

『是嗎！』我聽到基恩滿不在乎地吹著口哨轉身離去。

克萊摩說：『洛倫，動作快一點，打電話到妳住的旅館去——。』我越過空地，摸索通往後面巷子的兩扇大門。有基恩在前門，我不敢走回去。現在我必須設法回到旅館，然後去取我的車子。那條往義大利方向的馬路會經過阿奎貝拉……我發現自己一面打開那兩扇沈重的門板，一面狂亂地低語：『柏格．費瑞，瑞奇街六十九號……六十九號……我的車子，快一點……到阿奎貝拉後第二個叉路右轉，松樹林的左邊。』然後我又一再地重複：『柏格．費瑞……。』

門閂已經銹蝕，我的手因緊張而潮濕。我聽到前面的門打開又關上，以及街上微弱的口哨聲。門

門仍然不動，我用盡力氣推它，我的心弦也一樣的緊繃。我出不去，他們要去謀害理查，但是我出不去。

在腦海裏我幻想著另一幕：克萊摩發現了我，一步步朝前逼進，我瘋狂尖叫，捶擂着大門掙扎著要逃跑……。就在瀕臨崩潰的一瞬間，大門上的一個小門奇蹟似的開了一條縫，我自由了。這道小門設計用來方便大家進出時，用不著費力去開大門。門縫嘰嘰嘎嘎的開啓。

我彎下腰來走進狹窄的後巷。

當我直起腰時，有樣東西乘機襲擊我，它撲在我的胸口上，我被迫靠著大門抵抗這個攻擊者壓在我身上的重力。它的氣息呼呼地噴在我的臉上。

第二十二章

當邪惡當道，我們就倒楣了。

——諺語

我吸了一口氣，才敢發聲，我的攻擊者發出嗚咽的鼻音，又舔上我的臉頰。羅蜜歐的慰藉使我感到虛脫，我的雙腳不停地顫動，此刻我只想瘋狂地大笑一場，我連連向牠低喝，想使這隻興奮的狗兒安靜下來，我一隻手搗着牠的口鼻，另一手去摸索牠的項圈，果然還在，不過兩尺長的鎖鍊，末端已磨損斷裂。大衛走進商店時，一定將狗兒綁起來，這隻可憐的狗兒好不容易掙斷了鎖鍊，就在這附近徘徊，尋找牠的主人。當我跑進後面小巷時，我自顧不暇，沒注意到這條狗，

現在該怎麼處理牠呢？

我可以棄牠於不顧，但是我的良心使我打消這個念頭，我也可以把牠留在旅館裏，但我又不想去多費唇舌解釋。牠喘着氣，快活地跑到我身邊，爲找到朋友而感到興奮，我也不得不感染牠的愉快。

不到卅秒鐘，我立卽知道自己的判斷正確。當我們轉入另一條黑暗的小巷時，有一個喝得爛醉的黑人酒鬼，忽然從陰暗的角落衝出來，踉蹌地擋住了我的去路，我躲不過他，又被他扯住衣袖。這時，羅蜜歐對着他狂吠，同時撲向他，攻擊他的鼠蹊部，那人痛得踡曲着身子，大聲詛咒，跌步撞向牆壁。我乘機趕快溜走，羅蜜歐緊跟在我後頭，牠滑稽的表情因爲這段小插曲而顯得興奮異常。穿越這條充滿可疑危機的巷子，我忽然想起所有有關這個城市的不好風評，此刻狗兒蹦跳的腳步及興奮的喘息聲，聽起來十分舒服。我把牠的繩子握得更緊，快步衝出小巷，跑入我依稀記得的大街。

這是一條燈火明亮的大馬路，其實在我從阿維尼翁進入馬賽時就走過，在我躲避理查時，我向西繞行了一段路，所以柏格。費瑞修車廠一定就在這些迷宮似的街道及船塢之間，不可能會離得太遠；我一面和羅蜜歐穿越對街，一面滿懷希望地想着，眞不知道該不該繼續往下走；我在穿越街道時，想起上次並沒有走很遠就找到旅館。

我四下打量周遭環境，整條街道沒有一間咖啡館，意外的是，竟然還有幾個路人，身旁的書報攤已經打烊，但是三十碼外的修車廠店還開着，加油機明亮的燈光宛若黑夜中的燈塔，那間修車廠的人

一定知道柏格修車廠的方向，我拖着羅蜜歐向前走去。

一名技工站在加油機的幫浦旁忙着爲一輛車子加油，我走過去問出現在另一道門、手提水桶的技工，他放下桶子，聽完我急切的詢問，抓着頭髮，口裏唸唸有詞：『柏格？小姐，但——』他滿臉狐疑。『那個地方在晚上是不適合妳去的。』

『但我一定得去！』我的堅持使他的疑惑變成好奇：『我有要緊的事，到底該朝那個方向走？』

他抓着耳朵，還是瞪着我：『我當然會告訴妳怎麼走，但話要說在前頭——』

『我非去不可！』我又大聲嚷道。他是一片好意，這點倒是不容懷疑，但我心跳得都快迸出喉嚨了，我再逼近他一步：『拜託，先生。』

他眼光在我全身上下逡巡；髒汚的手、佈滿灰塵的涼鞋、外套的石灰粉，以及臉上不顧一切的表情，他的眼裏不再是好奇的神色，他用舌頭舔舔上唇，狀似愉快地微笑着。我懷疑他是不是想打電話報警。『等我十分鐘，』他說。『如果妳願意等我的話，我可以親自帶妳去。』

我極力控制自己，保持耐心和禮貌：『先生，你人很好，但我必須再次聲明，這是十分緊急的事，我無法等你，我必須立刻離開馬賽，所以我得拿回車子——』

『車子？』

『是的，它就停在柏格·費瑞修車廠，瑞奇街六十九號。』

『我知道，但他們已經打烊了。』他草草地應了句，看來他已失去興趣，半轉過身披上夾克就要離去。

『打烊了？』我感到一陣天旋地轉。『你確定嗎？』

他聳聳肩。『當然，他們八點鐘就打烊。』

『如果有人——這件事非常緊急……老闆住哪裏？』我開始有點口吃，努力地搜索字彙，但頭腦一片混亂，我的法文已經不管用了：『我可以去他們家找他們——』

他臉色稍緩：『我不知道，或許妳可以向附近的鄰居打聽。』

一列電車從我面前疾駛而過，它高亢的噪音似乎在嘲弄着我。有輛車子轉進加油機前，輪胎摩擦地面的尖吱聲使我頸背上汗毛悚然，我鬆掉羅蜜歐的鏈鍊，用腳踩住，再以顫抖的雙手在手提袋裏搜索。

『不，沒有用的。我一定得走，我沒有時間了，我必須雇輛車子，求求你幫我弄部加滿油的車子，一共要多少錢——』

『現在沒有車子。』他的眼中依然是好奇、興趣，甚至可能是憐憫的神色，同時也深含着懷疑。老天，我一點也不怪他，如果他也能像我了解他臉色一般地了解我，他一定就能看得出我的恐懼，我順手抓出一疊鈔票說：『先生，拜託給我找一輛車——』

他看着鈔票，但沒動手拿。『說實在的，我很抱歉，眞的沒有車子。』他露出遺憾的表情，聳聳肩，終於轉身離去。

我木然地呆立着，緊握住鈔票，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一切已無濟於事。理查已經死了，我可以挨家挨戶地敲門，氣喘吁吁，不顧一切地問出柏格·費瑞修車廠，找到柏格先生；我可以向他解釋，說服他讓我領回車子，然後我和這隻捲毛笨狗就可以沿着往阿奎貝拉及那片松樹林搜尋。但是當我能到達那裏時，除了月光下留在塵土上的車輪痕跡，一定什麼也沒有，就只聽見懸崖下海濤洶湧的怒吼，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羅蜜歐對着我搖尾巴，突然有人在我背後說話。

『西柏太太！』

我恍如置身夢境般轉身，一個穿着西裝的高大男子站在加油機旁注視着我，他往前跨了一步，再次用英文問道：『妳是西柏太太，不是嗎？』

我想起來了，他是住在提凡旅館那個英俊的法國人 。我僵硬地露出一個微笑：『費爾先生是嗎？』

他也報以一個微笑，並且瀟灑地對我彎身行禮：『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妳，眞是我的榮幸。』正當我張口結舌地站在原地，他的目光已落在羅蜜歐的身上，他看了好久，才轉身面對着我，疑慮參

中，驚喜交集地說：『眞的是妳？』

我默不作聲。

他注意到我沒有特異的擧動，笑道：『告訴我，妳把那個小男孩藏到哪裏去了？』

『我——我——』

他作了個手勢，深沉的眼眸裏透着歡喜：『夫人，妳想想看，今天早上旅館裏是什麼樣子！嚎哭、眼淚——』

『眼淚！』我笨拙地重複道。我並沒有把心思擺在那上面，我只是專注於將鈔票疊好，放入皮包。

『我們——喔，可能不是淚水。』他微微扮了個鬼臉：『沒有人把愛情遺落在那裏，嗯？但是妳——』他的眼神閃爍——『都是妳，告訴我，爲什麼妳要那麼做？那個小傢伙不快樂嗎？也許他告訴過妳——』

『不，不，我沒有——』

『妳竟然還沒被逮到。』他笑了起來。『很好，妳引起了很大的麻煩，妳不知道嗎？本來我今天要去尼斯，我以爲我會錯過這場好戲，但鬼使神差，上天又把我安排到這裏，』他指了指加油機。『竟會讓我在這裏碰到妳……』

我沒有在聽他說，我的眼睛跟着他的手勢移走，此刻，我的腦中只有我眼前見到的景象。

技工正在爲保羅．費爾的油箱扭緊螺帽，多棒的一部車啊！車身低長又寬敞，每一線條都閃爍着力與美，這輛賓士車停在修車廠門前，看起來就像是停在防波堤外的輪船，從我的角度望過去，這部車大概有卅呎長。

『費爾先生——』我腦中瘋狂的念頭並未消失殆盡，它正鼓動着我，一顆心也隨之加速。

見到我的臉色，他的表情也起了變化，像是卸下一層面具，他的眼光掃射着我，說：『很抱歉，剛才我不該開妳玩笑，妳惹了麻煩，對不對？』

『大麻煩呀。』我走近他，伸出顫抖的手。『你要去尼斯……可不可以讓我搭一段便車？』

『當然可以，但是那個男孩——』

『這件事與那個孩子有關，』我哆嗦着說。『我知道他去哪裏，請你務必了解這件事非常急迫，我會在路上跟你解釋，眞的非常急——』

他握住我的手一會兒，好似在讓我寬心：『別担心，我們會儘量快，這輛車除了要它快以外，沒有其他長處。』

兩分鐘後，羅蜜歐安穩地被綁在後座，賓士車輕快地穿梭在坎貝爾，然後掉頭往東駛去。

第二十三章

老虎，老虎——

——布萊克

馬賽的街景飛快地在我們四周逸去，郊區的林蔭道路、街燈，有著高大窗台的房子均迅速地閃逝於黑夜中。保羅・費爾不管速限，拚命地超車。我對他的狂飆感到高興，但同時也擔心萬一被警察攔下來……，這輛賓士車完全發揮性能，聽它那高亢的引擎吼聲，就好像夜裏急著返回森林的老虎。

馬賽的電車軌道在我們的車輪下消失，最後一間透著燈光的房子，也在柏樹叢中閃爍而至完全不見。我們已置身於一片廣漠的荒野中。一陣揚起的風迎面吹來，撲向車子的引擎蓋及擋風玻璃，但我

還是可以看到星光中的浮雲正在移動，月亮躲在烏雲背後，我們就藉著微弱的星光向前奔馳。沿途茂密的松樹、柵欄似的白楊木和烏雲般的橄欖樹，都變成一片模糊的影像，不斷往後退，繼而消逝。黑夜的本身就是一片朦朧，除了夜風外什麼都不在，銀河只不過是清醒時的泡沫。

我們腳下蜿蜒的道路宛若一條蛇，高速轉彎時，車胎摩擦著地面，時時發出軋胎聲，一個急轉之後，又連續急衝下另一個險坡。

保羅・費爾瞄了我一眼，笑了笑：『妳覺得夠不夠快？』

『不夠。』我說。

在儀表板的反光中，我看他似乎有些許不安，我很了解他原先是希望我會感到害怕的，但是我反而對速度還不滿意。其實任何和强尼在一起過的人都不會害怕這樣的飆車——這種飛越地獄的開車方式，一向爲强尼回家時所採用。但，强尼——已經死了，我在心裏承認。接著又有一種想法浮上心頭：今晚在離開馬賽的路上，我有許多疑慮得好好思索。但我坐過這種車子許多次了，却一直未曾留意它的性能。

『雖然速度這麼快，但這部車還是很安全的。』

『對不起。我是在擔心。我只是一直注意前面車子的後車燈，說話未經考慮。眞的很謝謝你能載我這一程。』

『這是我的榮幸。』他愉快地笑道。我顧不得憂心如焚，也對他報以一個微笑。他靠在椅背，將車速固定在六十五哩，眼神直直地盯著車頭大燈。光影反射出來的，是戴著一頂俊貌面具的他。

馬路在我們前面叉開。黑暗中，前頭一輛車子的紅色後車燈幾乎使我的心臟跳出喉嚨，但那只不過是輛小車子停在路肩，車上是一對男女。我陷在座椅中，漸漸地覺得四肢的血液又流回到心臟，人也跟著鬆懈下來。

保羅・費爾在一旁冷眼旁觀：『我猜那輛車子的後車燈不是妳正要找的吧？』

『不是，我想你一定搞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吧？』我不自然地擠出一絲笑容。

他的視線又轉回到原來的路面上。『是不清楚。妳說話又急又怕，誰不覺得奇怪呢？但請妳相信我，我眞的很樂意幫妳忙。如果妳不願意告訴我，我也沒辦法。』

『你眞好。我——我就把有關大衞的事告訴你吧。』

『怎樣？』

『我沒有帶走他，不過我知道他人在哪裏，我就是要趕到他那裏。』

他的手稍微動了一下，好像非常震驚，方向盤也跟著偏了一下。

『對不起，』我說。『我不是故意要嚇你，但還有更可怕的事，說實在的，我惹上了大麻煩，而且是生死攸關的大麻煩。』我的聲音在黑暗中聽起來，像是鬼魅般游移不定。

『而妳——十分需要幫助。』他看也沒看我一眼，像是問話般反問我。我面向他，喉嚨中禁不住一陣哽咽。幫助……我當然需要幫助。一直到現在，我只能傻傻地爲理查担心。本來我以爲保羅．費爾只能載我到阿奎貝拉，此外，我什麼地方也去不了。但是，現在奇蹟出現了。我和羅蜜歐不再孤單，我們已經有了盟友，我們的目標就唾手可及。安德魯和理查、大衞就在前面，他只有一個人，或許基恩也在我們前面，可能只比我們超前一些，但是以我們目前的速度看來，是可以追得上任何以普通速度前進的車子。

安德魯只有一個人，但是我們有兩個——還有羅蜜歐。

我的心跳又加快了。我客氣地向我的盟友道謝，他面露微笑，看起來非常英俊，我了解，他也十分強壯。

『那麼他們把他帶到哪去了呢？還有，他們又是誰？』他的聲音又出現怪異的語調，但我隨卽聽出那是愉快的語氣。他一點也不像剛才那麼不安。剛才他只是搞不清楚狀況罷了。現在，他又興奮地在黑暗中加快速度狂奔起來。同時，我也被他外表和聲音中所透出的興奮之情所感染，情緒非常激動。我想任何人了解我不顧一切的處境後，立刻就會奮勇起來。

說奮勇是言過其實，他給人的印象是精力充沛，我早先是低估他了。

『說來話長，』我說得很快。『我沒時間告訴你全部經過。但最重要的是大衞．拜倫，如果我們

不想辦法，他今晚就會和他父親一起被人謀殺了。』

他似乎頗爲驚訝地看我一眼。『但——』

『我知道！』我直著嗓門說。『聽起來像是不可思議，但請你聽淸楚，我再告訴你一些有關的事。』

我開始結結巴巴，急著把我所知道有關克萊摩、理查以及洛倫的事告訴他。他靜靜地聽着，最後當我提到馬爾斯登時，他大聲地打斷了我。

『馬爾斯登？那個人？妳說的我都相信，我也認爲妳惹上了麻煩。但我不敢想像馬爾斯登這種大好人居然是個殺手。而且，他還是個英國人。』

『他說他是英國人。』我急促地說。『但是我告訴你，他是洛倫的前夫，他被克萊摩收買了。你一定要相信我，你口中的大好人，此刻正待謀殺理查和大衞！』

在朦朧的夜色中，我還能看到他的臉上雖然帶著微笑，却疑惑地皺著眉頭。

看來是沒有人能分擔我的夢魘。未能爲人採信是一部分原因……基於我個人的恐懼，我一定得儘快將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搞淸楚，這樣或許這個男人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交握著手，努力整理思緒。

『先生，我所說的句句是實言。我沒有時間從頭說起，我只能告訴你今晚卽將發生的事。我不知

道爲什麼克萊摩要雇洛倫和馬爾斯登爲他做殺手，但我想是爲了一些發生於戰時的事，理查和他另一位朋友目睹了一樁暴行——我姑且如此稱呼，這件暴行卽和克萊摩有關。』

『那沒多大關係。』他突然不耐煩地說。『我說過我相信妳說的一切，現在談戰爭——已經來不及了。快告訴我妳認爲這人今晚會怎麼做？還有妳現在準備如何進行？』

他這些話令我心中頓感欣慰。四周漆黑模糊一片，我閉起雙眼，以手掌輕輕搗著。我察覺到車子慢了下來，我放下雙手，發現一部車燈明亮的電車嘎嘎作響地由叉路上駛過來，剎那間，我們陷入一片燈火通明和嘈雜的噪音中。

『繼續說呀，告訴我妳的計畫。』

『好吧，』我說。『那麼就廢話少說。從這條路下去就是阿奎貝拉這個村莊。不遠處的左側有一片松樹林，樹林的對面有條小巷子，巷子的盡頭是懸崖。在那兒有一輛由安德魯守著的貨車，車上就載著昏迷過去的理查和大衞，我相信他們一定被反綁了，接著他們就要製造一場假車禍。克萊摩會開著理查的車，洛倫也跟他在一起。但是馬爾斯登在他們之前就出發。以我們的行車速度來看，他很難追得上我們，但也不會落後我們太遠。』我深深吸了一口氣。『他會加快速度的，』我又補充一句。『他不放心那個笨蛋安德魯單獨應付。』

我停下話。四周除了風聲就是一片寂靜。我們穿過了一個小城，又再度陷入寂靜夜色中。我沒有

去看保羅．費爾，我只是把令我又急又怕的事情說完，就緊閉雙唇，等著他說話。

他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我聽見他心滿意足地吹著口哨，隨卽哈哈大笑。但當我正想開口說話時，他就自方向盤移下一隻手覆在我的手上。

『對不起，我不是有意要笑的。……但妳好像對這件兇殺案胸有成竹。妳怎麼知道這些的？』

我抽回手，去找袋子裏的香煙。他一點都不驚恐，我暗忖。『這跟這件事有關係嗎？你不是說我們要一起籌劃對策的嗎？』

『不錯。』他伸手從口袋掏出一個扁平的銀色香煙盒，看也不看一眼就丟給我。他似乎立刻陷入自己的沉思中，好像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緊迫的問題。他心不在焉地說：『妳爲什麼不……也幫我點一支好嗎，我的美人？……妳爲什麼不報警呢？』

『沒有時間。』我從小盒子裏拿出一支煙，彎身到擋風玻璃下方，把煙點燃。

『那隻狗……妳怎麼會和牠在一起？』

香煙點著又熄掉，我又要打兩三次火才能重新點著。我只好再縮成一團，彎下身去點火。我沒答腔，他似乎也沒注意，只自顧自一直問下去：『還有那個馬爾斯登，妳怎麼知道他是洛倫的丈夫？』

火終於點著了。把香煙點上，交給他，又在我膝蓋上的盒子裏拿出一支煙，說：『有關係嗎？』

接著又問：『你有辦法拿到槍嗎？』

『有事時就弄得到。』我從他的聲音中可以感覺到他的似笑非笑。『還有，妳到馬賽做什麼？妳跟拜倫這一家人又是怎麼認識的？』

我就著打火機點煙。火焰閃了一下，照亮了擋風玻璃下方，微弱的火光在保羅・費爾的銀質香煙盒上閃爍，我全身血液爲之凝固。

上頭很精緻地鐫刻著他的名字和日期：

基恩・保羅

永遠愛你的，

洛倫　八・十七・一九四二

火熄滅了，他在我上頭略帶嘲諷地說：『別再擔心了，我的美人。一切都會沒事的，妳信任我的，對不對？』

那些句子，在法國黑暗中的輕聲細語，在若區多的聲音；也是不到一個鐘頭前，我才在克萊摩辦公室聽到的聲音……同時露依絲像鬼魅般的話也在我耳畔迴響：保羅・費爾……是從事古董買賣的……但是一切都太遲了。

『妳一定相信我，對不對？』基恩在黑暗中又微笑地重複道。

第二十四章

騎虎難下

——中國諺語

來自地中海的冰冷晚風，夾帶着松子香氣和海水的鹹濕味，從我臉頰吹過，我全身發抖，緊抱外套裹着自己，我已經被極度絕望的歇斯底里所擊倒。

我眞是愚蠢，我聽說過洛倫的丈夫，也懷疑他可能就是保羅・費爾，最後却還是上了他的車，當我趁着克萊摩開車接載洛倫時，我遠遠逃離他的停車間，我明明知道他與提凡旅館有所關連，我却還像個傻瓜一樣，滿懷感激地坐上他的車，把我最後一絲希望交到他手上——一個兇手手裏。

我把自己深深縮在座位裏，偷偷瞄了他一眼，現在我知道了……噢，現在我完全知道了，我看到這男人野性的眼神射出興奮的光芒，驕傲的抬高着下巴，顯露强烈的自信，現在，他給我的印象正是我過去所感受到的：英俊的外貌下，蓄積着熱烈而豐富的興奮。他的手緊緊地握住方向盤，那是一雙兇手的手。

車子駛過一個小村莊，一堆雜亂的房子在路旁若隱若現，前方有一雙眼睛在閃爍，朝着我們瞪視，好像是螢火蟲，仔細一瞧，原來是一隻正要逃走的兎子。保羅・費爾低哼一聲，從容不迫地重踩油門，我聽到一聲慘叫，坐在後座的羅蜜歐發出悲鳴，保羅・費爾却放聲大笑。

『害怕嗎？』他問。他一定聽到我喉嚨發出某種聲音，這回我要給他一個令他滿意的答覆：『是的，我怕，我們一定要開這麼快嗎？』

他笑我顫抖的聲音，但出乎意料地，他低減了速度。

『你一定得那麼做嗎？』

『做什麼？』

『撞死那隻可憐的兎子。』

他又露出迷人的笑臉，愉快地笑起來。『妳喜歡殺戮？』

『當然不喜歡。』我希望我的聲音裏只有嚴肅的反對，而沒有摻雜任何示弱的顫抖。

車子開得更慢了，時速表上顯示只有五十哩。保羅・費爾伸出一隻手握住我的，這種溫暖而具體的接觸，很荒謬地帶給我一種全新的震撼。

『你喜歡嗎？』我明知故問。

『我的美人，如果它是阻礙物，就應該除去，對不對？』他强有力的手更抓緊了我，車子的速度徐徐減緩，他轉過頭來對我笑道：『不再怕了吧？』

『不會了。』咬着顫抖的雙唇，我抽出香煙，想藉以找到慰藉。現在我已知道自己的下場，顯然我就要同理查和大衞一起被陷害，就像那隻兎子一樣。保羅・費爾是個不折不扣的殺手，他以殺戮爲樂事，黑夜裏瘋狂的駕車，他爲他的牲品而興奮十足，我的出現是他最後的快感；黑暗、車速、危險、謀殺……還有一個女孩，費爾先生在他不眠的夜裏，一樣也沒缺少。

車速漸漸降到卅、廿五、廿哩的速度，最後以每小時十哩的速度滑下樹林裏的斜坡，保羅・費爾把手上的香煙給扔掉，伸出手臂摟住我，他英俊的臉孔也跟着靠了過來，我身子往後躲，却躲不過他鐵箍般的臂彎，在我心不甘、情不願地反抗下，他反而更加粗魯地使力，我開始察覺到他眼中閃着異樣的眼光。

我想眞正的恐懼就是全身癱瘓，當他把我拉過去時，我緊閉雙眼，恍惚中猜想他會在這裏把我給殺了，或把我和理查丟下懸崖。我甚至還希望他開車時能小心看路。

他又熱又急的氣息吁在我臉頰，他好像是怪我不懂得消受他輕柔的吻，在我臉上亂吻一氣後，居然還帶着責備的口吻開口：『我的美人！』

我歇斯底里地想着，爲什麼我這犧牲者還要被一個想殺我的兇手所親吻。此刻，我心中由一片恐懼交織而成的紊亂情緒忽然一掃而空，我忽然記起他還不知道我已經發現他的底細，他自信的口氣，好像在告訴我，他可眞是英俊得從沒有一個女人能抗拒得了他的親吻。

而今，我唯一的武器就是我的智慧，也可以說是可憐的工具，但却是我所僅有的一切。我毫不猶豫地睜開雙眼，勇敢地對他微笑：『請你千萬小心看路開車。』

他得意洋洋，好像打了勝仗般微笑地轉過頭去看馬路，我斜靠在他肩膀，當他把車子開到馬路邊停住，又伸出手臂來摟我時，我順勢往車外丟掉我的煙。

『糟糕！』

『怎麼啦？夏綠蒂？』

我生氣地說：『我的皮包，我扔掉香煙時，它也跟着丟出去了。』我坐直身子，做出要推開他的樣子。

他立即推上手煞車，伸出兩手將我攬在胸前。『有關係嗎？』聲音輕柔得令人無法抗拒，我發現他忘記關掉引擎。

我退縮了一下，噘着嘴唇：『傻瓜！當然有關係，快幫我撿回來。』

『等一下，』他粗嗄着嗓子說。他湊上唇來吻我，我輕嘆一聲，把手臂攬住他的頸子，心裏想道，不知道開賓特利車的克萊摩要多久才會到這裏？

過了彷彿有一世紀那麼久，他才鬆開我，說：『妳在發抖，我的美人？』

他臉上露出自傲滿足的滑稽表情，幾乎要使我大笑出來，看來他並未懷疑我，我要讓他更加信任我。

『保羅。』

『嗯？』

『你喜歡我嗎？』

『傻瓜，我的美人！』

『甚至像我剛才那樣對待你，你也喜歡？』

他笑不可抑：『好了，好了，小姐，告訴我——妳和理查·拜倫有什麼關係？』

我極力想掙脫他的懷抱，他把我按住。

『噢！』我高聲嚷道。『我怕死了！我差點忘了！』我用力推開他。『費爾先生，我們是不是最好趕快上路？我眞不敢再想下去！』

『不敢想？』他又笑了，我真恨不得朝他驕傲可惡的嘴巴狠揍一拳。『回答我，我的美人，這位理查・拜倫和妳有什麼關係？』

『我不認識他，』我立卽接口。『我關心的是那小孩大衞，我們快走吧，費爾先生！』

『一分鐘前妳還叫我保羅。』

『好吧，保羅，如果我們趕不上——』

『時間多的是。』他又把我摟過去，一副不想走的樣子。爲了怕使他起疑心，只好再一次敷衍他，四周一片漆黑，我豎起耳朵聆聽克萊摩的車聲，除了賓士車的引擎聲外，什麼也沒聽到。保羅・費爾正是一頭熱，也沒注意到引擎未關，我不知道還要多久事情才會來臨，現在猜想可能不會太久了，我會被勒死嗎？就像唐尼一樣，還是——

我又喘了一大口氣，極力抽身。『我們非走不可了，不要忘了那男孩，如果因爲我們——而使他遭遇不幸，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我輕撫着他的臉頰。『走吧，保羅。』

他繃緊了神經，呼吸急促，眼光怪異，像是眼露兇光。他的手在我身上游走，事情就要發生了。

我輕輕地推開他的手說：『求求你！去幫我撿回袋子，然後我們就上路吧。』

他動也不動，只坐在那裏看着我。

我露出迷人的笑靨。『好吧，親愛的，我們就不走，但是無論如何請你幫我把袋子撿回來，我披

頭散髮的，想照一下鏡子。』

說着，我很快地在他臉上吻了一下以示撒嬌，然後我的手越過他的身子，爲他開了車門，他猶豫了一下，聳聳肩，就跨出車外。

在他下車之前，我迅速把袋子丟出去，估計這一丟大概離車子有廿碼的距離。

他下車往回走，仔細地看着路邊。

我計算着他的步伐，將我的手放在手煞車上，鬆開齒盤，我等着，五步、六步、七步……他停下來，我猜他回頭在看我。

『沒找到嗎？』我喊道。『要我來嗎？』

『不用啦。』他慢慢往前走。

八步、九步……

十步……十一……

我一腳朝左邊跨過去，踩住離合器，我把排檔推到兩檔。

『找到了，』他說，蹲下身去撿。

我閃電般坐上駕駛座，推開煞車，重踩油門，車子發出一聲怒吼，我聽到背後有人大聲詛咒，賓士車猛往前衝，又猛頓下來。由於不熟悉這部車，我花了一些時間才迴轉上路，我聽到他氣喘如牛地

追了上來，縱身跳上行駛中的車身。

『羅蜜歐！』我的聲音蓋過引擎聲。『羅蜜歐！咬他！』狗是對他猛吠，却沒發動攻勢。幾秒鐘以前， 牠還看到我跟這男人親吻的， 接着我想起來，保羅・費爾有槍，就更加急切地喊道：『趴下來，羅蜜歐！』

後面傳來保羅・費爾喘不過氣的大叫聲，賓士車以全速急奔，我們衝入林中，上了小坡道，再以令人心驚的高速往下俯衝，車燈照出車子前面一片漏斗形亮光，强光刺眼，我們轟然疾馳。

握着方向盤，我忽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鎮定，我不再害怕，時速表的指針往右偏了一些，速度再加快許多，穿越一座小村落，我皺着眉頭回想地圖上的指示。

車子仍往前急馳，我以眼角餘光瞥到保羅・費爾正努力地伸出一隻腿想爬到前座，一等那隻腿滑到車門時，我猛然來個急轉彎，車子發出尖銳的軋胎聲，他尖叫起來，幾乎要被摔出車外，但他緊抓不放，就吊在車身旁，用上帝才知道的褻瀆話來詛咒我。

我給他一下喘息的機會，再故計重施，急轉的輪胎撕扯着地面，我並不在意這些，我明白除非擺脫這殺手和他的槍，否則照這樣下去，很有可能車毀人亡。我再重踩油門，輪胎粗暴地摩擦着地面，車子像野馬般蹦跳，我已瘋狂地失去控制，他連連尖聲大叫，甚至羅蜜歐在顛簸的路面上，也一再發出號聲，車子瘋狂的轉動，燈光像根柱子似的穩定地照着前方，兩旁路橋有如鬼魂般忽隱忽現。

我小心翼翼地握住方向盤，輪胎彷彿生命體一樣重擊地面，揚起一朵朵蕈狀原子雲般的塵土，然後我們來個急轉彎，我緊張得咬破下唇，頓時鮮血淌出，不過感覺還算好。

但我立刻發現，剛才向左打方向盤轉彎時， 却已經幫保羅・費爾翻進車內， 他順利地坐進了前座，蹲伏在我旁邊，正把抖得厲害的一隻手伸進外衣口袋。

第二十五章

帶著率性的狂暴，他可以把所有的兇猛貫注全身，而我將循著事實……

——突耳尼爾

『算了吧！妳——』他帶著兇狠的語氣說：『停下來，否則有妳好看的，我警告妳，我身上帶了一把槍。』

我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第二個轉彎會經過阿奎貝拉，我心裏盤算著……會經過高大濃密的松樹林……

保羅・費爾罵著髒話。

我大笑著，宛如湖水般的冷靜，這時我已不再慌亂，這輛可愛的車子在我的控制下顯示它的馬力，讓我有種本來手無寸鐵，而忽然多出一把利刃的感覺；現在這輛賓士車就是我的武器。天啊！我可利用它，只有我才知道保羅・費爾有多害怕，我目睹著一切：他逐漸緊張起來……他野蠻的謀殺任務、强烈的興奮感壓迫著我；這種速度，以及對最後驚險後果的預期，使他惴惴不安的神經質顯露無遺。我看得出他多半是爲了親身經歷的速度感到害怕，而另一小半則是爲了在此際威嚇我而感到顫驚。第一流的駕駛——我的耳邊再次響起强尼從前對我說過的話——沒有第一流的駕駛會因爲車速而感到興奮。他還說，駕駛只是一項工作，你不能讓你的頭腦跟著引擎迴轉，然後他會露出他獨特的微笑。此際，兩旁的樹籬成爲一排排模糊的灰影向後飛逝。如果你讓興奮感加入，强尼會以責備的聲調說：恐懼會隨之而來。

而現在恐懼就在我們車上，我可以從他生硬的語氣中聽出來，也感覺得到他冷汗直流。

我可以用速度這項武器來對付他；只要在抵達松樹林之前使他精神崩潰，……只要從他那裏取走他的槍枝……。

我縱聲大笑，把我可愛的武器像把閃閃發亮的箭矢朝黑夜中投射而出。

『把這東西拿開，』我輕蔑地說：『如果你開槍，你和這輛車會有什麼樣的後果，你想過嗎？』

我聽到他嘶嘶的呼氣聲，他猶豫了一下，但只有連聲的詛咒，然後把硬物隔著外套顫抖地抵緊了我的身側。

『我是說眞的，』他粗嗄著嗓音說：『我會幹掉妳，停下來，否則我會在妳的腸子上打穿一個洞，然後想辦法自己停車！』

我們疾駛在一條筆直的長路上，我艱困的加重右腳的力量踩油門，賓士車的輪胎以一種撕裂的尖吱聲往前奔馳，時速表的指針已抵到最右端的極限，不能再移動了。

『或許有點機會，』我嘲弄地說：『但是，你請便啊！反正這是克萊摩的車，他一定是個傻瓜，才會把車子借給你。』

槍口擺動著，我聽到他戰慄的呼氣聲，『在這種速度下你用那個東西來呵我的癢，』我加上一句，『我可不能保證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槍收了回去，前面到了彎路，我稍稍抬起了右腳，在引擎的怒吼聲中，他一再地咒罵：『如果我早知道妳曉得——如果我知道——。』他從牙縫裏嘶聲說道。他說他一定早宰了我，但他用的是我不熟悉的法式俚語，我一定得在他使我分心前阻止他。

我打斷他滔滔不絕的污言穢語：『但顯然我知道得十分清楚，先生。』

他被我震懾住了：『什麼？』

我的聲音像冰柱般的冷蔑！『你以爲我喜歡讓你這般打擊嗎？親愛的費爾先生，身爲一個愛人，

你連第一關的考驗都通不過——。』他忽然靠了過來，我過分打擊他珍貴的虛榮心，我以爲他要動手開槍，但是他撲過來捉方向盤，我以爲他得手了，那麼我們兩人都要摔落到懸崖底下。幸好他捉了個空，只是撞到我，捉住了我的腿。我向左急扭方向盤，踩煞車，他摔向車子的另一側。

『請把你的手離我遠一點。』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把賓士車打直。

他沒有回答，仍然攤在右側車門，喉嚨裏呼呼的喘氣；可憐的羅蜜歐在後座害怕得哀鳴。我開始懷疑車子的輪胎還能耐得住多久像這樣的磨損。

距離第一個右側叉路沒多遠，我第一次瞥了保羅．費爾一眼，發覺他已經嚇呆了。

至少他的神經還有足夠的耐力去忍受磨耗，但提凡旅館裏完美的法國人已經不見了，地中海唐璜天鵝絨般輕柔的聲音也消逝無踪了，我所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手足痙攣、滿頭大汗、踡曲成一團的男人。雖然在這個時候，恐懼仍無損於保羅．費爾英俊的外貌，但是，不知怎地，他在我面前已一文不值。坐在那裏瞪視迎面撞來的道路的男人，很可能從小是在巴黎的貧民窟裏長大的。

難以應付的局面即將結束，這個男人所積蓄起來的力量及本質已經消失了！他一再爲一個女人所擊敗；他腳底下的支柱已經傾塌，但是他仍然是個危險份子；這個難纏的人物仍未消失，只不過在本質上已有所改變；我面對的已不是一個强而有力的殘酷殺手，而是一個卑劣善變的惡棍。

我想，他充其量不過是個惡棍，一個笨蛋，所知有限的井底之蛙，他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冒險的機

會，只會追求短暫的歡愉和享樂。

我把他最後這一項重大的轉變與克萊摩聯想在一起，猛然醒悟到只有一個自命不凡的傻瓜會有失神，或者是假裝失神的時候。我察覺到保羅．費爾只不過是一項便於使用的工具，但一旦脫離主人的控制，他就不知該何去何從。

在我轉頭回視道路之際，這個想法如電光石火般閃過我的腦際。我引誘保羅．費爾的計策得逞，從容地使他精神崩潰，我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險，而他竟愚蠢地想在我駕駛當中狂暴地開槍射擊我，這件事證明了我的看法無誤。當我嘲弄他之際，他瘋狂地想過來搶方向盤，假如當時他手中有槍的話……。

我的心忽然抽搐了一下，然後開始狂跳，作嘔欲吐，冰冷的血液貫穿全身，甚至連手指也開始冒冷汗。

假如他手中眞握有槍的話。

想像中我又淸淸楚楚的聽到他的聲音，就像在克萊摩的辦公室聽到的一樣：『把外套丟給我。』如果他眞的有一把槍放在口袋的話，他說話會這麼不小心嗎？我記得他穿著整齊地站在加油站旁，口袋並沒有鼓凸出來，破壞他合身的西裝。我迅速地瞄了他一眼，稍微抬高我的腳底，他還是瞪視著前面的道路。

我把左手輕輕地移開方向盤，心裏默默地禱告著，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把手移到身旁，車門上有一個袋子，我伸手進去。

好生令人安慰的，那把冰冷、死硬的手槍滑入我的手掌中。

同時，車燈盡頭照射的地方，好似有烏雲在翻滾，松林區到了。

第二十六章

我們將遭不測，三個人無一倖免

——莎士比亞

我立刻把車頭大燈切掉，但是保羅・費爾已經看見了，他像隻食肉鳥般猛地轉動脖子。

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筆直地開過轉彎的地方，想辦法把我的夥伴甩掉之後，再開車回來對付安德魯。奇怪的是我一點也不想開槍射殺保羅・費爾——或許也不一定，在此之前，我一輩子也沒拿過槍。

『聽我說，』我迅速說道。『我們已迫近像篷幕般矗立的松樹林，『我們——。』

但是來不及了。正當我開口之際，隱約可見的松樹雖然遮住了星光，車子黯淡的燈光仍然照出了前面貨車的形狀，它就停在路旁的泥地上，車子的旁邊出現一個模糊的人影。

安德魯這個傻瓜並沒有把車停在視線外。

保羅・費爾極力喊叫：『安德魯，是我，基恩，快救我！』

我打亮大燈，猛踩油門，光柱陡然射出，照出一個男人正以松樹為蔽朝前跑。是馬爾斯登，他手裏握著一把槍。『安德魯。』保羅・費爾大叫著，他站了起來，一半的身體伸出車外。

馬爾斯登已經跑到路邊，快上到馬路來了，我按了一下喇叭，艱困地踩下油門，帶著恐懼急促的呼吸，讓車子以殘忍而尖銳的速度筆直朝他撞上去。

我看見他跳了起來，我想我成功了。但是隨後幾秒鐘是一片可怕的混亂，在怒吼的燈光下，我看到馬爾斯登慘白的臉，嘴形張大成圓狀大叫著，忽然一道刺目的緋紅火焰射了過來，車子像是撞到了什麼東西，整個世界宛如點燃的火箭朝前疾衝，賓士車的車燈朝天空劃出一圈大弧之後，瞬間熄滅，黑暗像壓住一隻甲蟲般把我們整個籠罩住。傾側的車輪朝空轉動，我盲目而機械地跟着車子奮鬥，一時之間我以為它又可以動了，但是它只在原地空轉，黑夜在我眼前旋轉得彷彿有幾百個世紀之久，然後它爆裂成無數的火花，最後在一片寧靜當中，只有玻璃叮噹的墜地聲。

這時傳來吼叫聲，及足踏紛錯的腳步聲，車子的門猛然扭開，有一雙手把我拖出黑暗。

我的耳際隆隆作響，夜空，星星迴旋地轉落在我的身上。在一片天旋地轉中，又是另外一聲恐懼的叫喊，一雙手撫著我的身體輕拍。

有人扶著我的頭，從齒縫裏灌進液體。

我喘著氣嚥下滿口的水質，旋轉的世界開始減緩速度，焦距再度集中，閃爍的星星掛在低垂的夜幕。車旁有兩個人：一個扶著我，一個彎下腰來凝視我，他的臉孔模糊而逼近，是馬爾斯登，我清醒過來，一道恐懼的横流掃過全身，到底我還是沒有殺了他，然後我開始掙扎著要脫離那雙緊握住我雙臂的手掌。

『我有槍。』我堅定地說。

令人疑惑的是有人縱聲大笑，握住我的手更緊了。

『坐好，妳這個小暴君，妳一個晚上做的事情還不夠多嗎？』

我轉過頭，傻傻地眨著眼睛。

『理查！但——你不是被綁在貨車裏面嗎？我就是要來救你的。』

他再度大笑，帶著一點顫動：『是的，我知道，親愛的，但是在整個過程裏，妳也不需要去輾警察呀！』

『警察?』

馬爾斯登低頭俯視我：『非正式的。夫人，只不過是蘇格蘭警場的便衣警探。』

『我——我非常抱歉，』我軟弱地說，『我以爲你是安德魯，跟他們同一夥的，而且你開槍射擊我，不是嗎?』

『我們兩個都有，』他帶著歉意說：『我認得那部是克萊摩的車子，我以爲他一看到我就準備要開車逃跑。』

『但是，車上有人向你大聲呼救。』

『我的法文不怎麼靈光，』馬爾斯登簡單地說：『事實上我沒聽到他在說什麼，妳知道當時是沒有時間讓人思考的。』

理查說：『妳可以動了嗎?夏綠蒂?妳最好快點離開這輛車，它的情況不太穩定。』

我離開他的臂彎，覺得四肢充滿了活力。

『我覺得很好。』在他們的幫助下，我爬出了賓士車。現在我的眼睛已經熟悉黑暗，可以很清楚的看清星光，車子已經滑出馬路，面朝來路停在右側小徑上。它仍風姿綽約地站立在通往海邊的小路上。剛才我還不知道理查所指爲何，現在我了解了：再過去一點就是懸崖，輪子距離邊緣差不多只有一碼的距離，陡直的峭壁伸展到海中，差不多有三百呎的高度，黑暗統御了一切危險，我很高興有理

查在一旁扶著我。

我顫抖著說：『我還有點運氣，不是嗎?那麼我到底撞到了什麼?』

『什麼也沒撞到，只有馬爾斯登被妳的前輪碰了一下，妳原地轉了兩圈以後，就向後滑到這裏，除了車子的大燈被我打碎以外，甚至連一點凹痕也沒有。』

我把前額的頭髮撥到後面，深深地吸進一口夜晚甘美的空氣，我周遭的景物已經穩定下來，我覺得正常了許多。理查和馬爾斯登溫柔地催促我跨越馬路，以樹林做爲掩護。

『聽起來你那一槍開得正是時候，』此時我的記憶如泉般湧來：『大衛!』我喊道：『大衛在哪裏?』

『他很好，但是仍在熟睡當中，我們把他安全地藏在一百碼外的一個乾涸的溝渠裏，讓他離開危險地帶。』

『那——那保羅．費爾呢?』

『還活著，』馬爾斯登冷冷地說：『他仍然昏迷不醒，我們不曉得他傷得多重，我還沒去察看，但是他看起來不怎麼好，拜倫把他拖出車外，讓他躺在車旁，等一下我會去看看他的情況怎麼樣。』

理查說：『對，但是我們最好還是先讓夏綠蒂說明一下她的經歷，再採取下一步驟的行動。妳跟那個人開著克萊摩的車子做什麼?克萊摩人呢?馬爾斯登說克萊摩打算隨後趕來。』

『克萊摩已經來了，』我說：『他和洛倫跟在你們後面，理查，他們打算把你跟大衛送到懸崖上。』

『然後放進我的車子裏，對不對？』理查艱澀的說，『我們該想到的，馬爾斯登，我猜那個被我拖出來的惡棍就是洛倫眞正的丈夫吧？』

『是的。』

『那個人謀害了唐尼，又毆擊大衛。』他表情兇狠，但是走到隱蔽處時，神情一下變得溫柔了：『妳確定妳還好嗎？』

他讓我坐在一株巨大的雙幹樹上，貨車就停在我和馬路的中間。

『是的，非常好，不必担心我，去——天啊！』我用手捂住嘴：『羅蜜歐！』我嚇呆了。

『什麼？』理查茫然地問。

『羅蜜歐，那隻狗在車子的後座，如果牠受了傷，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

『車子的後座沒看到狗。』

『不，一定有的。』

『我向妳保證沒有。』

我站起來，用手扶住樹幹以穩住身體。

『牠一定被摔了出去，就躺在這附近，或許還受了傷——。』

『聽話，照我的話做。』

我順從他：『你似乎得花很多時間强迫我來服從你，理查。』

他把酒瓶用軟木塞塞住放在我身旁：『妳關心那隻狗的成分似乎多過於妳那位朋友保羅。』

『羅蜜歐是大衛的狗，而且保羅・費爾曾經輾過一隻兔子。』我加上最後一句，彷彿這就可以把一切解釋清楚。

『什麼——』理查開始集中思緒，迅速地對我說：『現在聽好，只有克萊摩跟洛倫在我的車上嗎？』

『據我所知，是的。』

『他們距離你們有多遠？』

『不知道，因爲他們必須先到修車廠領出你的車。』

『那麼應該不會太遠，我猜妳開得很快，對不對？』

『是非常快，中途只停下來一次，大概有五分鐘左右。』

『眞的？爲什麼？』

『一個談情說愛的地方。』我沈著地說。

『喔——我知道了，』他沈默了一會兒，『我猜你們就是在那裏交換開車的位置，是不是？』

『是的，但是告訴我，你們發生了什麼事？馬爾斯登這個人——。』

『待會兒再說，現在事情已經有了轉機，我們勝券在握，他們看到貨車跟賓士車時會停下來，我們兩個人有武裝，可以出其不意地一舉成擒，馬上把事情解決，妳等著看吧。』

『你打算怎麼做？』

他低聲笑道：『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計畫，但是危機出現時，我們就會有靈感。』

『馬爾斯登在哪？』

『他回去探望我們的朋友保羅，聽！是不是有車聲？』

我們凝神傾聽黑夜中無數的聲音；我開始察覺到海浪的呻吟聲，北方潮汐潮起潮落的悲歎聲，一波波海水沖刷著海岸，伴隨著我們頭頂上的松濤。

『沒有，』我壓低了聲音說，『我聽不到。』

他抬起頭來靜靜地聆聽了一會兒，然後鬆懈下來。

『車子裏有一把槍，』我很快地說：『在我滑行時，我把它放在膝蓋上，如果找得到，我們就有三個人——。』

『不用找，』他直截了當地說：『其實是不准，妳只許待在後方的戰壕裏，』他舉起手來往內陸

方向一指，『這些樹叢後面四十呎左右有一塊岩岸，上面有條乾涸的溝渠，大衞就在那裏，請妳跟他在一起等候。』

正當我要開口抗議時，馬爾斯登從黑暗中跑過來打斷我們。

『仍未清醒，』他低促地說：『但是看起來好像沒有受傷，我們得把他帶到安全地帶，綁起來放進貨車裏，不要冒險把他留在那裏，讓他有機會警告他的黨羽。這裏是不是還有繩子？』

『恐怕沒有，』理查站起來跟他一同走向貨車，『我想我們全部用完了。』

我有一種想要大笑的衝動：『都用在安德魯身上？』

『什麼？』馬爾斯登正在檢查工具箱，模糊不清地說：『安德魯？他是誰？』

『貨車司機。』

『喔，是他，他被我們綁在車上，不過他很好。』

理查在貨車裏說：『這裏沒有東西，夏綠蒂，妳的外套上有沒有皮帶？』

『沒有。』

『喔！該死！』他跳下來站在我身旁佈滿針葉的地面上：『我們集合了喜劇裏所需要的全部情節，不是嗎？匪徒多到沒有繩子可以綁。至於我往後的日子裏，我可不敢把褲腰上的皮帶交給妳。』

『我想他不會製造什麼麻煩的。』馬爾斯登說，『但是我確信轎車後車箱裏應該有繩子，拜倫，

你要不要跟我一道去找？』

『好，』理查開口，『夏綠蒂，如果妳聽到車聲就退到壕溝裏跟大衞一起等我們回來。』

『好，理查。』我柔順地說。

『但是，』馬爾斯登以嚴厲的口吻說道，『我在賓士車裏發現了一把槍，或許她——。』

『不，』理查再次說道，『你我今晚都對她射了一槍，却都沒中，或許克萊摩今晚會比較幸運。』

『說得好。』我說，馬爾斯登大笑。

『我們走。』

就當我站起來靠着樹幹，而他們才走了兩步路時，我繃緊的心弦霎時斷裂。

『他們來了，』我嘶啞著聲音說，『快聽！』

在松濤低泣和海浪神祕的呼吸聲中，錯不了，我們聽到了引擎微弱的悸動聲。

『該死。』馬爾斯登輕輕地說。

『這麼快就到了，眞可惡，』理查傾聽了一下後說。我心跳快得幾乎要窒息。『那是我的車子，該死……。夏綠蒂，快點躲起來。』

『我立刻去。』我的聲音像身體一樣顫抖，我必須迫使自已離開能使我得到慰藉的樹幹。我模糊

地看到他們兩人以貨車做掩護。我穿越樹叢跑離馬路，賓特利嗡嗡的引擎聲漸漸高亢，劃破寂靜的夜空。我離開松林，穿梭於一人高的灌木叢，前面隱隱浮現一座黑色的巨石，大概就是那塊岩岸。賓特利車駛來的速度非常快，它的引擎低沈而暴躁地怒吼著……我在岩岸邊停了下來，我無法繼續前進；或許是震撼使我延誤，但是我知道當時已黏在原地，顫抖、流汗，渾身冰冷地穿越樹葉及松林，往回瞪視著馬路。

我看到賓特利刺目的燈光劃破懸崖頂端的夜空，遠在半哩外的引擎在一個急彎後突然提高了音調，傘狀的松樹在燈光下，再次的像雷雨前的積層雲般高飛。

賓特利的車頭大燈熄滅了，而在它的側燈照耀下，它自信地像隻準備前來殺戮的老虎般飛撲而來。它已經看見松林，我聽到它轉進路的盡頭時緊急煞車的聲音。它隨時都有可能因看見貨車而停下來。賓特利的引擎低沈下來，它朝著我們加速前進，向右迴轉，駛入小徑。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黑夜竟然又爲另一輛車的引擎聲所撕裂：是賓士車。

我已經完全忘記要移動，但是我必須瘋狂的跑向馬路，我只知道保羅．費爾已經清醒過來，開著賓士車要前去示警。

我看見賓特利轉進懸崖頂的小路，聽到尖銳的煞車聲，我也見到賓士車如炸彈般怒吼著跳躍前進，突然間因前輪爆胎，而傾向馬路一側。

賓特利車沒有機會閃躲。

在一陣吶喊，可怕的尖叫聲後，兩輛車於撕裂的金屬及輪胎尖銳的摩擦聲中，令人作嘔地猛撞一起。這不忍卒睹的一撞之下，兩輛車在扭結糾纏一起的永恆一瞬間，觸動了賓特利車的大燈開關，像火焰般朝空射出一片光弧，車子掛在可怕的懸崖邊，燈光熄滅後，黑暗的虛無緊臨著黑暗的夜空，然後兩輛糾結在一起的車子就筆直的掉落懸崖下的海浪中。

在最後驚人的一撞之後是一片寂靜，只有一陣陣破裂的可怕回音迴響著，連同崖底浪花沖刷崖岸的碎裂聲統治了整個世界。似乎有一世紀之久，翻滾的海浪以可怕的聲勢反覆地拍打著岩石，到最後才在它們古老的低語之下消沈、平復。

最後一塊烏雲爲夜風吹散而消失，月光灑下無限純潔而溫柔的光芒，照耀著一波又一波的海浪。

第二十七章

甚至是最敏銳的惡魔，誰能真正了解一個女人？

——莎士比亞

大衞仍在熟睡當中，我必須去找他，同時讓這兩個男人留下來找一條爬下懸崖的路，他們必須將車子開過馬路，駛入小徑，面朝大海打開貨車的車燈。馬爾斯登說，車內的人只有百萬分之一生還的機會，但是在沒有得到證實以前，他們不能離去。

我顫抖着離開他們，穿越樹叢，覓路去找大衞，當我站在岩岸的上端時，我發覺憑着月光就可以很清楚地看清方向。我的下方是一幅鮮明的黑白畫面：有小狹谷，突出的岩石及樹葉，黑暗的陰影不

斷地在風中擺動。我急促地往下攀爬，遇到了一團不成形的黑影：低哀的鼻音，同時因抑制着的歡欣而扭動着。

『羅蜜歐，』我跪在塵土裏擁抱牠：『噓！羅蜜歐，我是不是差點把你害死？可憐的孩子。』

羅蜜歐毫不吝嗇的給我一個慷慨而又潮溼的寬恕，然後以興奮的吠叫跑開，我跟隨着牠進入一個岩石形成的庇護所。

大衞包裹在外套裏，踡縮着身體躺着，他看起來那麼年輕、那麼令人感動，一條條垂下來覆蓋在臉頰上的黑髮，像極了理查。我心中突然升起一種前所未有的强烈情感，我跪在他的身旁，同時感覺到他冰冷的四肢，我拿手貼着他的臉頰，臉上汗濕得令我驚訝，羅蜜歐立卽狂熱的去舔他另一邊的臉頰，我推開了牠。

『你很聰明找到了他，』我對牠說：『但是，請你等一會兒，好不好？』

我把大衞抱近，同時摩擦他冰冷的手，羅蜜歐縮緊着顫動的身體，熱切地在一旁注視。

黑色的捲髮動了動，抬了起來，他茫然地望着我，雙手在我的手底稍微移動了一下。

『嗨！大衞。』我說。

茫然的凝視開始閃動起來，『是西柏太太嗎？』

『是的，你覺得怎樣？』

『非常糟糕。』他急速地轉動他的頭，抬眼張望像巨浪般生長的松林堤岸。

『我在那裏？』

『在馬賽的東邊，但是，不用担心，一切都過去了。』

他的雙眸再度注視我，帶着一種無法看穿的神情。他稍微移開了目光，說：『我記起來了……馬賽，妳怎麼到這裏的？』

我隨後明白他的用意，立卽伸手握住他的手：『我告訴你一切平安，我不是他們的一份子，你可以信任，我跟着你到這裏——羅蜜歐和我，那是——。』

『羅蜜歐？』

他轉過身去，第一次把視線落在狗身上，羅蜜歐的腹部貼着地，每根毛髮均因興奮而豎起，牠一直在等候被人注意。

『是牠找到你的，』我說，『牠跟踪你來到這裏。』

『噢，羅蜜歐！』這個男孩說。雙眼迸出淚水，把他的頭深深地埋在狗的捲毛裏，兩手環住牠的脖子。我讓他盡情地哭泣，宣洩出恐懼、寂寞及不信任。羅蜜歐的安慰使他的啜泣變成抽噎，同時附在羅蜜歐的頸項旁說：『我好想吐。』

『吐出來對你比較好，不要介意我……。』

經過短暫而令人尷尬的停頓後，他走來坐在我身邊，我替他披上我的外套，並且抱緊他，我不曉得該從何處談及理查。

『你現在最好喝一口這個。』

『那是什麼？』

這是理查的酒瓶，『白蘭地。』

『噓！』我明顯的看出他很高興。『眞的是白蘭地嗎？哇！眞可怕。』

『我知道，但是它會使你舒服些，喝一點吧。』

『不，謝謝，我覺得還好，只不過肚子餓了。』

『天啊！』

『我們在這裏到底要做什麼？』他詢問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想知道，我們——？』

『一件一件來，我們坐在這裏等——等交通工具回馬賽。』

他迅速而憂慮地說：『馬賽？那間商店，我不想——。』

『不是到那家店，』我重新保證道：『那已經結束了，有人去對付那個店主，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當時發生了什麼事？不過，你可以不說的。』

『我不太記得了，我把手鐲帶進店裏，他注視着它，然後問我從那裏拿到的。因爲他的神情古

怪，我想，他一定懷疑是我偷來的，所以我編了謊。當時他看起來很好，要我跟他一起進辦公室，然後，他打開抽屜，我以爲他要取錢，但是，他轉過身來時，手裏拿的是一塊毛巾之類的布。然後，我——我就不記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猜是迷藥，』現在仍然可以淡淡地嗅到，甘甜却可怕。我猜克萊摩一定馬上就認出他來。或許洛倫在發現他失蹤之後，立刻就通知她的雇主有關這個手鐲的事情。我把他抱得更緊一些。『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你在法國這麼多家店裏，獨獨挑了這一家？』

『我沒有錢，』大衞說：『而那只討厭的手鐲是我唯一找到的東西，我以爲馬賽是一個能讓我把它賣掉，而不會有人問東問西的地方，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沿途搭便車到那裏。我找了兩、三家店，但是沒有人要買，後來有個傢伙告訴我到那家店去，店主是專門買賣銀器的商人，他或許會要。』他顫抖了一下，把頭鑽到我肩膀下，深深地埋着。

『拿到錢以後你打算做什麼？』

『買東西吃。』他回答得乾淨俐落。

我低頭注視他。『你這個可憐的小淘氣，你是不是打算要告訴我你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我跟一位卡車司機吃過午飯，之後就什麼也沒沾口。』

『唉！本來我還有一些巧克力放在袋子裏，但是已經丟了。不過，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假如你飽

餐一頓再被迷藥迷昏的話，你現在會更想吐，我敢保證，待會兒你就不會餓肚子了。』我抬起頭來傾聽；除了松枝的嘆息聲以外，再也聽不到什麼。『大衞，當時假如你吃過飯，下一步你打算做什麼？』

『我想回尼姆找爸爸。』

我毫不掩飾我的驚訝。『找你的父親？』

他稍帶羞赧的瞥視我。『是的，是真的，因爲妳離開旅館，我就決定要去。』

『我不了解。』

『在尼姆那天——妳記得嗎？——當我們從我父親那兒跑走時，我告訴妳，我怕他，……呃，那不是真的。』

我重新再把所有的事情歸納一次。『你從來沒有認爲他真的瘋了？也從來沒有怕過他？』

大衞帶着責備的語氣說：『當然沒有。怕他？我長到這麼大從來沒有怕過他。』

我無助地說：『天知道有這種解釋法？我實在不懂，你說過你不想見他，並且說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情，你還說他瘋了，而且你看起來也的確很害怕，十二萬分的恐懼，這些你都要怎麼解釋？』

『我是在害怕，』他憂鬱地說：『而且非常害怕，但是，是爲了他本人，而不是怕他，我會試着告訴妳……是不是可以從頭說起？』

『說吧。』

他以一種完全不帶感情的語調，清晰而小聲的開始述說。在這充滿謀殺及叛徒的夜晚，馬上又聽到一個小孩複述同一個野蠻故事，是一種很奇怪的經驗，差別只在於他跟理查敍述的角度不同而已。

『……當我一獲悉他無罪開釋之後，我曉得他立刻會趕到迪本，但是他沒有。我等了又等，然後警方打電話給赫金斯太太——我們的管家——說爸爸出了意外，受重傷，已被送往醫院。當然我想馬上去見他，但是他們說他還沒清醒，還要再等一等。當天晚上很晚的時候，她就來了。』

他的聲調依然沒有改變，但是却不自主地顫抖了一下，我知道他是把深沉的憎恨藏起來。他繼續往下說。大衞的遭遇甚至比理查更可怕。

『她來到我的房間，我還沒清醒。她說她已經去過醫院，然後很溫柔地打開僵局：她告訴我，爸爸已經死了。』他停頓了一下。

『繼續說下去，她告訴你說你的父親已經死了？』

『是的，她還說去醫院已經沒有用了，我不能去看他，因爲他受到嚴重的灼傷。』大衞的嘴巴半埋在羅蜜歐右耳附近，『當時我沒有好好想清楚，雖然我並不想跟着她，但是我不能一直待在迪本，不管怎麼說，她總是我的繼母，或多或少我也該遵照她的話做。我不過是個小男孩，除了聽話以外，什麼事也不能做。而且，那個時候我不會用腦筋思考，現在我可以了。』

『我了解。』我痛苦地說。

『她在包斯附近租了一間公寓，我們就住在那裏。我想她非常尊重我。但是，當時我非常沮喪，因此並不關心周遭發生了什麼事。直到有一天，我在包斯發現尾巴上被綁了罐子的羅蜜歐以後，心情才轉好一些。』

我稍帶一點殘忍地催促：『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大約三個星期以前，她告訴我爸爸還活着。』

『她怎麼解釋她假傳死訊的謊言？』

『她說這全都是爲我好，』他灰色的雙眸不帶一點感情地注視我，『她說，她從醫院和警方那裏知道爸爸企圖自殺。』

『大衞！』

『是的，她一直在暗示是爸爸做了那件可怕的謀殺案，受不了良心的譴責。』大衞比了一下手勢說：『她儘可能地陪伴我，並且說爸爸的擧止越來越怪異，他不得不殺死詹尼叔叔——同時打倒我——在一種失去意識的狀態下，這是她做的「診斷」，這樣說對不對？』

『推斷。』

『噓，她推斷爸爸是因爲經歷過大戰時可怕的痛苦經驗才發瘋的。妳爲什麼要笑？』

『是有一件很諷刺的事情跟這有關，』我說，『但是不要緊。』

『這是她的說辭：爸爸現在是個危險人物，他瘋了，因此她必須把我帶離這個是非之地。』

『你相信她嗎？』

『不，我知道他沒有瘋，就像我知道他沒有殺死詹尼叔叔一樣，他並沒有打過我。我確定他沒有想要撞車自殺，因他一離開法庭就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要直接回來。』

『你告訴她了嗎？』

『沒有，』他注視我。『西柏太太，我無法明確地解釋，但是我越來越有一種强烈的感覺，想要保持一些祕密。有些事情——整件事情都很詭異，有些是她說過的事情，有些是她注視我的表情——最重要的事實是，她並不喜歡我却要帶我走。噓！許多事情都很奇怪，並且牽扯到我父親。我相信她也不認爲他瘋了，並且任何藉口都無法爲她假傳死訊這件事圓謊。』他停頓下來。

『你爲什麼不寫信給你父親？當然那——。』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這點，西柏太太。但是，這是一個陷阱。樓下住了兩個傢伙——她說是她的表親——而他們一直形影不離的跟着我們，我沒有一分鐘的獨處時間可以寫信，而且似乎她也一直在期盼我動筆，光是這一點就讓我懷疑。』

『她是不是想要你寫信叫他來看你？』

『完全正確，』他奇異的音調宛如理查說話的回音。『她說在她確定他已經痊癒以前，她不可能讓我回英國，所以她建議我寫信叫他到法國來。她一定會拆開我的信，毫無疑問，她知道我會寫這裏發生的事情，並且詢問他那邊的狀況。她一直在等我去邀他來，但是碰到這麼可笑的手段，我只好拒絕她。我假裝已經相信她的話，以爲爸爸已經瘋了，我害怕看到他。』他乾澀的一笑，『老天，她暴跳如雷，竟然要自食惡果——這樣形容對嗎？聽起來有點奇怪。』

『我想，你大概要說她是作法自斃。算了，不管它，我了解你的意思。你知不知道後來她親自寫了一封信給他？』

他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有一天晚上我打電話給他——。』

『是嗎？但是你說——。』

『他不在，我——我非常失望。有一天我趁着那兩位表親跟她在一起的時候，偷偷溜到樓下他們住的那一層公寓，那通電話是赫金斯太太接的，她說爸爸接到一封來自巴黎署名給他的信以後，就離開了。我問他好不好，她說很好，只不過担心死亡，他剛剛出院……然後我就被兩位表親逮住了。我撒了個謊，但是他們不相信，從此以後我就被看得更緊。第二天早上，我們全體就出發了，一站又一站地更換地點。讓我覺得困惑的是，我們一直都沒有停下來，我開始懷疑他們要爸爸來這裏，而不是到巴黎去。那個兇手還有別的目的，他們要傷害他。』

『用你做餌引誘他上鈎。』我說。

『沒錯，』他繼續往下說，『所以我不想跟爸爸聯絡，以免被他們捉到。我決定我一定要先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才會跟他見面。奇怪的是，兩位表親在我們到阿維尼翁時離去，她又讓我單獨去逛。』

『她沒有，』我說。想到保羅．費爾，『有人接手，你一直被人監視。』

『眞的？那我在尼姆逃跑就對了？』

『很可能。』

他用一種跟他父親一樣，無知覺而又帶着昏亂的回音緩緩地說：『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經驗，你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那些人是敵人，還是普通人，』他輕輕地顫抖一下——『彷彿整個世界都是一片混亂。』他又顫動了一下。

『現在都結束了。』我堅定地說：『如果你覺得冷，再披上我的外套。』

『不會了，我只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妳這麼淸楚？而且我們一定要待在這裏嗎？西柏太太？妳所說的交通工具——。』

『已經在這裏了，』我站了起來，聽到堤岸上有攀爬下來的腳步聲，大衞有點害怕地跳了起來，羅蜜歐豎起全身的毛警戒着。

『誰?』

理查從斜堤上滑下來，站在月光中注視着他的兒子，稍帶猶豫地伸出一隻手——。

有一雙腳從我身邊飛奔而過，大衞在月光裏如飛射的箭矢射向靶心。我看見他父親的雙臂緊摟著他，兩顆頭緊緊地靠在一起。

我很快的經過他們，馬爾斯登伸出他的手拉我爬上堤岸。

我看到他困惑的眼光。

他搖著頭靜靜地說：『看不見他們的人影。』

我們穿越樹叢走回馬路，貨車候在那裏等著開回馬賽。

第二十八章

一對愛人有……

——莎士比亞

我在明亮的日光和咖啡芳醇的香味中醒來，經過了一個酣甜無夢的夜晚，我在枕上伸著懶腰，帶著朦朧的睡眼注視著房間內熟悉的紅磚白牆。熾熱的太陽從一扇放下來的百葉窗射出一絲絲的光線，其餘的都從拉起的窗簾外洒進一片金色的光芒。外面傳來由喊叫和噹啷聲組成的城市交響曲，我沐浴在晨光中。

門輕輕地打開，伸進一個托盤，上面放有喚醒我的咖啡，我轉過頭去，坐了起來，整個人都清醒

了。

『露依絲！』

如往昔一般完美的她，就站在門口，端著托盤，用探索的眼光看著我。

『是妳自己醒過來的，還是我吵醒了妳？我以爲現在時間很晚——。』

『噓！露依絲，眞高興見到妳，妳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她把托盤放在我的膝蓋上，走過去拉起窗簾。

『已經中午了，孩子！』

『眞的嗎？』我倒了咖啡，『妳什麼時候到的？』

『大概一個半小時以前，我搭第一班火車來的。』她理智地說道：『妳說妳陷入困境，我知道妳沒帶衣服來。』

『親愛的，』我感激地說：『不要告訴我妳已經把衣服帶來了，我就知道妳是全世界最好的女孩。』

她笑了。『如果沒有合適的穿著，沒有人可以坦然地面對危機。妳覺得怎樣？』

『很好——我想，』我舒展一下筋骨：『有點僵硬，有些擦傷，』我對著她微笑——『否則，我就是高高站在世界的頂端。』

『嗨……，』露依絲一邊注視我，一邊把一張看起來不太穩的柳條椅拉到床邊。『很好，妳那個恐怖的村莊已經成爲一個令人興奮的地方。到底出了什麼事？』

我一邊咬著新月形的麵包輕笑著，一股春天的愉悅打從心底升起，我的血液沸騰起來，夢魘已經過去了，旭日升起，展現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過去所籠罩我們的恐懼和不安都已隨著夜晚消失得無蹤無影。

『有人——了解我。』

『我猜得不錯，妳已經遇到「橘色之狼」了。』

『我親身遇到的。』我高興地說。

『我想也是，』她以柔和的聲調說：『他在半個小時前打電話過來。如果妳覺得合適，我們將在一點十五分在飯店的陽台跟他共進午餐，而現在，』露依絲祥和地對我說：『我感到萬分好奇，我要知道事情的所有經過，爲什麼理查．拜倫是大衞．波斯多的父親？爲什麼不久之前，我們還認定他是兇手的人，會在馬賽打電話請妳吃午餐？同時，他爲什麼覺得需要通知我，他和馬爾斯登都不在牢裏？他還要我讓妳睡晚一點，再泡壺咖啡給妳，還要跟著妳上計程車，好像是——』露依絲最後以一種無力的控訴做結：『他對妳所有的生活細節都瞭如指掌——到底多久了？』

我驚訝地說：『三天……斷斷續續的。』

『我認爲他是一個武斷的紳士。』

『是有一點。』我不斷地攪動咖啡。

『而妳却喜歡他。』她責備我。

『我是——呃，我已經習慣了，妳知道强尼——。』

『我知道，難怪妳會再婚。』露依絲不帶絲毫的怨恨。

我臉紅了，笑了笑：『他一直沒問過我。』

她只揚了揚修飾過的美麗眉毛，並且遞給我一支煙：

『來吧，把一切經過告訴我。』

『說來話長——。』

『在我們見到「那匹狼」以前還有一個小時，從頭到尾都給我從實招來。』

『是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

『我會很熱心的做個好聽衆。』露依絲滿意地靠進她的椅子。

因此，在我所住的旅館小房間裏，我靠著枕頭，陽光洒在被單上，隨著裊裊上升的煙霧，我們帶著平和的心境，由我訴說整個經過。

我把一切經過情形告訴她，以及保羅・費爾的事，她沈默地傾聽，帶著不可置信的眼光看著我。

她慢慢地說，帶著驚訝的聲調：『這是個超乎常情的故事，我當然相信妳所說的每一句話，只是——。』

『妳最好問問其他人，』我告訴她：『馬爾斯登先生說——。』

露依絲坐直身子：『對了！現在我還搞不清楚，到底約翰・馬爾斯登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輪到我揚起眉毛：『約翰？』

『在妳前往來博斯之前，我們就認識了。』她冷靜地說。

『如果我知道，我會立刻停止對他的懷疑。』我說。

『按照以往的經驗，所有我認識的男性朋友都會變成男童軍，或是假日的助理牧師，』露依絲同意道：『當然我也很訝異他竟然是個大偵探，蘇格蘭警探的馬爾斯登，很好，很好，就好像是他朗誦的詩那麼好。繼續說，他有沒有告訴妳，爲什麼他會出現在那個可怕的懸崖附近？』

『有的，他的出現使事情變得更爲單純。早在今年春天，馬爾斯登就協助偵辦唐尼・巴斯特的謀殺案，理查已經見過他好幾次，只不過當我描述給他聽的時候，他忘記了他的名字，後來馬爾斯登接辦另外一件大案子，但是他仍然對巴斯特謀殺案感興趣。後來承辦的布魯克探長對這件案子的結果並不全然滿意，他相信理查沒有殺人，兇手仍然逍遙法外，仍然積極在暗地裏活動，而且動機不明。理査的車子出了意外，使他感到震驚，在醫院這段期間他還很安全。這時候，布魯克開始對洛倫感到興

趣，並且担心大衞的安危。』

『他眞好。』

『的確是，因爲馬爾斯登在法國有朋友，他們都同意他繼續辦下去，所以他就前來法國找大衞。』

『哦，那就是爲什麼當大衞從提凡旅館消失時，他也跟著不見的原因。』

『對，我一直注意他總是在大衞出現的地方徘徊，並且懷疑他對大衞心懷不軌。總言之，他費了很大的勁尾隨大衞到馬賽。那個可憐的孩子，幾乎花了一整天的工夫才抵達，他認爲一路上有必要躲躲藏藏，加上貨車行駛的速度又慢，但是，在馬爾斯登遠遠地跟踪之下，他還是到了。不過最後仍然落到克萊摩那差勁的小店裏。』

我看了一下錶：『我必須快點起床，可憐的大衞，當時被迷藥迷昏了過去，馬爾斯登埋伏在店外，不曉得裏面出了什麼事。我猜那個時候，克萊摩一定忙著打電話到阿維尼翁要洛倫搭下一班火車趕過來，而保羅・費爾一定也早就出發了——。』

『是啊，吃過午飯後，他很快就開車走了，假裝要去找大衞，那對美國夫婦和兩個德國人也是。但是保羅・費爾並沒有回來吃晚飯。』

『他的確在找大衞，』我說：『而且很可能也經過大衞藏身的水溝。後來他打電話給克萊摩，獲

悉大衞已經被捉到了，就直接開車到那裏聽取命令。無論如何，馬爾斯登說，他比洛倫早到了一個小時左右。我親眼看見她下計程車的，當時他已經在辦公室裏了。而馬爾斯登仍然在外面等候大衞出來，保羅・費爾很熟練的倒車入庫，彷彿他已在那裏住了一輩子。馬爾斯登認識他，開始懷疑出事情了，所以在保羅・費爾進入店裏，走進辦公室時，馬爾斯登也像我一樣找路潛行到屋後的窗下偷聽，情況大致上是這樣。』我沈思地說：『這個時候我跟理查是在四條街外坐著討論……。』

『看來似乎有一隊人馬全部湧進了克萊摩的辦公室。』她補充說道。

『不錯。』我顫抖了一下。『馬爾斯登在窗外聽了一會兒，他可以辨識出來裏面至少有三個人——克萊摩、保羅和安德魯——在辦公室裏，所以縱使他知道大衞出了事情，也不敢貿然行動，他的法語能力，僅能勉强聽得懂他們計畫要移走大衞，所以他不敢失去跟踪的機會到警察局報案，他只能在附近徘徊，伺機保護大衞。』

『可憐的約翰！』露依絲說。

『他說那個地方像地獄。』我說：『他等了又等，而裏面的人却說個不停。然後，門終於打開了，是理查走進去。』

『那一定是一個緊張刺激的關鍵時刻！』

『對極了，一進門，理查看見大衞躺在沙發上，就完全忘了其他的事。他吃了一驚，其他三個人

則面對著他。馬爾斯登看不到那一幕，却聽到理查用英文喊了一聲「大衞！」以後，裏面就傳來一片嘈雜聲。最後，克萊摩吩咐了一些把他們放進貨車裏面之類的話，所以馬爾斯登就悄悄地先溜進車庫裏。他猜想那三個人都會上貨車，所以他就先躲在痲袋下面，可惜他們只把理查跟大衞放進貨車內就鎖上車門。克萊摩吩咐安德魯把車子開到海岸邊的老地方，找個地方掩護後，就在那裏等他。然後他跟保羅・費爾回去等洛倫。馬爾斯登非常懊惱，如果他沒有被鎖在裏面，他就可以對付安德魯，直接把理查及安德魯先載到警察局。但是，他現在只好低下身來先爲理查鬆綁，準備伺機聯手對付安德魯。』

露依絲滿意地嘆息道：『所以當可憐的安德魯停下車，準備搬動那兩個人的時候——。』

『完全正確，他們冷不防地打倒他，綁住他以後，繳了他的槍械，甚至還脫下他的外套去裹住大衞。整件事情裏，我只稍微對他感到同情，克萊摩說他有點笨。』

露依絲大笑着說：『而且羅蜜歐還咬了他，可憐的安德魯！』

我拉開被單起床。『妳該說可憐的羅蜜歐，牠受了很大的苦楚，大衞把牠留在店外，牠必須苦守在門外，最後還是牠自己找路到後街，我就是在那裏撿到牠的。妳不是說把我衣服帶來了嗎？』

『在我房裏，我這就去拿，我不想吵醒妳，』她站起來微笑道：『我帶來妳最漂亮的洋裝。』

『不是那件墨西哥印花布吧？』我感激地說：『親愛的露依絲，妳會再做我的伴娘的。』

『不會的，』露依絲說：『這不吉利，而且不管怎麼說，我都太老了，我等着做教母。』

『妳說得太早了吧？』我說。

『所以我應該希望，』露依絲邊說邊走向門口，回過頭來，她修長的眉毛再度向我嘲弄地一揚：『妳不是也該這樣希望嗎？』

『我？』

『是的，他還沒向妳求婚呢！』

門在她的身後輕輕帶上。

當我從露依絲帶來的衣箱裏拿起洋裝的時候，我看見箱底躺着銀框的相片，强尼的眼睛含笑地注視着我。

我拿起相片，回視相片中的臉龐，像我手腕上的創傷一般，他也在我夢境的邊緣逐漸淡化。

我向相片中的强尼微笑，用手腕托着臉頰，似乎經過昨晚夢魘般的冒險之後，過去我所存有的任何猶豫，和壓抑住情感的理智均已離我而遠去。這瞬間，過去與未來緊緊的結合在一起，重新開始了我的生活，我再也不會懷着刻骨銘心的隱痛緬懷着强尼，彷彿這一部分的我已經全然扭轉過來，矛盾的是，在回復自我以後，强尼比在離開我的那一個夜晚，與我更接近，他將永遠成爲我的一部分，因

為我認識了理查，所以我再也不會失去强尼，現在我所知道的愛與生命，都是强尼的給予，沒有他，理查和我都是可憐人，我們兩人永遠欠他一份情。

我拏起强尼的相片親了一下，這將是我最後一次這麼做，我輕輕地把他放回箱底，重新拿起我的洋裝。

過了一會兒，我打開門叫露依絲，兩人一同走入陽光與理查會面。

第二十九章

美好的一天。

——卡瑞爾

皇家飯店的陽台幾乎就懸在海面上，白石板鋪設的地面，由小橘樹的盆栽圍出一個美麗的形狀，清涼的地中海風徐徐吹來，在桌子底下是一條條深紅、綠色、白色明亮的小船隨波盪漾，魚羹湯的滋味嚐起來鮮美極了。

我們是個愉快的小團體。昨晚，理查、馬爾斯登和警方都忙了一夜，兩個人看起來都是一副倦容，但是我注意到理查跟從前判若兩人，他的精神鬆懈下來，解除了警戒，眼神雖然疲倦，然而清澈

明亮，他嘴角剛毅的線條也柔和下來。至於大衞，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在咖啡及香煙送來之前，妙語如珠的他，不斷惹我們開懷大笑。

馬爾斯登取出他的煙斗，安穩地坐在椅子上，滿足地嘆了口氣，他並沒有完全鬆懈下來；可以這麼說，他緩緩地收起他的睿智，才卸下任務。

『請允許我這麼說，西柏太太，』他說：『妳表現得非常好，現在覺得怎樣？』

『很好，謝謝，』我說：『除了一些瘀傷外，其他沒有什麼。』我捕捉到理查歉疚的一笑，我也回了一笑：『現在一切不都是很恬靜嗎？每個人都曉得他們是站在那一邊的吧？』

『當然，』馬爾斯登同意地說道。他斜瞥了露依絲一眼：『我知道妳也讓露依絲參與了，是不是？』

『她把整個情節的經過告訴我，』露依絲說。『除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動機是什麼，令人百思莫解，你是否已經查清楚克萊摩爲什麼雇用這兩個人做兇手？』

『我們的揣測是正確的，』理查說：『今天早晨警方搜索了克萊摩的住處，罪證確鑿，現在一切都已經眞相大白。』

『快點告訴我們。』我說。

『我會試着讓妳們了解。』他輕彈着香煙，把煙灰彈到海裏，在他開口之前，沈思地注視了海面

一會兒。

『我們的推測正確，』他說，注視着我：『一切不愉快的起源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當時唐尼和我在回俘虜營的路上，偶然看到克萊摩謀害的罪行——跟屠殺猶太人有關，』他看着露依絲：『夏綠蒂告訴過妳嗎？』

『有的，令人髮指的行爲，我可以理解你爲什麼會抑制不住憤怒。』

理查的目光與我相遇：『有時候是的。』他承認：『這是我的錯，但是，唐尼也一樣。要不是還有我，他就要獨自挑起引發克萊摩注意的責任，我會對唐尼感到愧疚的。』他的臉色黯淡下來，但是很快地又恢復正常音調。『妳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我們被允許離開，然而克萊摩的記性極佳，他還記得我們。』他躊躇了一會兒：『克萊摩跟我是同行，都做買賣古董的生意，特別是都對古董銀器有興趣。二次大戰結束後，克萊摩不曉得用什麼手段逃過了紐倫堡大審，而且消失無踪，他離開德國，以奧地利難民卡爾．沃費的身分進入法國，他小有所成的積蓄了一些財富，其中有一部分是賊贓。他的生意做得很好，在巴黎有一家總公司，里昂及馬賽都有分公司，我必須附帶地說明一下，今天早上我們發現洛倫是他的情人。』——他全神貫注地俯視大衞——『洛倫在戰後曾經跟過克萊摩一段時間。』理查以一種憐憫而鬱悶的聲調說：『她有涉嫌謀殺兩個法國官員的不良紀錄，克萊摩幫她開脫，但是仍然握有證據，做爲控制她的工具。』

他捻熄香煙：『這個時候唐尼和我出現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克萊摩有完美的珍寶，獲利甚豐的事業，他不能冒損失的風險。更甚者是他還擁有其他攫取暴利的生意，古董生意不過是他非法行爲的掩護。他眞正的總部是在馬賽，我無法確知他從事的是什麼勒索行業，不過馬賽警方發現有不少歹徒都是在克萊摩的保護之下，他似乎對所有犯罪生意無所不染——走私、販毒等等。而且，在搜索他的住處時，他最大的罪證也曝了光，他從事地下工作，企圖顚覆現在的德國政府，重建國社黨。』

『你的意思是新希特勒黨派？狼人，或者是他們自稱的其他代號？』露依絲問。

『諸如此類的名稱，』換馬爾斯登答覆她：『他眞正的職業是假借商務之名，用冠冕堂皇的藉口從事海外商務旅行，其實是戴着假面具來擴展組織。警方認爲，戰後不久法國北部及德國所發生的暗殺和暴動的幕後策劃就是他。拜倫，你接下去說。』

『我和唐尼突然進入五光十色、繁榮的巴黎，那兒有一個非常大的銀器收藏拍賣會，很顯然的，克萊摩跟我一定都會去。雖然我們沒有注意他，但是他見到了我們。查問以後，他發現我們是同業，並且也在巴黎開設公司，我們注定要碰面的，』他帶着雄辯的手勢——『假如我跟唐尼認出他，卽使他逃過了大審，現在也逃不了審訊及調查，這將會是克萊摩的末日。』

『大衞跑到克萊摩的店裏賣手鐲是一件很可怕的巧合，不是嗎？』我問。

『的確可怕，』理查同意道：『但是假如妳全盤考慮後，妳就會發現不全然是巧合，貫穿整個情節的線索是古董買賣。如果克萊摩跟我不是同在一個國家又不是同行，戰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很小，但是，恰好相反的是我們碰面的機會一再出現，克萊摩不敢冒這個險。因此，整個關鍵在於古銀器的買賣，而銀手鐲是最重要的環節——我買來送給洛倫，洛倫戴着它——跟着大衞和我來到克萊摩的國度。大衞想要賣掉它，必然很快就會引起克萊摩的注意，所以就出事了。因此，這項巧合建立在事實的基礎。我只從橱窗往外看，倒成全了克萊摩的計畫，我們早已陷入他的圈套裏。』

他一停頓下來我就問：『保羅・費爾是什麼人？』

『他的犯罪紀錄有妳的手臂那麼長，』馬爾斯登輕快地說：『他有半打的假名，克萊摩爲了自身的安全，掌握許多有關他的罪證，這些足夠把他送往惡魔島上關好幾輩子。』

『他一定向洛倫及保羅保證，在安全地除去理查之後，就把這些證據還給他們，』我說：『我曾經聽到他向他們保證，等事情結束後就還他們自由。』

『她眞的是保羅・費爾的妻子嗎？』露依絲問。

『當然錯不了，他們在一九四二年結婚，次年公告他失踪，一九四五年秋天她就和克萊摩在一起。後來保羅・費爾再度出現，他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接受了這個事實，我猜是受到某種壓力，他反而留下來替克萊摩工作。我該怎麼說——他似乎給予他的太太很大的自由。當克萊摩在拍賣會上發現拜倫及巴斯特以後，他就決定要除去他們，並且要挑保羅・費爾担任這項任務。』

『而且愚蠢的拜倫還幫了很大的忙，』理查嘲諷自己說：『從他在拍賣會上見到洛倫以後，這絕佳的三人小組很輕易地執行了第一件謀殺任務。』

『如果你沒有跟她結婚，把她帶到迪本，他們也還是會想出其他的辦法。』馬爾斯登說。

『我知道，』理查說：『但是不可否認的，我幫助了他們，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至少我知道她並不是我的合法妻子……而是保羅·費爾的。是他殺死了唐尼，並且打昏大衞，也是他蓄意安排我撞車。當第二次謀殺失敗以後，他們就把大衞帶走，我不曉得他們又精心策劃過什麼計謀，很明顯的，大衞是他們手中的一張王牌。』

『我還是不太了解。』大衞說。

『你不知道嗎？』他的父親說：『洛倫知道我再也不願意見到她，而克萊摩又希望我到這裏來，如果她設法讓我去見她，我不是置之不理，就是請律師跟她解決事情，但是你就不同，』——他輕輕地用手拍着大衞的臉頰：『我不能讓你走，你是我扣繳所得稅中的一部分。』

『說到所得稅，』我說：『你的保險公司——。』

『天啊！是的，』理查說：『四個月內報銷兩部車，我回去時得花一段「快樂」時光跟保險公司解釋了。總之，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剩下來的部分妳都知道，他們計畫把我騙來這裏，方便他們處理掉我。可惜，他們忽略了兩項重要因素，否則計畫很可能就圓滿成功了。』

『那兩項？』大衞問。

理查看著馬爾斯登，嚴肅地說：『這裏有一位正直而有人性的英國警察。馬爾斯登，我和大衞都不會忘記你的，今晚我會寫信給布魯克探長，我們欠你一份情。』

『那第二項呢？』大衞問。

馬爾斯登不自在起來，低聲地喃喃自語，轉過身去，在桌子及大海之間清理他的煙斗。

理查突然朝我微笑，我的心開始在胸口愚蠢的跳動。

『工作時候的扳手。』他一邊說，一邊大笑。

『什麼？參地？』

『機會，我親愛的大衞，是一種夏綠蒂（意爲博愛）的方式。』

大衞從他一直看到我，重複道：『夏綠蒂？』

我說：『大衞，這是我的名字。』我像傻瓜一般紅了臉。

『噢！我知道了，』他快樂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想了一會兒，然後轉向他的父親，但他只說：『我想你說的是聖經裏提到的：博愛長存並且仁慈。』

『不錯。』理查說完，哈哈大笑。

『你父親誇大其詞，』我告訴大衞：『我眞正幫上忙的就是找到羅蜜歐，可是却又幾乎害了

牠。』

『妳太謙虛了。』理查淡淡地說：『那隻雜種狗——。』

大衞從椅子上彈了起來：『雜種狗？牠不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牠血統良好，不是嗎？』他朝向露齒而笑的馬爾斯登說道。

『當然是！』大衞加重語氣：『看牠怎麼找到我的！牠受過實際的警犬訓練！』

理查息事寧人地說：『我想你的意思是說，你訓練牠睡在你的床上？』

馬爾斯登開口：『警察並沒有一定的規則訓練——』

但是，大衞沒聽進去，他帶著警告的表情注視他的父親：『事實上，我是教過牠。』

『那是很好的習慣，』我立卽說：『牠能趕——趕走老鼠。』

理查看了大衞滿意的眼神後，與我的目光相遇：『結論是，在我自己的家裏，有人聯合起來對付我，我似乎陷入——。』

『爹地！』大衞睜大眼睛注視我：『西柏太太，妳要嫁給爹地？』

『是的。』我說。

大衞站起來，他只說：『我非常高興。』同時親了我一下。

在一片詢問及恭賀的嘈雜聲中，旅館經理平靜的聲音在理查耳邊暗示：『先生，要香檳嗎？』在這

方面，皇家飯店是很少錯過這種機會的。然後侍者送來金箔包裝華麗的酒瓶，放在碎鑽般的冰塊中。馬爾斯登站起來，發表了一篇值得稱譽的演說，其他桌不知情的客人也帶著笑容及好奇的目光注視着我們。在他的面前，藍色的海洋婆娑起舞，閃爍著鑽石般的光彩，而他高擧的杯子裏升起無數亮晶的小氣泡。

『對於這一次的冒險，』他說：『唯一正確的結局是……他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爲理查及夏綠蒂乾杯！』他在一陣鼓掌聲及笑聲的風暴中坐下。

『什麼時候結婚？』他問我。

理查從胸前口袋裏拿出一張摺疊好的紙：『十天的時間。在法國很快就可以辦好，我今天早上去拿證書的時候就已經問過了。』

我聽到露依絲的低語：『眞是獨斷……。』而我身旁的大衞問：『但是，你們什麼時候開始的？』

理查邪惡的眼神越過香檳酒杯朝我大笑，我說：『事實上從來沒有發生過，我的意思是說，他從來沒有向我求過婚。』

『沒有向妳求——。』

『妳願意嫁給我嗎？』理查說。

『願意。』我說。

大衛再次舉起酒杯。『那麼，』他以很實際的聲調說：『這樣就解決了，不是嗎？而且在這麼多證人前面，西柏太太，他沒有那麼容易脫身，我看他會把握住。現在，我可以再來一點香檳嗎？』

『我想我也是，』我嚴肅地說：『你已經喝得夠多了。』

他對我露齒一笑。承認說：『很好的建議。』他伸手要去拿香檳酒瓶：『不多說一句廢話，不旁敲側擊……。』

當我把香檳放到大衛拿不到的地方時，理查同時也說：『不可以。』

『結論！』大衛諷刺地說：『同謀！我看得出來你們——。』

『我有很多實際經驗，』我告訴他：『我是個很有原則的人。』

理查笑了：『強尼時常會遵照妳的指示嗎？』

『他總是如此。』我鎮定地說。

露依絲大笑。『有一天，』她告訴他：『我會告訴你事實的眞相。』她站起來向大家微笑，我們也跟著一同站起。

『謝謝你的午餐和香檳，不要讓我妨礙了你們與警方的討論，以及採購的樂趣。他們需要大衛嗎？不用？那麼或許他下午可以和我在一起。』

『非常謝謝，』理查說：『假如這隻狗可以——』

『當然，』露依絲道：『我不敢夢想丟下那隻狗不管。對於他們這一對，我要怎麼處置，你們有任何建議嗎？』

在我們轉身離開餐廳時，理查的手滑到我的手臂下。

他愼重地說道：『大部分的人在馬賽參觀過法國的城堡後，才眞正開始他們的旅遊。』

第三十章

我們幸運地降落在充滿令人暈眩的迦納利甜葡萄酒及美味珍饈的島嶼間。

——唐尼

第二天傍晚，陽光從樹枝形成的拱形圓頂間斜照下來，我與理查漫步在其間的林蔭大道。在我們頭頂上柵欄似的篠懸木，爬滿了銀色柔細的成熟藤蔓，樹葉已成爲柔嫩的紅褐色。落葉季節卽將來臨。除了偶爾吹來的一陣微風使它們跳起輕舞，其餘的時間就靜止不動。

『至少，』理查說：『我們還有九天的時間仔細觀察對方。妳確信這樣對妳不會太匆促嗎？』

『確定。』

『起碼我還可以讓妳挑選蜜月的地點。』

我說：『黃金之島。』

『在哪裏？世界的盡頭嗎？』

『差不多，可以從海牙出航。』

『好極了，我們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或許可以順便到科西嘉島。我朋友說，大衞愛在那裏住多久就住多久，然後，回程的時候我們可以去接他——。』

『噓！理查你看！』我叫道。

我們經過一個橱窗，在淡灰褐色背景襯托下，一幅畫放在畫架上。

理查轉身瞥視，停了下來。

『噓！』他只是以有所發現的口吻發出一個音節。

這幅畫很小，然而在單純的背景下，閃爍出宛若珍寶的光芒，不斷變幻的光芒中，使人產生畫中的男孩正在微笑的錯覺，他站在樹葉及岩石的陰影下，抬起黑色的頭，向前英勇地直視。

『這是大衞。』我說。

『是大衞。』理查說：『看見他手裏拿著的彈弓沒有？他正要去面對巨人歌利亞和非利士人。』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我一邊說，一邊俯身注視這張非常年輕的臉龐，我看得很清楚，這張

臉帶著嚴肅的表情，準備接受即將落在他肩上的沈重使命。這枝畫筆生動地寫出這位以色列的勝利者，帶著愉快而沈著的神態，單獨處於環伺的敵陣中。

『我可以買下這幅畫做爲結婚禮物嗎？』我說。

『當然可以，多麼輝煌的一幅畫！這個畫家有一枝強而有力的畫筆。年輕的以色列人起而反抗敵人……我在想——。』

他突然停頓下來，傾身仔細凝視鑲在畫像四周的銅質畫框。

我看了看他的臉，然後喊道：『理查，那是什麼？』

『自己找找看。』他說。

我透過玻璃朝內凝視，極目辨視出銅框上有二行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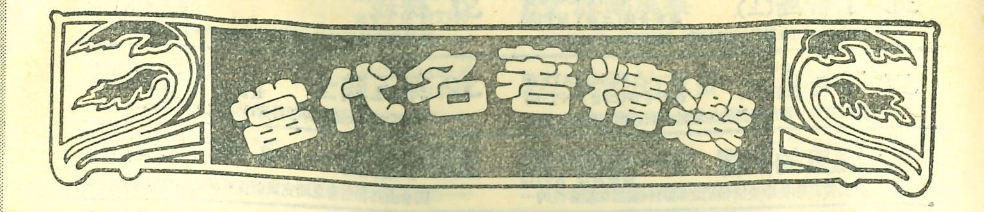
勇敢的大衞

艾曼紐・柏斯汀

下面是作畫的畫家：

是這個猶太小畫家，事情因他而起，也到此結束。他的枉死雖然遲至今日才得以洗寃，但是也夠了。十天後，『勇敢的大衞』這幅畫像經過仔細包紮放在我的跑車行李箱裏，隨著我跟理查——我的丈夫，朝南往黃金之島出發。

(全書完)


當代名著精選

88 發燒 ROBIN COOK 著 陳昱華譯 NT160
相同的惡夢降臨到他的前妻和愛女，這位科學家……

89 北與南 JOHN JAKES 著 施寄青譯 NT160
一部美國的冒險故事，一對豪門出身的熱血青年……

90 兎子發財了 JOHN UPDIKE 著 林靜華譯 NT130
本屆普立茲小說獎鉅著，一個中年男人所面對的……

91 大地之歌 JAMES HERRIOT 著 林澄譯 NT180
哈利醫生的成名鉅著，溫暖感人而充滿幽默有趣……

92 馬可波羅行動 W. F. BUCKLEY Jr. 著 戴國光譯 NT90
掀開一九六〇年U-2偵察機墜毀蘇俄的驚人內幕……

93 死亡拼圖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NT180
莫斯科、華盛頓、和北平之間一場最緊張驚人的……

94 聖彼得堡夜客 KEN FOLLETT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一位夜客，冰凍野蠻的心，緊張刺激的這項密約……

95 綠色誘惑 ANTON MYRER 著 朴衍倫譯 NT130
美麗女郎陷身在這一對瘋狂追求利誘的兄弟之間……

96 四個女人 JUNE F. SINGER 著 李信宜譯 NT140
她們像是童話中的公主，卻各有一段難言的過去……

97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 吳思卿譯 NT90
三卷神秘的錄音帶，掀起腥風血雨的貪婪復仇行動…

98 兄弟之妻 A. M. GREELEY 著 張時譯 NT90
爲這個熱情的神父和他兄弟的妻子陷入了激烈無奈…

99 浪蕩女子 JEFFREY ARCHER 著 施寄青譯 缺書
聰明美麗富有的女郎。當她不可自禁的野心終於……

100 最後的十二月 SAUL BELLOW 著 吳安蘭譯 NT100
諾貝爾文學獎主於得獎後第一部作品，故事深刻感人

101 陌路緣 DANIELLE STEEL 著 謝瑤玲譯 NT100
美貌高貴的婦人，生命中再一次神秘的陌生之戀……

102 外星人 W. KOTZWINKLE 著 施寄青譯 NT90
外星人與小男孩的故事，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紀錄…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 著 張時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龐德力排險阻毒辣幽靈黨的最新故事

104 夢斷白莊 EVELYN WAUGH 著 李信宜譯 NT110
追求理想的青年。冷酷現實的壓力。當他們終於……

105 我見猶憐 HEINZ KONSALIN 著 張雪桓譯 NT100
善良美麗的女醫生。瘋狂痴迷的奉獻與犧牲竟然……

106 棕色女郎 J. D. MacDONALD 著 李信宜譯 NT100
健美性感膚色深棕的女郎陷進了緊張刺激的陰謀……

69 波蘭風雲 LEON URIS 著 張時譯 NT140
波蘭。震撼了全世界每個人的心靈。當前仆後繼的…

70 美國的末日 PAUL ERDMAN 著 鄭光立譯 缺書
當您掀開美國經濟政治結合的內幕和殘酷陰謀的…

71 最後一吻 VICTORIA HOLT 著 林靜華譯 NT120
維多利亞赫特最新傑作。一對遭遇波折感人心弦的…

72 此情可追憶 DANIELLE STEEL 著 陳昱華譯 NT100
這位美麗熱情的公主生命中充滿波瀾曲折的愛戀…

73 機緣 JACKIE COLLINS 著 施寄青譯 NT150
狂野貪婪的大財閥和他那美麗而任性的女兒之間…

74 第三死罪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00
每當她寬衣解帶。每當她神魂顚倒。這把軍刀就…

75 魔胎 DAVID SHOBIN 著 朴衍倫譯 NT90
年輕少婦和她的科學家情人。當神秘邪惡的電腦…

76 夜半陌生人 MARY H. CLARK 著 陳昱華譯 NT90
瘋狂陌生人。當他一再殘暴戕殺這些無辜的女郎…

77 唱斷雲和月 MARIE R. RENO 著 施寄青譯 NT110
新大陸戰爭期間這位少女成長經歷中的感人坎坷故事

78 魔鬼的獨奏 JACK HIGGINS 著 湯新華譯 NT110
舉世聞名的鋼琴家和風流倜儻的大情聖竟是殺手…

79 浪子吟 HAROLD ROBBINS 著 林靜華譯 NT110
生長在高貴之家的拳擊冠軍選手卻結束在泥坑中…

80 大地之戀 JAMES HERRIOT 著 戴國光譯 NT150
吉米又帶着神奇的魔術和愛心爲您展開一片大地…

81 火狐狸 CRAIG THOMAS 著 湯新華譯 NT110
誰能够到莫斯科偸一架米格三十一回來誰就能够……

82 燦爛宮 J. WAMBAUGH 著 茅及銓譯 NT100
好萊塢花花世界，充滿暴行色情藥物毒品與變態……

83 現代神話 C. FREEMAN 著 陳昱華譯 NT100
一對意志堅強的夫妻，一段充滿酸甜苦辣羅曼史……

84 最後一擊 C. FITZSIMONS 著 桃仲凱譯 NT100
爲了愛情？爲了正義？千鈞一髮的大危機在最後……

85 天恨 W. BLANKENSHIP 著 林靜華譯 NT100
雙胞胎兄弟間這一段『天恨』的惡毒陰謀將令您……

86 黑寡婦 C. CRAWFORD 著 李信宜譯 NT90
美艷如花的女郎，毒比蛇蠍的心腸，當她一次次……

87 閣樓裏的小花 V. C. ANDREWS 著 吳珊麗譯 NT100
情竇初開的富家少女，不幸陷入意亂情迷的畸戀……

50 丁香島(上) M. M. KAYE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女孩。勇敢堅定的來到販奴…

51 丁香島(下) M. M. KAYE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奴隸販子時…

52 魔鬼的抉擇 F. FORSYTH 著 湯新華譯 NT110
俄公安局和美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一場極端爆炸性的…

53 夢幻商人 HAROLD ROBBINS 著 余國芳譯 NT120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孤兒終將好萊塢開拓成……

54 沙漠之戀 J. A. MICHENER 著 張時譯 NT100
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大師三篇情選集

55 被遺忘的女兒 JOHN SHERLOCK 著 陳昱華譯 NT120
麗西倩擁有無比的美貌、財富和事業。卻得不到……

56 大地之愛 JAMES HERRIOT 著 朴衍倫譯 NT130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書

57 孩子，你在那裏 BETH GUTCHEON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大城市中究竟遭遇到什麼……

58 夏日千愁 GARSON KANIN 著 彭歌譯 NT100
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

59 高爾基公園 MARTIN C. SMITH 著 戴國光譯 NT120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調查過程曲折離奇…

60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 著 湯新華譯 NT120
美麗的女郎。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身陷情慾…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 著 陳欣譯 NT90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G 著 陳昱華譯 NT130
性情溫馴的聖伯納狗。只因野地上一次追逐居然…

63 孽障 C. McCULLOUGH 著 施寄青譯 NT90
一個堅強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間……

64 讀心人 C. T. CLINE, JR. 著 王瑪麗譯 缺書
沒有任何人能欺騙他。當他透視任何人心靈深處…

65 蓋世梟雄 JACK HIGGINS 著 湯新華譯 NT110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和這場千萬聯軍繫命的…

66 薪傳 HOWARD FAST 著 張時譯 缺書
這美麗女郎曾繼承億萬的財富。曾遭遇殘酷的愛情。

67 新城舊夢 JOHN IRVING 著 林靜華譯 缺書
暢銷金榜冠軍名著。一個奇妙的家庭。一段坎坷的

68 飛鴿行動 IRVING WALLACE 著 湯新華譯 缺書
影壇性感女神、伯爵夫人等都陷進這一項神秘的…

31 裸殺 TREVANIAN 著 張時譯 NT110
最昂貴完美的殺手。憑恃『赤裸空無』去執行那……

32 第五騎士 L. COLLINS 著 戴國光、朴衍倫譯 NT120
一顆威力極大的氫彈即將爆炸。美國總統無奈地……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LLEN S. DRURY 著 彭中原著 NT160
國會山莊和白宮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而且…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 著 張時譯 缺書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面臨國內外的各種…

35 舊歡如夢(上) F. STEWART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的王妃而…

36 舊歡如夢(下) F. STEWART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愛恨

37 再見珍妮 H. ROBBINS 著 茅及銓、張時譯 NT110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

38 高貴之家(上) J. CLAVELL 著 施寄青譯(三册) 缺書
他接收了家族的龐大產業。在風雲際會焦點上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 CLAVELL 著 施寄青譯(三册) 缺書
這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

40 高貴之家(下) J. CLAVELL 著 施寄青譯(三册) 缺書
是一個偉大壯觀的故事。也是一部浪漫奇情的鉅著…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 著 朴衍倫譯 NT90
一個飛行員。一個小女孩。因飛機失事使他們面臨…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 著 鄭光立譯 NT110
這位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野心和慾望驅使他在…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 著 陳昱華譯 NT95
她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長大。卻爲自由…

44 火爆行動 W. SMITH 著 戴國光、施寄青譯 NT100
兩對瀟灑年輕男女帶着一對椰子登機卻引發了一場…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 著 朴衍倫譯 NT130
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溫暖感人妙趣橫生的……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 著 張時譯 缺書
一顆巨大稀世鑽石。反映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

47 剛果驚魂 M. CRICHTON 著 林靜華譯 NT110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深入蠻荒險惡的…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 著 張時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采過癮故事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 著 陳昱華譯 NT90
瀟灑迷人多情的偵探。牽涉到謀殺、性感演員的……

107 沙漠醫生 HEINZ KONSOLIK 著
張雪櫻譯 NT90
年輕的德國醫生，兩個動人女性，一場國際陰謀……

108 風滿樓情滿樓 SIDNEY SHELDON 著
施寄青譯 NT150
美國大膽女郎，無所不用其極地終於贏得了那些……

109 名流 T. THOMPSON 著
陳旻華譯 NT120
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三個舉世矚目的名流……

110 蘇菲的抉擇 WILLIAM STYRON 著
謝瑤玲譯 NT130
三個奇異複雜公寓房客之間的狂暴而無奈的激情……

111 珍屋 ROBERT K. SMITH 著
孙行倫譯 NT100
一個陌生的女郎正當闖進這座力圖振作中的家庭……

112 思鄉餐廳 ANNE TYLER 著
黃燦玲譯 NT100
波折多變的家庭，當最後的願望終於在餐桌旁邊……

113 燃燒的伊甸園 BELVA PLAIN 著
林靜華譯 NT110
當這對血管中流着相同血液却不知的對友面臨着……

114 龍爭虎鬪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NT140
這兩個被判『格殺勿論』的東西方特務首腦終於……

115 飄零的花瓣 V. C. ANDREWS 著
吳珮麗譯 NT130
什麼樣的母親！什麼樣的孩子！當復仇的種子在……

116 四季 STEPHEN KING 著
施寄青譯 NT140
當代『暢銷金榜之王』的四段最新冠軍名著故事……

117 折翼的女孩 L. SANDERS 著
謝瑤玲譯 NT130
八歲的小女孩兒，瘋狂放縱慾念的驚人駭異行爲……

118 第二死罪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00
一個現代畫壇中的巨人，一場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119 過河卒子 JACK HIGGINS 著
張時譯 NT90
北愛爾蘭恐怖組織的陰謀終於令這對勇敢的男女……

120 烽火情鴛 DANIELLE STEEL 著
謝瑤玲譯 NT120
美國的法國大使夫人和世界最大鋼鐵王國鉅子間……

121 第二天堂 JUDITH GUEST 著
參佑宜譯 NT100
『凡夫俗子』原著者又一家庭倫理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122 魔鬼戀人 VICTORIA HOLT 著
謝瑤玲譯 NT130
一對倔強的男女，一段掙扎在戰爭和死亡陰影的……

123 黑夜的外衣 HELEN MacINNES 著
孙行倫譯 NT100
度假勝地竟是暴力陰謀的淵藪正伸展着魔爪散佈……

124 翠玉虎 CRAIG THOMAS 著
參佑宜譯 NT120
一場詭譎多變驚心動魄的間諜戰爭終於使東西德……

125 基礎危機 I. ASIMOV 著
湯新華譯 NT120
當『第二基礎』控制了人類的歷史思想和行爲時……

126 大太空 J. MICHENER 著
施寄青譯 NT130
美國太空航空總署四十年來的努力終於……冠軍鉅著

127 銀海佳人 ALENEBERT 著
吳恩娟譯 NT170
一對美麗性感的姊妹承襲傳統爲理想奮鬥的感人故事

128 萬人迷 H. ROBBINS 著
余國芳譯 NT130
披着羊皮的狼，舉着宗教大旗却幹盡骯髒卑鄙的……

129 青青我故鄉 RICHARD LLEWELLYN 著
孙行倫譯 NT120
黑面黑手的礦工爲他垂死的青青故鄉提出血淚的控訴

130 無期徒刑 E. F. HAILEY 著
參佑宜譯 NT100
善良柔弱的女郎在坎坷命運的播弄中終於瞭解到……

131 要不要告訴總統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NT100
當挽救美國總統生命的最後一張王牌必須掀開時

132 主教之罪 ANDREW M. GREELEY 著
施寄青譯 NT100
當主教無法再克制那財勢、權力、情慾的誘惑時……

133 私生女 JUDY KRANTZ 著
謝瑤玲譯 NT150
三個美麗迷人女郎的命運糾纏在那個天才畫家的……

134 2010年 ARTHUR C. CLARKE 著
湯新華譯 NT100
『2001年』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前茅的科幻名著……

135 銀色大亨 HOWARD FAST 著
林少岩譯 NT130
當那個猶太孩子的野心建立起好萊塢王國却失去……

136 影城男女 DAVID McCLINTICK 著
趙永芬譯 NT130
一張區區之數的支票掀翻了華爾街與好萊塢間的……

137 情奔 DANIELLE STEEL 著
參佑宜譯 NT100
當這位美貌成功的天之驕女渴求着那靈肉合一的……

138 地獄兒女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缺書
七億八千萬的神秘遺產和那三個生死之約的簽名……

139 黑色律師 JOHN GREGORY DUNNE 著
吳安蘭譯 NT110
當他面對着謀殺犯、妓女、和淫媒的黑色罪行時……

140 絕地大反攻 JEMES KAHN 著
謝瑤玲譯 NT100
喬治魯卡斯的震撼，改編拍攝的電影已打破影史紀錄

141 再見，中隊長 LEN DEIGHTON 著
孙行倫譯 NT100
戰爭與死亡的陰影正籠罩着這一羣年輕的飛行員……

142 太極漩渦 STEVE SHAGAN 著
湯新華譯 缺書
美亞兩洲之間一場最神秘最驚人的政治暗殺大陰謀……

143 槍手狄克 KURT VONNEGUT 著
吳安蘭譯 NT90
一個從小掙扎沉淪在無邊黑暗和痛苦中的『槍手』……

144 女鼓手 JOHN LE CARRE 著
湯新華譯 NT110
金榜冠軍鉅著，一個浪漫勇敢的英國女郎陷入一場……

145 翡翠劫 PHYLLIS A. WHITNEY 著
吳恩娟譯 NT100
雕刻家的暴斃和綁票案的疑團在這只翡翠戒指中……

146 男人中的男人 WILBUR SMITH 著
謝瑤玲譯 NT170
非洲的黑色大陸、鑽石、女人、權力與生死的掙扎……

147 寂寞衆神 LOUIS L'AMOUR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一個最後的英雄，一段兩個女人瘋狂奉獻一切的……

148 野馬谷 JEAN AUEL 著
沙永玲譯 NT130
原始的世界，原始的慾念，當這一對大地兒女在……

149 秘密 JOSEPH WAMBAUGH 著
趙永芬譯 NT100
洛杉磯警局從來沒有遭遇到過如此瘋狂而神秘的……

150 克麗斯汀 STEPHEN KING 著
孙行倫譯 NT130
一部老爺車，三個少男女，驚人恐怖的夢魘終於……

151 莊家 DICK FRANCIS 著
謝瑤玲譯 NT100
當這批身價不凡的純種馬闖進那個年輕銀行家的……

152 男歡女愛 HAROLD ROBBINS 著
張若黎譯 NT150
一個神秘的億萬富翁，熱愛飛機和美女，却因爲……

153 再見，銀河 DOUGLAS ADAMS 著
吳季柱譯 NT100
那被稱爲白色殺手的機器人正進行著摧毀宇宙的……

154 破冰人 JOHN GARDNER 著
謝瑤玲譯 NT100
○○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這一次在北極的任務……

155 哀泣之島 FRED MUSTARD STEWART 著
參佑宜譯 缺書
他們離鄉背井爲生存爲生活歷盡滄桑譜出感人的史詩

156 玫瑰的名字 UMBERTO ECO 著
謝瑤玲譯 NT130
修道院裏的連環謀殺，圖書館內玄機四伏終揭露出……

157 偷天換日 IRVING WALLACE 著
張時譯 NT100
當他不計代價擴張報業王國、覇佔父親的性感情婦……

158 心籟 B. T. BRADFORD 著
吳安蘭譯 缺書
一對情逾姊妹的英國貴族作家和國際超級紅星之間……

159 凡塵 ANDREW M. GREELEY 著
參佑宜譯 NT100
一個掙扎在愛情、肉慾、財富，和權力之中的神父……

160 世紀大審 PHILIPPE VAN RJNDT 著
鄭麗園譯 NT80
面對着全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這一次審判終於……

161 黑心肝 ERIC VAN LUSTBADER 著
施寄青譯 NT130
這個浸浴着高棉半數國民鮮血的年輕殺手在紐約……

162 粉雕玉琢 FRANÇOISE SAGAN 著
林靜華譯 NT100
以『日安，憂鬱』享譽世界文壇的莎岡最新暢銷鉅著

163 悲歡歲月 DANIELLE STEEL 著
趙永芬譯 NT120
剛毅堅强的石家父女爲愛情、事業歷盡人間悲歡……

164 飛魚·情報·情 JACK HIGGINS 著
湯新華譯 NT100
『飛魚』射出了震撼而這兩男一女間又深陷情慾的……

165 扮演上帝的人 ROBIN COOK 著
吳安蘭譯 NT100
他有一流的醫術和外表，却自命爲上帝操縱着生死……

166 狩獵者之月 VICTORIA HOLT 著
謝瑤玲譯 NT150
追尋愛情的美麗女郎，在狩獵季節月圓的夜晚綻開……

167 群魔 WILLIAM PETER BLATTY 著
戴國光譯 NT120
『大法師』原著者的新作，驚心動魄的恐怖陰謀……

168 誘惑 LAWRENCE SANDERS 著
孙行倫譯 NT110
當他接受那個貴婦人的五十美金提供特別服務時……

169 好萊塢妻妾 JACKIE COLLINS 著
謝瑤玲譯 NT170
這羣披金戴銀的女人沉淪在紙醉金迷荒誕放蕩的……

170 八月 JUDITH ROSSNER 著
施寄青譯 NT100
同時遭遇着人生困境的這兩位女醫生和女病人間……

171 仲夏夢魘 TRAVANIAN 著
吳恩娟譯 NT100
一對年輕男女的繾綣戀情，却爲那連串的不幸而……

172 如歌的行板 STEPHEN BIRMINGHAM 著
參佑宜譯 缺書
紐約東區貧民窟的迷人女性搖身成爲世界首富時……

173 玻璃世界 MORIS WEST 著
張時譯 NT100
一個成熟美麗而憂鬱女性的回憶將令您緊張難忘……

174 鷹翼 KEN FOLLETT 著
湯新華譯 NT100
德州電子大亨自組突擊隊援救伊朗人質的眞實故事……

175 砂之器 松本清張著
陳美雲譯 NT150
這個蜚聲國際的音樂家終於面臨了他身世背景的……

176 再死一次 STEPHEN KING 著
謝瑤玲譯 NT140
年輕的平凡青年在車禍甦醒後竟遭遇到最不平凡的……

177 三獅盾牌 PAMELA KAUFMAN 著
孙行倫譯 NT140
美麗的公主周旋在國王和騎士間譜出了一段三角戀情

178 波蘭 JAMES MICHENER 著
施寄青譯 NT14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最新推出暢銷金榜的冠軍鉅著

179 神奇的王國 MICHAEL ENDE 著
參佑宜譯 NT120
這孤僻的小男孩在無意間踏入那奇幻世界時歷盡……

180 親密關係 LARRY McMURTRY 著
謝瑤玲譯 NT110
贏得一九八四年度奧斯卡金像獎五項大獎的電影名著

181 冬天的故事 MARK HELPRIN 著
趙永芬譯 缺書
他是個孤兒，竊賊，情人，當他陷入瘋狂的熱戀……

182 柏林遊戲 LEN DEIGHTON 著
孙行倫譯 缺書
這位在東德潛伏臥底廿年的情報員，最後發出了……

240 飛翔的夢 JAYNE A. PHILLIPS 著
王凱竹譯 NT110
這個家族的成長回顧，表面單純卻蘊藏無數波瀾……

241 銷形蝕骸 RICHARD BACHMAN 著
施寄青譯 NT100
『變瘦了，』吉普賽老人祇說了一句話，他開始變瘦·

242 綠色星球 W. KOTZWINKLE 著
張汀譯 NT110
這本精采的外星人續集中，可愛的 E.T. 終於回到·

243 魂斷喀什米爾 M. M. KAYE 著
吳安蘭譯 NT90
在這平靜幽美的山中王國，兩個女人神秘的死亡……

244 莫斯科禁律 ROBERT MOSS 著
陸宗璇譯 NT110
誰能夠統治得了莫斯科，誰就能統治整個蘇俄的……

245 醇酒殺機 DICK FRANCIS 著
王凱竹譯 NT110
他的品酒技術一流，對暴力卻一無所知，當這個……

246 聖女·烈士 ANDREW M. GREELEY 著
張慧倩譯 NT130
她曾是修女，她希望超凡入聖，但是她生命中的……

247 閃亮 ELMORE LEONARD 著
李倩宜譯 NT110
在那閃亮的大西洋城，一對瘋狂而邪惡的眼睛正……

248 第三個千年 C. McCULLOUGH 著
施寄青譯 NT110
『刺鳥』的作者繼『孽障』後，傾力推出創新風格的傑作

249 策反對決 LEN DEIGHTON 著
趙敏譯 NT110
由墨西哥展開，經倫敦、巴黎、柏林等地的間諜戰·

250 鬼的故事 PETER STRAUB 著
芬及鉉等譯 NT160
我要把我所遭遇過最糟的，最最恐怖的事，告訴……

251 魔醫劫 ROBIN COOK 著
殷金生譯 NT90
一個年輕的醫科生在無意中發現了製藥界駭人的黑幕

252 她們五個 ALICE ADAMS 著
姜思卿譯 NT110
五個黃金年華的女孩在大學裏相識，編織出一段故事

253 夢想中的女兒 GAIL GODWIN 著
吳安蘭譯 NT100
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與一個四十歲女人之間的忘年交

254 莫迪里安尼醜聞 KEN FOLLETT 著
陸宗璇譯 NT100
一幅莫迪里安尼的名畫牽扯出一連串的盜墳黑幕…

255 約伯大夢 ROBERT A HEINLEIN 著
邢誠明譯 NT110
他是一個牧師，在一次『蹈火』行動後竟發現他……

256 亞胥黎愛人 MARY STEWART 著
吳季永譯 NT120
她具有一種『異稟』，也就是『心靈交感』的能力…

257 明河戀曲 ANNIE GREENE 著
張汀譯 NT100
一個酗酒的浪子和三個深愛他的女人所編織成的故事

258 遠離非洲 ISAK DINESEN 著
張慧倩譯 NT110
這個堅強的女子在東非肯亞開墾咖啡園，經歷了……

221 局外人 HOWARD FAST 著
施寄青譯 NT100
當這個退伍的隨軍牧師捲入那動盪不安的小世界時·

222 英雄本色 JOHN GARDNER 著
張汀譯 NT100
龐德放棄〇〇七的身分，去扮演一個最適合他的角色

223 一粒樹籽 EVELYN ANTHONY 著
邢拱星譯 NT100
一顆形狀特異的樹籽，究竟將萌發出怎麼樣的結果？

224 新月之城 BELVA PLAIN 著
張慧倩譯 NT120
當這名尊貴的少女捲入戰爭的悲劇時，竟使她產生·

225 沉船諜計 CLIVE CUSSLER 著
姜思卿譯 NT150
接二連三的沉船事件，竟是暗藏玄機，陰謀重重……

226 財富 JUDITH MICHAEL 著
吳安蘭譯 NT130
她從失意恐慌中破繭而出時，才發現財富原來是……

227 窺伺者 MARY H. CLARK 著
王凱竹譯 NT110
當這年輕貌美的電視記者，深入華府的迷人世界……

228 西西里人 MARIO PUZO 著
張時譯 NT110
作者繼『教父』『愚人之死』後，推出最新暢銷冠軍之作

229 印度之旅 E. M. FORSTER 著
施寄青譯 NT120
印度的驕陽烈日，神秘的山崖洞窟，激起無邊的……

230 誰殺了嬌妻 NORMAN MAILER 著
李倩宜譯 NT100
當你酒醉後醒來，發現車座上沾滿鮮血時，你會……

231 黑桃女王 JACKIE COLLINS 著
謝瑤玲譯 NT150
她冷艷如鑽石華貴如女王，她使好萊塢風靡瘋狂……

232 巫女 ERIC V. LUSTBADER 著
趙敏譯 NT170
她是現代的巫女，她美艷深沉，她唯一執着的是……

233 假如還有明天 S. SHELDON 著
施寄青、林靜華譯 NT130
薛尼·席登繼『風滿樓情滿樓』後最新暢銷冠軍鉅著

234 騎一匹死亡馬 HELEN MacINNES 著
陸宗璇譯 NT120
這一次國際和平會議，竟是一場駭人的政治風暴……

235 魔符 S. KING & P. STRAUB 著
芬及鉉譯 NT150
兩大暢銷名家史蒂芬金與彼得史超伯空前携手合作·

236 幻愛 CYNTHIA FREEMAN 著
王岩譯 NT110
一段綺麗的戀情一個難忘的故事，古老與現代的……

237 情緣 DANIELLE STEEL 著
張慧倩譯 NT130
全美最熱門女作家丹尼爾斯蒂又一部金榜冠軍新作·

238 春閨怨 JUDITH ROSSNER 著
曹一素譯 NT90
生理的創痛促使她自卑自憐，最後迎接她的將是……

239 蘭花情謎 PHYLLIS A. WHITNEY 著
李倩宜譯 NT100
最初蘭花上的鮮血祇是一個幻夢，結果卻是她的……

202 情爆加勒比 MOSS & BORCHGRAVE 著
戴國光譯 NT100
在那風光明媚的古巴，正醞釀着一個舉世驚爆的……

203 情天慾海 J. BRISKIN 著
吳安蘭譯 NT150
當美貌、愛情、名利都還不夠時，這三個天之驕女·

204 帝國噩夢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NT180
當冷靜機智的他，單槍匹馬地涉入這一場大災難時·

205 危險 DICK FRANCIS 著
謝瑤玲譯 NT110
當這反綁架大王陷入暴力、愛情和死亡的危險時……

206 亡魂舞 ANDREW M. GREELEY 著
李倩宜譯 NT120
這位美麗的少女，在無意間涉入一個撲朔迷離的……

207 心囚 PHILIP ROTH 著
林益華譯 NT100
他的頸骨抽痛·頭髮脫落·顏面破碎·他的心靈……

208 圓 DANIELLE STEEL 著
張慧倩譯 缺書
在那一個驚悸的夜裏·當她唯一的女兒失去所有……

209 魂銷杏林 H. KONSALIK 著
張雪楞譯 NT90
在冷艷霜寒的外表下，這位標緻的金髮女醫隱藏著·

210 夏日情燄 HEINZ KONSALIK 著
張雪楞譯 NT100
一無所有的他，値得美麗多情的她，傾心相愛嗎？·

211 牀上的陌生人 夏樹靜子著
劉慕沙譯 NT100
一樁計畫周全的謀殺案，一對對各懷鬼胎的男女……

212 面紗裡外 SEYMOUR GRAY 著
黃達河譯 NT160
揭開神秘的面紗深入瀚瀚的大漠，探尋石油王國的·

213 里見八犬傳 鎌田敏夫著
林敏生譯 NT160
明珠怎樣幻化成人形？小公主懷着怎樣的血海深仇？

214 怨婦 SAUL BELLOW 著
李倩宜譯 NT90
人情的冷暖，離合的悲歡，串連出篇篇眞實動人的·

215 仕女俱樂部 HELEN H. SANTMYER 著
施寄青譯 NT150
烽火離亂的小鎭，太平歲月的回首，這些個女人的·

216 誰是首相 JEFFREY ARCHER 著
王凱竹譯 NT140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位誰敢當！你？我？還是·

217 華廈驚夢 VICTORIA HOLT 著
施寄青譯 NT150
巍峨華廈藏着多少仇恨？美麗少女懷着多少秘密……

218 第四號協議 FREDERICK FORSYTH 著
張時譯 NT120
鑽石、皮箱、神秘盒子……引發出驚天動地的大陰謀

219 玉米田的孩子 STEPHEN KING 著
張汀、殷金生譯 NT160
金黃的玉米田裏那羣可愛的孩子，手中揮舞的竟是·

220 跛鹿 LAME DEER & R.ERDOES 著
許雲林譯 NT100
他是一個『最後的』純種印第安人，他畢生追尋的·

183 太空英雄 TOM WOLFE 著
張時譯 NT90
幾位胸懷壯志的飛行員乘太空船做第一次繞月的……

184 疤面煞星 PAUL MONETTE 著
李倩宜譯 NT100
他是一個强者却也是令人感傷惋惜的英雄終於毀滅了

185 離婚的女人 JUDY BLUME 著
趙永芬譯 缺書
三個離婚的女人·美貌、財富和子女都滿足不了……

186 曾經有一次 DANIELLE STEEL 著
姜思卿譯 NT120
曾經有一次，她擁有如此完美的幸福甜蜜只因爲……

187 1984 GEORGE ORWELL 著
劉紹銘譯 缺書
無孔不入的思想警察無法無天的極權統治人類面臨了

188 寵物墳場 STEPHEN KING 著
趙爾心譯 NT110
死而復活的男孩，魔鬼的化身，恐怖的氣氛將使你··

189 紅色龍 THOMAS HARRIS 著
芬及鉉譯 缺書
這個心理變態者，手段毒辣，每逢月圓之夜他就會··

190 伙伴們 WILLIAM F. BUCKLEY, JR. 著
姜思卿譯 NT100
這羣熱血沸騰的青年，在震盪的亂世中，勇敢的向·

191 魔宮傳奇 GEORGE LUCAS 著
謝瑤玲譯 NT90
如果『冒險』有名字，那它必然叫『印第安那·鍾斯』·

192 情結 DANIELLE STEEL 著
林靜華譯 NT110
著名外科醫生、美麗電視女記者和一大堆孩子的故事

193 永遠的大亨 HAROLD ROBBINS 著
趙永芬譯 NT110
全世界第一號暢銷小說之王的最新傑作·正轟動全美

194 黛西公主 JUDITH KRANTZ 著
謝瑤玲譯 NT140
這個家願赫富裕的美麗公主掙扎在命運的播弄中……

195 天生好手 BERNARD MALAMUD 著
張時譯 NT90
當誰都不知道這個天生冠軍好手的身世和背景時……

196 第一死罪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60
每當夜半人靜時，那一把冷厲而晶亮的冰斧，便……

197 奈何天 E. M. REMARQUE 著
彭歌譯 NT110
她的生命是一次次的嘔血，他的則是賽車，而當……

198 天堂男女 SUSAN ISAACS 著
施寄青譯 NT130
當這個英俊富有的男子，成爲好萊塢的熠熠紅星時·

199 長夜 CLARE FRANCIS 著
靜行倫譯 缺書
一個年輕母親、一個逃犯、一個科學家，驚人的際遇

200 朝聖者 張時譯 NT156
LEON URIS 著
一個令人敬畏的一族之尊；一段匪夷所思的驚險歷程

201 小精靈 GEORGE GIPE 著
謝瑤玲譯 NT100
警告：不可曝光·不可沾水·最爲要緊的·不可……

297 兩個葛維爾太太 Dominick Dunne著・施寄青譯 NT13[illegible]
一對婆媳，兩個葛維爾太太之間究竟有什麼秘密

298 夢夢公主 MICHAEL ENDE著・多情空譯 N[illegible]
神秘的夢夢來自何方？她具有什麼奇特力量，令……

299 星河秘密 DANIELLE STEEL著・胡若璋譯 NT11[illegible]
企盼摘星的人在星河中載沉載浮，他們希望追求……

300 戰利品 THOMAS FLEMING著・王凱竹譯 NT22[illegible]
她在南北戰爭的廢墟中尋求新發展，她是戰利品……

301 大騙局 JEFFREY ARCHER著・陳欣譯 NT120
騙術奇才與四位行家受害人展開對決，花招百出……

302 飲者狂歌 ROBERTSON DAVIES著・陸宗璇譯 NT150
藝術細胞洋溢的富家青年爲何會從事間諜工作？……

303 與獅同眠 KEN FOLLETT著・殷金生譯 NT12[illegible]
美俄兩方的情報員與美麗的語言學家，在五獅谷……

304 九月天使 ANDREW M. GREELEY著・吳安蘭譯 NT120
這個風韻猶存的畫廊女主人，內心藏著秘密與罪惡感

305 隔壁的男孩 CHRIS LOKEN著・張 汀譯 NT130
比爾是個斯文俊秀的男孩，他會是數宗命案的兇手嗎

306 七號秘室 IRVING WALLACE著・張時譯 NT130
身分如謎的中年美婦，眞是希特勒『已故』的妻子？

307 儷人韻事 JUDITH MICHAEL著・張慧倩譯 NT150
情深不渝的報界伉儷，赤手空拳打出了美好天地……

308 倫敦諜戰 LEN DEIGHTON著・郝明義譯 NT15[illegible]
倫敦與莫斯科之間諜戰已趨白熱化，戰場設在………

309 騎士奇士 DICK FRANCIS著・趙永芬譯 NT150
他是第一流的賽馬騎士，也是個行俠仗義的奇士……

310 沙漠之星 JOSEPH WAMBAUGH著・王梅譯 NT120
這位富有的年輕人被燒死在車中，是意外？還是……

311 機伶小子 NICHOLAS PILEGGI著・陸宗璇譯 NT120
他是個職業罪犯，他的生存是依靠他的背叛行爲……

312 紅塵女子 ROBERT B. PARKER著・趙永芬譯 NT110
當這位妙齡妓女投奔她的男友時，他竟突然失踪……

313 只吠過一聲的狗 JAMES HERRIOT著・吳安蘭譯 NT160
吉米哈利又一部鉅著，五十篇狗的故事既溫馨又感人

314 獵頭 JOHN GARDNER著・徐牧雨譯 NT11[illegible]
是誰懸賞要〇〇七情報員的人頭？是夙敵？還是……

315 被詛咒的手 STEPHEN KING著・謝瑤玲譯 NT140
史蒂芬・金的最新十五篇不可思議，聳人聽聞的故事

278 天堂島之戀 VICTORIA HOLT著 張汀譯 NT150
安安是個美麗好奇的女孩，決心前往天堂島去追尋…

279 重聚之後 RONA JAFFE著 王凱竹譯 NT130
她們絢爛的外表下却隱藏著辛酸苦痛，莫非命運……

280 留住春夢 Barbara Taylor Bradford著 吳安蘭譯 NT150
艾曼出身貧困，却因爲兼備野心、智慧及勇氣而……

281 紫色姊妹花 ALICE WALKER著 張慧倩譯 NT100
麗莎與奈蒂姊妹情深，兩人雖命運坎坷，却堅強勇敢.

282 另一種女人 LISA ALTHER著 陳家明譯 NT120
她們是另一種女人，聰明、敏感，情感複雜，因而…

283 可愛的陌生人 KATHLEEN E, WOODIWISS著 謝瑤玲譯 NT120
兩個男人分娶了一對學生姊妹，却發覺他們的妻……

284 紅杏 IRWIN SHAW著 吳安蘭譯 NT110
她紅杏出牆，是因爲招蜂引蝶的美貌，還是因爲……

285 孤獨之鴿 LARRY McMURTRY著 殷金生譯 NT140
騎兵隊的難兄難弟合夥經營牧場，和美麗的妓女……

286 風中的呼喚 EVELYN ANTHONY著 姜思卿譯 NT120
凱瑟琳是個美貌的英國女郎，二次大戰時與納粹爲敵

287 黑暗中的笑聲 Vladimir Nabokov著 公品譯 NT100
他拋妻棄女，金屋藏嬌，沒想到換來的却是種種……

288 鬼的邀請 Henri René A.G.D. Maupassant等著 楊歌譯 NT120
二十七篇精彩絕倫的鬼故事，篇篇令您毛骨悚然……

289 白罌粟 MARGARET GAAN著 張時譯 NT110
這種豔麗的花卉竟是毒品的前身；鴉片戰爭帶來……

290 七步叛國 MICHAEL HARTLAND著 羅福賜譯 NT130
過氣外交官捲入政治漩渦，他該犧牲愛女，還是……

291 歸鄉路 V. C. ANDREWS著 陸宗璇譯 NT140
海蒂雖然出身貧困，品格却高貴純潔，力爭上游……

292 死亡商人 Fred Mustard Stewart著 凌共仁譯 NT180
私生子搖身變爲軍火大亨，他是死亡商人，還是……

293 空屋之聲 FRANCIS KING著 吳安蘭譯 NT120
人死之後，眞能與親人精神溝通嗎？靈媒的力量……

294 盧布林的魔術師 Isaac B. Singer著 陳蒼多譯 NT120
風流成性的魔術師到處留情，一位俏寡婦却使他…

295 歸程 ALICE ADAMS著 余國芳譯 NT100
這些旅程中的人們，各自追求不同的經驗與靈感……

296 姊妹情 JACQUELINE BRISKIN著 趙敏譯 NT180
花朵般的三姊妹住進了姨父的豪富之家，竟因而……

259 鱷魚再見 WILLIAM F. BUCKLEY, JR. 著 王凱竹譯 NT120
甘迺迪總統鑑於美古情勢，就批准進行『鱷魚再見』

260 回到未來 GEORGE GIPE著 謝瑤玲譯 NT110
這個高中生和一位科學怪傑利用時間機器回到未來。

261 敵人 RICHARD HARRIS著 羅福賜譯 NT100
這個普立茲獎作家在無意中發現了驚人的大機密……

262 苦澀的蜜月 ALBERTO MORAVIA著 曾一豪譯 NT100
這對政治觀點不同的新婚夫妻在蜜月期的情慾衝突…

263 乞丐與賊 IRWIN SHAW著 王維國譯 NT140
這個歷盡滄桑的家族，在洶湧而至的風浪中找到……

264 感傷的教育 JOYCE CAROL OATES著 施寄青譯 NT100
這個情慾初萌的青年，在摸索中進入一片神秘的境界

265 富貴浮雲 IRWIN SHAW著 趙敏譯 NT120
這個和諧美滿的小康之家，却因爲一個陌生人而……

266 草莽風雲 LOUIS L'AMOUR著 張汀譯 NT110
這個滿懷理想的英俊青年，到西部去追求美好未來

267 娟妮 MICHAEL KORDA著 張慧倩譯 NT140
她來自加爾各答，貧窮卑微，却利用懾人的美貌……

268 寂寞銀雨 John D. MacDonald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一艘豪華遊艇離奇失踪了，一位秘魯少女竟慘死

269 夏山沉夢 ALLEN DRURY著 彭中原譯 NT170
蘇俄新頭目上台，揚言以武力征服民主各國，但……

270 同班同學 ERICH SEGAL著 王凱竹譯 NT160
五位傑出的青年在哈佛大學風雲際會，各展長才……

271 殺手的自白 JACK HIGGINS著 陸宗璇譯 NT110
蘇聯情報局派出天才型殺手前往西歐臥底，他將……

272 此情不渝 ANN BEATTIE著 吳慧譯 NT110
在一個崇尚虛名，追求近利的社會裏，眞情變得……

273 那個金髮女孩 STEPHEN KING等著 多情空等譯 NT120
七個動人的故事，七種不同的格調，請您來欣賞……

274 戰神 JOHN TOLAND著 張時譯 NT160
二次大戰期間，美、日兩大家族共譜出史詩般的……

275 蘋果園 JOHN IRVING著 多情空譯 NT150
他是個孤兒，也是個醫生，她純情美麗，兩人在……

276 密友之死 RICHARD HARRIS著 羅福賜譯 NT110
是誰殺死了他的老友？是那嬌艷的未亡人，還是……

277 移民之女 HOWARD FAST著 張慧倩譯 NT120
這個典型的美國英雄在歷經人生甜酸苦辣之後又……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定價	簡介
316	天之驕女	JACKIE COLLINS 著・沙永玲譯 NT220	這位美麗的女郎被控謀殺罪，她是無辜的，不是嗎？
317	旅情	DANIELLE STEEL 著・張慧倩譯 NT130	生性浪漫，熱愛冒險的她，甘願隨愛人遊走天涯……
318	迷霧	STEPHEN KING 著・謝瑤玲譯 NT130	暴風雨過後，湖面上出現一團濃白的迷霧，結果……
319	穿牆貓	ROBERT A. HEINLEIN 著・凌其仁譯 NT140	一對來自不同時空的夫妻如何結合？一隻穿牆貓……
320	第八戒律	LAWRENCE SANDERS 著・張時譯 NT130	一枚價值連城的希臘古幣離奇失蹤了，結果牽出……
321	夢迴憂愁湖	GARRISON KEILLOR 著・傅凌譯 NT130	小鎮的憂愁湖幽靜迷人，湖畔的人有著溫馨的故事。
322	魔寶 588	GERALD A. BROWNE 著・麥倩宜譯 NT140	一顆未經琢磨，毫不起眼的鑽石，竟具有神奇的……
323	吉特巴香水	TOM ROBBINS 著・陳宗琛譯 NT140	一對穿越歷史長廊的夫妻，發現了香水的奧秘是……
324	情瀾綿綿	BARBARA T. BRADFORD 著・徐淑真譯 NT160	她們三代都是美女，血液裏也都流著果敢的因子……
325	牠	STEPHEN KING 著・吳安蘭譯 NT300	『牠』是個恐怖的怪物，住在下水道，專門擄捕……
326	夢裏佳人	JOHN UPDIKE 等著・崔文瑜譯 NT120	這個可愛的妙佳人生性慷慨，從來不會拒絕別人……
327	天堂暗影	ERICH M. REMARQUE 著・張時譯 NT140	他脫離蓋世太保的魔掌，來到紐約天堂，和美麗的她
328	英雄的故事	JACK SCHAEFER 等著・費禮譯 NT130	這個浪子鎗手雲遊四方，却在農場落脚，發展出……
329	完美的間諜(上)	JOHN LE CARRÉ 著・王凱竹譯 NT120	這位英國間諜離奇失蹤，留下一個個難解的疑團……
330	完美的間諜(下)	JOHN LE CARRÉ 著・王凱竹譯 NT120	他的父親是個騙術奇才，他却投身間諜工作結果……
331	女兒與情人	SUE MILLER 著・吳安蘭譯 NT120	她周旋在女兒與情人之間，要如何兼顧，如何抉擇？
332	好萊塢丈夫	JACKIE COLLINS 著・張慧倩譯 NT170	他們是熱門性感的好萊塢丈夫，為了名利與愛情……
333	叛逆之女	PATTI DAVIS 著・施寄青譯 NT110	她是美國總統千金，生性叛逆，處處與老爸作對……
334	電腦上帝	JOHN UPDIKE 著・王凱竹譯 NT120	電腦程式可能解出上帝存在與否之謎？是與否都……
335	白宮外遇	SALLY QUINN 著・陳家明譯 NT150	第一夫人也有外遇？她為何冒著大不韙和別人相愛？
336	離島風雲	JOHN D. MacDONALD 著・馬驥譯 NT110	建築奸商，炒地皮專家聯手，興風作浪，造成了……
337	金杯	BELVA PLAIN 著・吳安蘭譯 NT160	這個堅強的女人，為愛執著，歷盡萬苦，終於能……
338	死亡的滋味	P. D. JAMES 著・張時譯 NT140	是鮮血與氣息，會給人死亡的滋味。這宗謀殺……
339	恐怖，悄悄來	JAY ANSON 著・姜冠羽譯 NT110	這五口之家，住進有名的凶宅，恐怖便悄然而至……
340	諸神的風車	SIDNEY SHELDON 著・吳安蘭譯 NT140	美國駐羅馬尼亞女大使身負重任，却因而招來連串的
341	龍之眼	STEPHEN KING 著・姜冠羽譯 NT130	一個國王，兩個王子，一頭巨龍，編織出精彩的……
342	搶匪	ELMORE LEONARD 著・張慧倩譯 NT130	這一個搶匪班底空前絕後，包括還俗修女，騙子……
343	1989大恐慌	PAUL ERDMAN 著・王凱竹譯 NT120	一九八九年，雷根即將卸任，美國經濟却發生大恐慌
344	最後的血統	LOUIS L'AMOUR 著・林鶴譯 NT130	他是美國空軍試飛員，憑著最後的血統，殺出了……
345	刺客任務	ROBERT LUDLUM 著・羅福勝譯 NT260	他是積生・龐，代號"三角洲"，他令人聞風喪胆！…
346	說故事的人	HAROLD ROBBINS 著・姜恩娜譯 NT130	他是一個說故事的人，他的一生更像個曲折的故事！
347	錢錢錢	PAUL-LOUP SULITZER 著・沙永玲譯 NT130	這個滿腔復仇烈焰的青年，利用金錢打擊金錢………
348	狐夜	JACK HIGGINS 著・傅凌譯 NT110	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秘密的一次行動，援救不成即滅口
349	黑暗的那一邊	DENNIS ETCHISON 著・陳家明譯 NT120	『黑暗的那一邊』究竟是一個暗號，還是恐怖的深淵
350	霹靂箭	DICK FRANCIS 著・姜冠羽譯 NT130	『救世天使』費爾定再度出擊，一解『霹靂箭』玄機
351	古境伊人	DAPHNE DU MAURIER 著・徐淑真譯 NT140	他穿越時空，在古境邂逅佳人，無奈却可望不可及！
352	銀玫瑰	DAVID A. KAUFELT 著・宋　碇譯 NT120	她是『柏林銀玫瑰』，藏在那顛倒衆生外表下的……
353	驗血	JONATHAN KELLERMAN 著・羅福勝譯 NT120	一個身罹重病的可愛男孩，牽出一樁罕人聽聞的……

373 陷阱
TABITHA KING著・米妮譯 NT140
恐怖事件並無特定對象或範圍，即使日常生活中……

374 蜜莎朗海的仕女
COLLEEN McCULLOUGH著・張慧倩譯 NT100
胆怯柔順的老小姐，一變爲勇於追求幸福與公道…

375 分色線上
ALLEN DRURY著・彭中原譯 NT250
恨多於愛的敗血症，使人類的分色線愈來愈深！……

376 怪異檔案
LAWRENCE SANDERS著・吳安蘭譯 NT160
不修邊幅的小伙子，憑著靈光的頭腦，屢破奇案……

377 鑽石獵人
WILBUR SMITH著・姜冠羽譯 NT130
一顆稀世的巨鑽，引發了兩個男人的戰爭，至死方休

378 再愛一次
DANIELLE STEEL著・湯涤芳譯 NT130
這對璧人橫遭天妒，她在劇變後如何站起來再愛一次

379 猛獅撲食
WILBUR SMITH著・陸宗璇譯 NT170
他們是來自各路的好漢，如猛獅撲食般攫取黃金……

380 獨家陰謀
ROBERT MOSS著・王凱竹譯 NT170
初出茅廬的記者，以生命換來的獨家報導，揭發……

381 黃金煉獄
WILBUR SMITH著・羅福賜譯 NT150
這座黃金鑄成的煉獄，是令人既愛又懼的寶藏兼墳場

382 小城大案
ROBERT B. PARKER著・麥倩宜譯 NT120
吊兒郎當的私家偵探，來到小城，偵查一樁詭異命案

383 第四死罪
LAWRENCE SANDERS著・余國芳譯 NT180
一把鎚頭，變成殺人的利器，兇手是他？是她？還是

384 天使與夜鶯
VICTORIA HOLT著・湯涤芳譯 NT160
一位歷盡滄桑的白衣天使，爲報殺夫害子之仇………

385 公爵的情婦
DAPHNE DU MAURIER著・吳安蘭譯 NT140
她憑著美貌與手腕，攀龍附鳳，成爲震驚英國的女人

386 陰影下的蓓蕾
V. C. ANDREWS著・江慧君譯 NT130
一朵在陰影中綻放的蓓蕾，遭遇了什麼樣的摧殘……

387 戴面具的女人
VICTORIA HOLT著・麥倩宜譯 NT160
她戴著美麗善良的面具，扮演救人的天使，但却……

388 大盜・作家・三人行
LAWRENCE SANDERS著・羅福賜譯NT140
暢銷女作家異想天開，設計一宗刼案，……

389 眞相說謊
HELEN HAYES著・江慧君譯 NT110
眼睛所見的就是眞嗎？有時候『眞相』甚至會說謊！

390 午夜野火
MARY STEWART著・吳安蘭譯 NT120
每當午夜燃起熊熊野火，就有一純潔少女慘遭割頸…

391 向日葵森林
TOREY HAYDEN著・皇冠編譯小組譯 NT140
瑪拉十六歲就被送入集中營，成爲男人洩慾的工具…

354 天使之泣
WILBUR SMITH著・陸宗璇譯 NT150
那片神秘豐饒的南非大陸，種族仇恨的血淚交流……

355 情到深處
DANIELLE STEEL著・吳安蘭譯 NT150
『情到深處無怨尤』，痴情的他將如何面對愛妻……

356 美夢成眞
JACQUELINE BRISKIN著・湯涤芳譯 NT140
她從貧家女一躍爲好萊塢性感巨星，她爲了愛情……

357 怪疫
ROBIN COOK著・王凱竹譯 NT120
比『愛滋病』更具壓迫性的『艾伯拉病毒』肆虐……

358 熱
WILLIAM GOLDMAN著・姜冠羽譯 NT120
一個落魄江湖的奇男子，如何行俠仗義打抱不平？…

359 我要曼哈頓
JUDITH KRANTZ著・謝瑤玲譯 NT160
放蕩不羈的富家女，搖身變爲出版界女強人，創下…

360 山之巔
IRWIN SHAW著・王開平譯 NT150
他由生命的谷底攀上巔峯，他在一個個女人間流浪！

361 Tim, 愛我
COLLEEN McCULLOUGH著・吳安蘭譯 NT120
一個孩童般純眞的俊美青年，可能愛上芳華虛度的…

362 絲女
GWEN DAVIS著・麥倩宜譯 NT140
她是神秘的『絲女』，美麗，高雅，身世如謎般……

363 恐怖的橙空
JOHN D. MacDONALD著・姜冠羽譯 NT120
在那恐怖的橙空下，發生了什麼樣詭異的事件？……

364 慘不忍睹
STEPHEN KING著・吳安蘭譯 NT140
一個恐怖至極的小說，令您慘不忍睹，手不釋卷……

365 豪門的秘密
STEPHEN BIRMINGHAM著・米妮譯 NT150
她是豪門的主宰，無奈高處不勝寒，當秘密破繭而出

366 最後的騙局
LEN DEIGHTON著・陸宗璇譯 NT120
這『三人行』的國際鉅騙，衣冠楚楚，瞞天過海……

367 心之季
CYNTHIA FREEMAN著・張慧倩譯 NT150
她歷經心靈的春夏秋冬，嘗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368 雙姝
JANET DAILEY著・陳家明譯 NT160
這對同父異母的姊妹，爲爭奪父愛與家產，不惜……

369 甜菜皇后
LOUISE ERDRICH著・江慧君譯 NT130
一個種植甜菜的小鎭，發生了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

370 紫丁香盛開的時候
ALICE PARIZEAU著・湯涤芳譯 NT120
她們是祖孫三代，流著同樣勇敢與美麗的血液

371 晚宴
HOWARD FAST著・張時譯 NT120
這場名流畢至，冠蓋雲集的晚宴，揭發了多少秘密？

372 殺機重重
JOHN GARDNER著・羅福賜譯 NT120
〇〇七陷身重重殺機，與蘇聯情報局魔頭一決生死！



本書原著者
瑪麗・史都華

瑪麗・史都華
暢銷金榜鉅著

- 紡月的女神
- 亞胥黎愛人
- 午夜野火
- 妳肯不肯說？

392 風中戀歌　THOMAS TRYON 著・麥倩宜譯 NT130
在新英格蘭小鎮上，她以灰姑娘的身分進入豪門……

393 妳肯不肯說？　MARY STEWART 著・湯添芳譯 NT130
甫遭喪夫之痛的夏綠蒂，意外地捲入一場血腥暴力…